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五十期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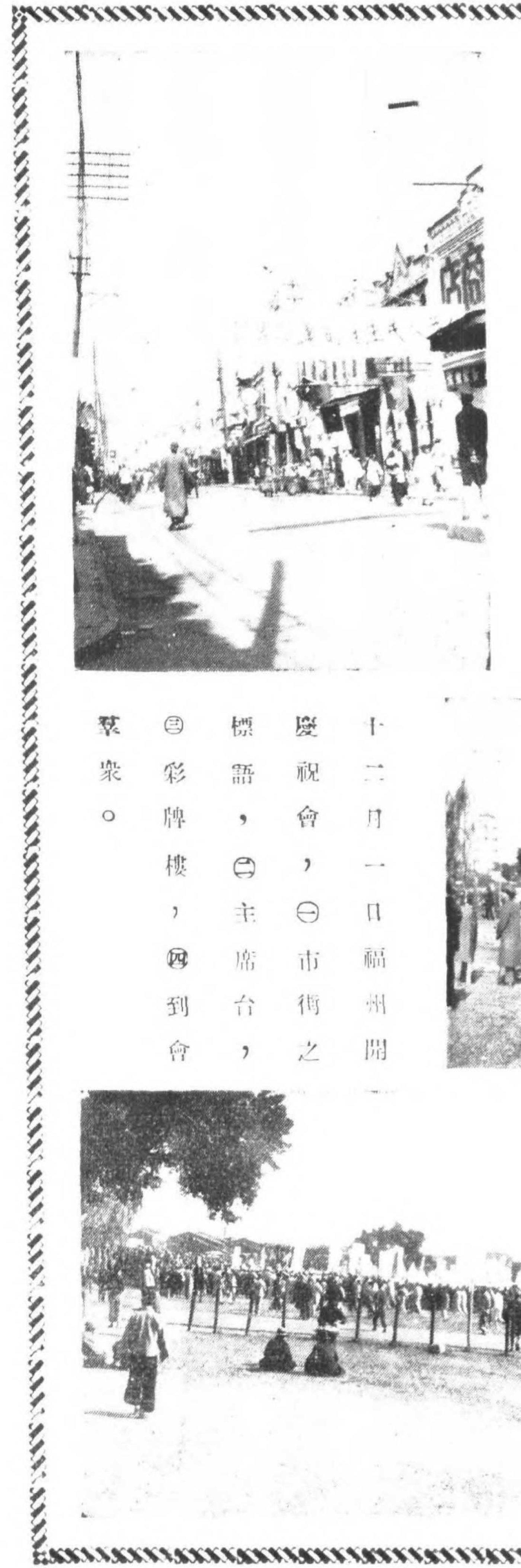
要目

KUO WEEKLY WEN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閩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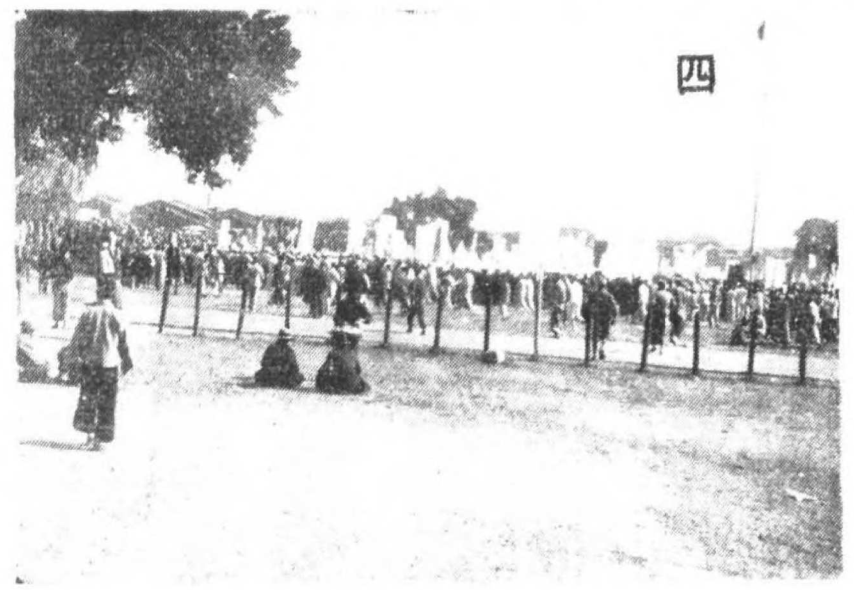

一





十二月一日福州開慶祝會，㈠市街之標語，㈡主席台，㈢彩牌樓，㈣到會羣衆。


二


四

三

內蒙

非常闊綽之德王府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五十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內蒙問題之檢討（二）

汪松年述

內蒙蒙族演進概略

內蒙四十九旗中，有四十五旗，爲元太祖之後裔，故康熙帝云三代以後，惟元太祖後裔不絕云哉。元太祖鐵木真之始興，併平異族，于宋開禧二年，大會酋長于斡難河，（即現敖嫩河），建九斿白旂，即位稱帝，部下上尊號爲成吉斯汗。西由額爾濟斯河流域，東至斡難河，北届貝加爾河，南迄西夏及金國之境，俱遷部民以實之。此蒙古民族擴張地盤之始。其三子窩闊台嗣位，於宋端平元年滅金，建都和林，中更定宗憲宗迄于世祖，至元元年，遷都大興（即今北平），國號元，十年滅南宋，傳至順帝二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盡逐蒙人于塞外，順帝竄回上都而殂，子愛猷識理達臘立，依丞相王保保于和林（約在現庫倫之西南），復稱蒙古帝國，由順帝五傳始去帝號而稱汗。去國號而稱韃靼。愛猷識理達臘立不久傳位于長子脫古思鐵木兒，洪武二十一年明兵討之，脫古思及其子天保奴，同爲其臣也速迭兒所弒。由是元室嫡系不振，部族各自爲政。自脫思五傳至坤鐵木兒皆被臣下弒殺，疏族鬼力赤纂之，部下不服，爲酋長阿魯台所殺，迎元裔本雅失里立之。永樂間與明兵戰，大敗於斡難河。初明帝封元室强臣猛可鐵木兒後裔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該部據內蒙之地，爲額魯特種族，但仍不時入寇，至是乘本雅失里之衰弒之，元裔政權中絕，阿魯台無所依而降明。馬哈木死，子脫歡嗣位，欲自立爲可汗，乃襲殺阿魯台，各部仍不附己，無奈乃迎元裔脫脫不花立之，以阿魯台舊部屬之。脫歡自立爲丞相，總攬政權，併有各部，政出相府。脫歡死子也先復爲太師，勢益桀驁，正統十四年大舉寇明，潰明兵于土木堡（即平綏路一車站）。時太監王振擅權，將士解體，帝在軍中，被蒙兵挾去，後用賂賄回。景泰二年，也先弒脫脫不花，自立爲大可汗，瓦剌部攻之，元裔酋長立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爲小王子，由是元裔皆稱小王子。正德十三年，小王子阿柱死，兄子卜赤嗣位，而阿柱有子三人，次曰俺答，游牧于大青山之陽，部衆頗强，因未得汗位，乃降明受封

為順義王，賜其所居城名歸化城（即現在之綏遠舊城名歸綏市）。自卜赤四傳至林丹汗，士馬強盛，統一漠南內蒙古之地，頗暴虐，諸部小者不堪其擾，或投外蒙依喀爾喀各汗，或夫質滿洲投科爾沁部。林丹汗怒科爾沁收納其亡人，乃糾諸部伐之，酋長奧巴不能支，率其兄弟歸依滿洲，熱河諸部亦次第投清乞援，會河套鄂爾多斯部亦苦林丹汗之暴，遂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林丹汗兵于土默特，林丹汗勢稍弱。時鄂爾多斯在內蒙各地中，因所佔土地較腴于各部，故獨強。自其始祖達延車臣汗于明天順年間，分其子七人王于河套後，部族繁衍，帶甲十萬，終明之世，常為陝甘之患。清太宗既臣科爾沁，爲免西顧之憂，乃于天聰八年，征察哈爾，林丹汗拒戰不敵，走死青海途中，元裔遂亡領袖人物。林丹汗子額哲，携傳國璽降清，清以其為元室嫡裔，封其位在內蒙四十九貝勒之上，編其部衆為旗，使徙于滿洲之義州，以便監視。康熙年間，值吳三桂反，徵該部兵不至，削其爵，出兵討之，其王布爾尼中流矢死，遂廢其牧地為官立牧廠，編其部衆為八旗，移牧于宣化大同邊外，以察哈爾都統轄，分八旗為左右翼，各設一總管，稱內屬蒙古焉。以上為承襲元朝政權之元室嫡系在內蒙演變之概況。至內蒙其他各部旗王公之世系，亦均發始于元太祖。鐵木眞崛起漠北，削平異族，以其子孫王之，世守其封土。現在內外蒙王公札薩克之地位，均肇始于此。雖非承襲元朝政權，但同屬元室支派。太祖有弟三人，英勇超羣，從征有功，內蒙王公，半屬其後裔，仲弟名哈巴圖哈薩爾，以善射聞，季弟布格博勒格圖以勇顯，今之錫盟阿巴噶，阿巴哈納爾二部，屬勒格圖之後，哲昭二盟之科爾沁，阿魯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烏盟之四子部落，茂明安，烏拉特等八部，同屬哈薩爾之後，卓盟之翁牛特，則太祖弟諤楚之後，札魯特，土默特右翼，則為太祖十八世孫之後。初元朝被明逐出塞外，兵勢寖弱，乃徙漠北避之。迨明朝中葉，國勢略衰，復出漠南，部族蕃滋過盛，乃分牧各地，自成部落，各立酋長。中以達延車臣汗部族最盛，占地最廣。現在之伊克昭盟七旗，卓昭兩盟之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克什克騰，錫盟之烏珠穆沁，浩濟特，蘇尼特，烏盟之喀爾喀皆其裔也。非元裔而居內蒙古者，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等四旗，為太祖功臣濟爾瑪之後。元祖子孫延續迄今七八百年，一脈相傳，常為大漠南北之主人翁。惜其文化太低，事蹟多不可考，否則在歷史上或有若干供獻也。總上撮要述蒙古民族在內蒙演變之梗概，使讀者諸君知其經過。滿清對待蒙族之手段，於強大者則務闘削弱，使失其領袖資格，于弱小者則祇取羈縻，

務分其團結，對整個蒙族則用種種方法，以阻其進化。盟旗制度，由蒙古原有之部落制度脫化而來，當時之汗，類似現在之盟長，會長類似現在之札薩克，惟在當時並無確定之組織與嚴格之地界。滿清削元室嫡系之爵位，去其可汗稱號，編其部衆，以察哈爾都統轄之。元室另一近支爲歸化城順義王俺答後裔，滿清亦黜其爵位，編其部衆，屬之綏遠都統，如察哈爾八旗之例。至是元朝嫡裔不但盡失其一系相承之可汗地位，即求一世襲之札薩克亦不可得。現在之蒙古王公雖同屬元裔，但世系不同，無領導資格，故終清之世，迄在臣服之列。滿清于消奪元室嫡裔政權後，乃嚴訂各旗疆界，禁其侵越，擇地理相近之若干旗編爲一盟，欽派盟長一人，監督所屬各旗，奉行理藩院之政令。其地位雖高于札薩克，而並無命令各札薩克奉行其個人意旨之權。各札薩克與盟長會晤之機會，每三年始有一次，謂之會盟。會時又須有欽差大臣齎旨臨監，絕不能議及不利政府之事也。故盟長雖具有清代以前各部汗王之地位，但並無汗王之統制權力，而其地位乃受委任而來，政府如對之不滿，立可罷免。故終清之世，從無盟長利用地位發亂之事，最近德王以副盟長資格招集自治會議，對該盟王公猶藉游說之力勸使出席，可覘其權力之如何矣。

西部盟旗之封土及王公世系

整個的內蒙，乃合東四盟西二盟及河套察綏等特別旗而成，凡三十六部，八十餘旗之多。自日軍入寇，東四盟及吉黑熱之特別旗全隨東北四省土地而淪陷，今置而不述，惟述現在要求自治之錫烏伊三盟及察綏寧三省境內之特別旗，以便讀者知其疆域及其歷史。

錫林郭勒盟　錫盟原屬東四盟之一，因其疆域跨於熱河察哈爾兩省北部，且與外蒙毗連，故未被日軍佔領。該盟副盟長德木楚克棟魯普，爲主張速合西二盟組織政府，要求將蒙人土地還之蒙人之領袖人物。中央派內政部長黃紹雄及蒙藏會副委員長趙丕廉二氏巡視結果，雖未採納其合組政府之意，亦准其分別組織自治區政府，以錫盟各旗及察哈爾八旗爲內蒙第一區自治政府，烏伊二盟及河套二部土默特一部爲內蒙第二區自治政府。此兩個自治區政府，土地及人民彼此相差甚多，第二區較第一區將多至一倍以上。第二區除錫盟外，察屬八旗之蒙人，多半已與漢人同化，惟德王爲首倡自治之人，對自治或有所供獻，烏伊兩盟之王公，對自治自始即不感覺偌大興趣，故此次內蒙自治究竟對淪陷後之內蒙，有若干供獻，要視德王及其勢力所及之錫盟、在自治政府准許組織自治區政府後，能做出若干成績，供其他盟旗之仿效，故

記者首述該盟狀況。爲便於敘述計，並以該盟與西二盟合稱西二盟。內蒙區自治政府之轄域，規定以現有盟旗及尚未設縣之各特別旗之區域爲限，其轄域所屆，自可於各旗區域中求之。錫林郭勒盟之位置，介乎外蒙車臣汗部之南，遼熱察三省之北，以興安嶺山脈爲東北部天然界劃，與黑龍江遼寧兩省分界，山之東面屬遼寧之索倫縣，及哲里木盟西北境，西與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接界，東南爲熱河昭烏達盟界，南爲察哈爾八旗界，北爲外蒙車臣汗部界，盟所在阿巴嘎及阿巴哈納爾兩旗交界處之錫林郭勒，因有錫林郭勒河得名，共轄五部十旗。全盟地形爲西南東北之狹長形，地爲高原，京北部有興安嶺山脈之蘇克科魯嶺，故烏珠穆沁部幾全屬山地。其全盟高度，由東北迤邐而下，愈近西南則愈低，戈壁沙漠，自西北來，橫于中部。盟內各河，除烏旗之紅凌河外，均沿沙漠方向流往西北，或豬爲池，或伏流沙中，無一通海之水。因地多沙質，水每入土，故池沼極多，且含鹼性，其大者在阿巴哈納爾旗境，名達爾諾爾，周三十餘里。偏北各旗，氣候極寒，即蒙古人亦覺不耐，故人口較少於他盟，但山地宜于養馬，故該盟產馬之佳，獨冠內蒙，滿清上駟院良驥，半出該盟所貢。野獸亦獨多，平津之直毛皮貨，亦半出該盟所產，張家口輸出之直毛，即來自該盟也。民國十七年，國府將三特別區改省，該盟劃歸察省管轄，但各旗之部及王公職權，仍舊維持，省府政令，迄未及于盟旗。現任盟長爲烏珠穆沁右翼旗札薩克索諾木喇布坦，副盟長爲蘇尼特右翼旗札薩克德木楚克棟魯普。盟由五部十旗組成，每部均分左右翼二旗，各部在盟內地理位置由東而西，爲烏珠穆沁，浩濟特，阿巴哈納爾，阿巴嘎，蘇尼特。部名之由來，乃起於始得封土之始祖所命，凡同一部名，其王公均爲同一祖系，但在政治上並無關係，祇有盟長而無部長，同部之旗仍以各旗札薩克爲一旗封主，故部之名稱不過用以表示當初組織部落之宗族關係，並無政治作用也。凡有盟之旗，其部之性質均如此，惟河套各旗有部無盟，部落之會長，爵位較大于各旗耳。錫盟各旗沿革如下。

烏珠穆沁部　烏珠穆沁部分左右翼二旗，位置在錫盟東北部，東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五里，東界索倫，西界浩濟特，南界巴林，北界瀚海。地理之沿革，在遼爲上京北道，金屬北京路，元屬上都路，明始入於蒙古。元太祖十六世孫達延車臣汗子圖魯博羅特，由杭愛山徙牧瀚海南，分其子博第阿拉克於東部，至博之第三子翁袞都拉爾爲會長時，號所部爲烏珠穆沁，分爲左右翼二旗，降清後仍保其封地，其世系及旗界如下：

始祖　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

祖　子圖們博羅特

始封　曾孫　左旗色棱（多爾濟姪）　右旗多爾濟

封爵　多羅額爾德尼貝勒　和碩車臣親王

當代　多爾濟　索諾木拉布坦

【右翼旗】　札薩克和碩車臣親王游牧地，翁袞督拉爾少子多爾濟，號車臣濟農（清以前各部酋長多稱濟農，乃譯音，其意類似郡王）。初服屬察哈爾，林丹汗暴虐，偕兄子色棱北徙，依喀爾喀。天聰九年，清軍收察哈爾，偕外蒙車臣汗及內蒙浩濟特，蘇尼特通貢于清。崇德三年，率屬自克魯倫來歸，封今爵，仍留車臣號，世襲罔替。編其衆得二十一佐領之數（每一佐領率百五十人），札薩克王府在巴克蘇爾哈台山，距古北口九百二十三里。牧地有音札哈河，流入於沙。有胡盧古爾河，瀦于阿達克諾爾（蒙人名池沼爲諾爾），旗界東至達賴蘇圖諾爾烏蘭哈逵，百五十里接左旗界，（由王府算起下仿此）南至博果圖哈拉山，二十里接巴林旗界，西至額爾起納克登，二百十里接浩濟特左旗界，北至庫爾楚克額勒蘇，百九十里接外蒙車臣汗中右旗，東南至根吉招陀羅海，四十二里接阿魯科爾沁界，西南至洋圖哈拉和碩，四十五里接巴林及克什克騰界，旗西南三十五里有固爾班泊產鹽，東北至溫都陀羅海，百五十里接左旗界，西北至括布奇舉克奇，二百九十里接浩濟特界。

【左翼旗】　札薩克多羅額爾德尼貝勒游牧地，多爾濟之從子色棱，其父綽克，號巴圖爾諾顏，翁袞都拉爾之長子也。色棱號額爾德尼台吉，崇德二年隨多爾濟降清，受封札薩克多羅貝勒，仍留額爾德尼號，世襲罔替。部衆編九個佐領，札薩克駐鄂爾虎河之側奎蘇陀羅海，距古北口千一百六十里。牧地當索岳爾濟大山之西，有鄂爾虎河，源出索岳爾濟山，繞於旗界，滙和里圖諾爾，東界濯尼雅爾圖哈賴圖，六十里接索倫界，旗東百五十里有哈爾站烏蘭峰，極高峻，南至庫列圖，六十三里接札魯特界，西至達賴蘇圖，一百十五里接右翼旗界，北至額里引什里，百五十里接車臣汗部左翼前旗，設有對外蒙之卡倫，稽查出入卡人等，東南至霍爾博吉爾，百五十里接巴林旗界，西南至烏蘭哈達，七十三里接右翼旗界，東北至蘇魯博台勒，七十里接車臣汗左翼前旗界，西北至溫都陀羅海，百六十三里接右翼旗界，該部二旗貢道同由獨石口。

浩濟特部。　浩濟特部分左右翼二旗，距獨石口六百八十五里，部境東西距百七十里，南北三百七十五里，東接烏珠

穩沁部，西接阿巴噶部，南界昭盟克什克騰旗，北亦接烏珠穆沁，處錫盟之中部，地理沿革遼爲上京道西境，金屬北京路，元屬上都路，明入蒙古。其王公世系，同于烏珠部。圖魯博羅特之東徙，游牧于此地，再傳至庫登汗，號所部爲浩濟特，分二旗，降清後仍維舊狀。其世系如下：

始祖		祖		始封	封爵	當代
元太祖	—十五世孫— 達延車臣汗 ——	子圖們博羅特	—— 五世孫	左旗博羅特 ——	多羅德尼郡王 ——	松津克旺朝吉
				右旗葛爾瑪色旺（博之從弟）——	多羅郡王 ——	桑達多爾濟

【右翼旗】札薩克多羅郡王牧地，庫登汗長孫奇塔特札斡杜棱土謝圖卒，有子二人，長噶爾瑪色旺，其母圖奎，以避林丹汗之暴，率二子往外蒙依車臣汗，遂爲所屬。順治八年，噶爾瑪色旺，偕其弟斑弟墨爾根楚琥爾，率部衆千三百人，叛車臣汗而降清，十年封札薩克多羅郡王，世襲罔替。左領五人，札薩克王府在烏墨黑寒里，距獨石口六百八十五里。牧地當錫林河下游，沙磧較多，水草較他部爲瘠。旗界東至布爾勒吉山，三十五里接左翼旗界，南界札哈蘇台池，濱名大魚濼，產魚頗富，清季年荒，清帝派員敎其部衆捕魚於此。百六十四里接克什克騰界，西至布爾色克陀羅海，二百十一里接車臣部右翼後旗界，東南至瑪奇泉烏蘭哈達，百四十二里接左翼旗界，西南至墨爾哈達圖，六十五里接阿巴噶及哈納爾界，東北至達勒布勒克，六十五里接左翼旗界，西北至烏齊克圖陀羅海，九十二里接阿巴噶及哈納爾界。

【左翼旗】札薩克多羅額爾德尼郡王牧地，庫登汗次孫奇塔特昆杜棱額爾德尼車臣楚琥爾，其子博羅特，號額爾德尼諾木齊，初以避林丹汗與其從兄噶爾瑪色旺之母，同依車臣汗壘。崇德二年，自車臣汗部來降於清。順治三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仍留額爾德尼號。七年晉郡王，世襲罔替，佐領五人，牧地濱大小吉里河（又名雞林河）。旗界東至額爾起納克登，十五里接烏珠右旗，南至小吉里河，百二十里接克什克騰，北至奇塔特哈覃陀羅海，百九十里接車臣汗右翼旗界。旗北九十里有冲和爾泊產鹽，池頗大，東南至哈喇圖山，九十里烏珠右翼旗界，及克什界，西南至瑪布勒克烏蘭哈達，八十里接克什及右翼旗界，東北至阿古斯奇陀羅海，六十里接車臣部左右翼後旗界，西北至達賴布拉克烏蘭陀羅海，二百里接車臣部右翼後旗界。

阿巴噶部　在張家口東北五百九十里，東西距二百里，

南北距三百十里，東至阿巴哈納爾界，西至蘇尼特界，南至察哈爾八旗，北至瀚海。地理沿革在昔為拓跋氏地，隋及唐初為突厥所據，遼為上京道西境，金屬北京路，元屬上都路，明入蒙古，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圖，為太祖異母季弟，以勇佐太祖取天下，嘗為相國，賜以人民及金印，十七傳至巴雅思瑚布爾胡特，其長子塔爾尼庫同襲位，號所部曰阿巴噶，分左右翼二旗，其世系如下：

始祖 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格圖——十七世孫 巴雅思瑚布爾胡特——長子 塔爾尼庫同

【左翼旗】札薩克頭品台吉牧地，塔爾尼庫同之曾孫多爾濟，號額濟格諾顏，初服屬林丹汗，旋避其虐，徙牧瀚海北克魯倫河，依車臣汗，崇德六年隨他部降清，封多羅卓里克圖郡王，世襲罔替，佐領十一人，四傳至乾隆五十四年，其孫巴勒丹色棱，以罪被削郡王封號，降封頭品台吉。牧地環錫林河，札薩克駐巴顏額倫，距獨石口五百五十里，東至烏蘇巴爾客台之哈拉鄂博噶圖，三十七里接浩濟特右旗，南至烏蘇圖土魯格池，百五十里接克什旗界，西至什爾登山，八十九里接阿巴哈界，北至哈布塔噶陀羅海，三十二里接達里岡崖官牧場界，東南至哈達圖柯勒英圖，百五十里接浩濟特右旗，西南至索克勒台，百六十六里接克什部界，東北至濟爾哈朗圖，五十五里接浩濟特右翼，西北至阿古拉布爾圖，百三十里接達里岡崖牧場。

始封 左旗圖思噶爾 右旗多爾濟——封爵 頭品台吉 多羅郡王——當代 雅諾敦都布 布達伯勒

【右翼旗】札薩克一等台吉牧地，多爾濟之從孫圖思噶爾，祖額爾德尼圖們，號札薩克圖諾顏，塔爾尼庫同之長孫也。父布達什里，號車臣札薩克圖，圖思噶爾初號巴圖爾濟農，亦為避林丹汗北徙漠外，順治八年降清，封今爵，世襲罔替，佐領十一人，札薩克府在科布爾泉，在張家口東北五百九十里，牧內有庫爾察罕諾爾，固爾班烏斯克河瀦焉，旗界東至哈畢拉噶泉，三十里接阿巴哈右旗，南至伊柯什噶，百三十里接察屬正藍旗界，西至庫庫勒山，百八十里接達里岡牧場，東南至畢奇克圖博羅溫達爾，百二十里接阿巴哈右旗，西南至額魯遜恩柯爾圖池，百二十里接察屬正藍旗界，多倫在此地西南百餘里，康熙征噶爾丹大軍即由此道進，有昂吉爾圖者，附近有一大池，周五六十里，多魚鳥並產鹽，為王府一大收入，東北至溫都爾瑪尼圖，百七十里接阿巴哈

右旗，西北至哈拉烏街，百二十里接蘇尼特右旗，旗西北九十里有察罕七老圖大山，全境均富于山脈池沼，沙漠亘于北部，扼出口要道有地名三岔口者，為古北，獨石，張家三口台站驛道交岔之地，蒙古名錫喇諾爾，介于台站五台六台之間，軍事要道也。

阿巴哈納爾部 處于錫盟中部，在張家口東北六百四十里，部境東西百八十里，南北四百三十六里，東接浩濟特界，西界阿巴噶，南接察哈爾正藍旗，北接瀚海。地理沿革漢屬上谷郡北境，晉為拓跋氏地，隋及初唐為突厥所據，遼為上京道西境，金為北京路西北境，元屬上都路，明入于蒙古。系出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圖，十七傳至巴雅思瑚布爾胡特，次子諾密特默克圖，號所部曰阿巴哈納爾，與阿巴噶同一祖譜，部分左右翼二旗，其世系如下：

始祖＜元太祖弟 布格博勒格圖——祖＜十七世孫 巴雅思瑚布爾胡特——次子 諾密特默克圖曾孫

始封＜右旗色棱墨爾根——封爵＜多羅貝勒——當代＜索特納木諾爾布
左旗棟依思喇布——固山貝子——巴拉貢蘇隆

【右翼旗】札薩克多羅貝勒牧地，諾爾特默克圖之曾孫色棱墨爾根，初依喀爾喀駐牧克魯倫河，康熙初其同族酋長先後降清，故亦由漠北南徙，越沙漠游牧于綽爾陀羅海，近內蒙卡倫，清初不欲納，康熙五年，携部衆千三百人，依同族之阿巴噶右旗，由該旗代達投誠之意，詔許之，封札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編佐領七個，札薩克駐昌圖山，漢名永安山，距張家口六百四十里，該部在內蒙本無牧地，六年詔以阿巴噶牧地分與之，更劃浩濟特蘇尼特二部界外有水草之地，給予阿巴噶償其失，旗內有達里岡愛諾爾，又名達里泊，漢名捕魚兒海子，為內蒙有數大湖，周廣約二百里，中有島嶼，為水禽聚集之所，距湖之東南四十里之岡噶諾爾，周廣亦四五十里，有細流與達里相通，西北有嵩類河，東北有公古爾河，西南舒爾噶河，均彙流于達里岡愛諾爾，故永世不涸，產魚最盛，附近各旗共享其利，所產之滑子魚，尤為特色，每年三四月間，為魚類交尾產子之時，由通湖各河湖流而出，塡塞河渠，殆無空隙，渡河之人馬，竟為所阻，因蒙人視魚為神物，非荒年不肯捕食，凡蒙地池沼，無不有魚類滋生甚富，伸手水中，即得數尾。記者在百靈廟時，見圍繞該廟之河內，亦有小魚甚多，蒙人禁止捕捉，捕者魚一尾罰洋三元，但因蒙地奇寒，湖河之水，結冰期每達四五個

月之久，且每瀨匯匯固，故魚類每年均被凍死甚多，極寒時且有全滅之虞，否則水勢有限絕難容其世代滋生也，故魚之大者亦不常見，惟有山之處，河水經山跌而過，每沖有石坎，為魚類最好之避冬處所，，故入冬後魚亦知入洞避寒，不食不動，有似入蟄矣。達里岡諾爾之魚，在清季亦在禁止輸入口內之列，且禁漢人往捕，入民國後，諸禁俱弛，實業家不妨一往經營，在魚類罐頭上定有絕對的成功希望也。旗界東至希爾當山，三十里接左旗界，南至博羅溫都爾岡，百七十里接察屬正藍旗界，西至哈喇堂，三十里阿巴噶右旗界，北至華陀羅海百四十里接達里岡官牧場界，東南至那爾蘇台，百七十里接左旗界，西南至博羅溫都爾，百五十里接阿巴噶右旗界，東北至華陀羅海，百三十里接達里岡牧場界，西北至溫都爾瑪尼圖，百二十里接阿巴噶右旗。

【左翼旗】札薩克貝勒銜固山貝子，與阿巴噶左翼旗同牧，旗界所屆，與阿巴噶左旗同，不贅述，初色棱墨爾根從弟棟依思喇布，以色棱降清，于康熙四年，亦率其部衆二千餘人，由漠北內徙，在巴噶左旗游牧，受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因無牧地可給，故令永與阿巴噶左旗同牧一地，四傳至乾隆九年，賜襲封札薩克之班珠爾貝勒銜，又五傳于同治三年賜襲爵之札薩克桑濟色勒持多布以貝勒銜，十年詔許貝勒銜世襲罔替，府在烏勒屆陀羅海，距獨石口五百八十二里，該部二旗貢道右旗由張家口，左旗由獨石口。

蘇尼特部　蘇尼特部位于錫盟之最西端，距張家口五百五十里，張家口至外蒙庫倫之長途汽車路，即經該部，政府計劃修築之平滂鐵路，由平綏路之平地泉站，修至滂江。亦經該部境內。滂江距該部右翼旗王府六七十里，有電報局，為內蒙有名都市，故該部就內蒙言，交通比較便利，出產亦較豐富，倡議自治之德王，即右旗札薩克，受交通便利之賜，其部民亦較開化也。部境東西四百零六里，南北五百八十里，四至東接阿巴噶，西界烏盟四子部落，南界察屬正藍旗牧場，北界瀚海沙漠，地理沿革漢上谷郡，及代郡北境，後漢烏桓鮮卑居之，嘗為拓跋氏地，隋及唐初為突厥所據，遼置撫州，金因之，屬于西京路，元為興和路，明入于蒙古，元太祖十六世孫圖魯博羅特，游牧內蒙，分其子孫為烏珠浩濟蘇尼三部之長，至博羅特之孫庫克齊墨爾根台吉，始號所部為蘇尼特。錫盟東北部羣山，至該部境內漸盡，形成一大平原，地勢寬敞，宜于放牧，牲畜特富，該部為赴外蒙要道，明朝永樂帝征外蒙，即取道于此。自張北興和而北，經小伯顏山，答魯城，至龍沙甸，蒙古名阿蘭腦兒，又經淸水源，鳴鑾鎮，歸化甸至楊林戍，均歷史上軍事要地，出塞詩歌數數引用也。又北為擒胡山，香泉戍，歸遠塞，亦磧口要路也。所部分左右翼二旗，其世系如下：

始祖		祖				始封	封爵	當代
元太祖	十六世孫	圖魯博羅特	四世孫	布延呼	元孫	左旗騰機思	多羅郡王	林沁旺都特
						右旗叟塞	多羅都楞郡王	德木楚克棟魯普

【右翼旗】札薩克多羅郡王牧地，庫克齊之長子布延暉台吉，子綽爾袞，居蘇尼特西路，服屬于察哈爾林丹汗，以林丹汗暴虐，徙牧瀚海依喀爾喀部，崇德二年，綽爾袞子叟塞，率其部衆來歸，受封札薩克多羅郡王，掌右翼旗世襲罔替，編十三佐領，王府在薩敏錫勒山，又作阿勒塔圖，距張家口五百五十里，牧內有日月山，爲元憲宗祭天之處，旗界東至額爾蘇霍吉爾，百三十里接左旗界，南至烏科爾齊老，百二十里接察屬鑲黃旗界，旗南六十里有錫巴爾台鹽池，漢名伊林鹽池，周廣將近百里，池形類狗，故土名狗泊。所產之大青鹽行銷甚遠，及于遼寧之東蒙，及錫烏二盟，爲大利所在，王府設官抽收鹽價，得款甚多，故德王之財富，甲于西三盟，倡議內蒙自治，練兵購械，設修造所，辦軍官學校，稱滂烏警備司令，收攬蒙古青年人才，種種活動，費錢甚多，款之來源，半資于鹽，誠所謂擅地之利，以資雄于塞北矣。旗之西界至特莫格圖，百六十里接四子部落，北至吉魯格，八十里接外蒙土謝圖汗部右翼中旗界，東南至杭吹泉，百三十里接察屬正白旗界，旗東南七十里有古木土鹽泊，產鹽亦甚富，西南至托克托瓦陀羅海，百五十里接四子部落，東北至烏蘭哈達，百八十里接左旗界，西北至額爾柯圖，百七十里接土謝圖汗左翼中旗界。

【左翼旗】札薩克多羅郡王牧地，布延暉台吉之少子布爾海楚琥爾，子塔巴爾達爾汗和碩齊，居蘇尼特東路，初亦服屬于林丹汗，後北徙依車臣汗，崇德四年，塔巴爾子騰机思，號墨爾根台吉，率屬自喀爾喀來降于清，五年尙郡主，授和碩額駙，六年封札薩克多羅墨爾根郡王，順治三年，因與攝政王多爾袞不協，外蒙車臣土謝圖二汗誘之，遂挾公主率所部北走，車臣土謝圖二汗發兵三萬迎之，並掠熱河巴林旗人畜，清兵追之，戰於鄂特克山，清軍勝，喀爾喀欲害公主，騰機思不忍棄公主與清軍，去駐色棱格河，四年札薩克圖汗代上書求解，多爾袞不允。五年多死始來歸，外蒙各汗亦通貢，還巴林人畜，補九白之貢，（清定外蒙貢白駝一、白馬八、名九白）復騰郡王封號，除墨爾根，騰死其弟騰機特襲，機特死仍歸機思子孫世襲，札薩克府在和林圖察伯台台岡又作察罕諾爾，距張家口五百七十里。牧內有固爾班烏斯克河，合三大河而成，旗界東至庫庫勒山，六十里接阿巴噶右旗，南至察罕池，百三十里接察屬鑲白旗界，西至色柯爾山，百里接右旗界，北至阿爾噶里山，百七十里接土謝圖中旗界。東南至恩柯爾圖什喇札拉噶圖，百三十里接阿巴噶右旗，西南至杭吹泉，百二十里接察屬鑲白旗界，東北至哈喇得勒，百六十里接達里岡崖牧場，西北至烏蘭哈達，百七十里接右旗界。

以上爲錫林郭勒盟五部十旗之疆域世系，該盟盟長索諾木拉布坦，年老病肥，體重達四百餘斤，非人扶掖不能步履。王府接近東蒙，日軍常往偵查，欲強彼往僞國開會，並着彼倡議西盟自治，與僞國合作，均因無法使之旅行而罷。彼亦畏事不願再管盟務，乃託全權與德王。德王鑑于東蒙王公受日人挾持不能自由，東蒙土地又全經僞國強改爲省，乃擬聯合西盟共組政府。但該盟向屬東四盟範圍，平日與西二盟甚少聯合，而該盟地位又與僞國接近，日軍極其注意，不易有所作爲也。

（未完）

我國師範教育之危機及其改革芻議（續）

李淑敏

改革

根據上述種種，既知我國現在師範教育之危機四伏，吾人當斷言其在制度上，在內容上，在目標上，在方法上，皆有改革之必要；既知其病源，則可確定改革之方針。然改革之道，人言各殊：（一）倡國家教育論者，則謂教育爲國家主要機能之一，而師範教育則爲國民教育之基礎。其制度之確立，目標之規定，課程之編審，方法之採摘……及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國家自有權衡，吾人初不得而過問。若政府不鞏固，無暇顧及教育，吾人即多事干涉，亦無補於實際。故師範教育之改革，宜悉委之政府官廳。

（二）倡教育革命論者，則謂我國興學數十年，內容形式，悉沿襲歐美資本主義之教育，「以資本主義之精神爲骨幹，以適應資本主義之發展條件爲原則；而我國爲半殖民地國家，於帝國主義列强共同掠奪與控制之下，不惟未收其（指中國舊有的教育）理想的資本主義國家教育之利益，結果反依賴帝國主義之國家而生活，爲帝國主義國家而服務」（註十），遺毒既深，已無改善之餘地，「非根本推翻現制不可」（註十一）！而「從事這種革命工作的隊伍，只有要爭回生存權的被壓迫民衆才能勝任……若論步驟，第一是被壓迫民衆抗捐，罷市，罷工，罷耕等；第二是校長教員因裁薪而罷教；第三是統治階級再增稅；第四是被壓迫民衆搗毀學校機關；第五是畢業生與校長教員倒戈」（註十二）。（三）倡共同努力論者，則謂教育爲國家事業，政府官廳自不能辭其責任；而教育者爲教育事業身體力行之專門人材，不能坐視其成敗；民衆爲國家之主人，各有其一分之權利與義務，亦不可置教育事業於不問。故自政府以至於人民，各應盡相當之責，共維教育之發展。第一派失之過於依賴，難期獲得迅速改革之效果，第二派失之過激，不免有破腹取嬰，殺身治疾之虞。作者本共同努力主義，對準上述種種之危機與病源，按我國社會之實際的需要，根據各方之學理，擬具下列改革芻議。

一、**吾人對於現代中國社會與教育應有之認識**　大凡一國教育之實施，必須與其社會之需要相適應，已成不易之定理，故吾人言改革之先，對於我國社會情形須有明確之認識。作者按中國之歷史與現狀，對於我國社會與教育，有下列之認識：

（一）中國爲農業社會，換言之，即農村經濟是中國生存的命脈。自海禁開放以來，屢受帝國主義列强之侵略，經濟破產。此爲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民族生死的緊要關頭。

（二）欲挽回中國社會的沉淪，非從農業經濟入手不可。而農村經濟的振拔，非從農民的知識與技術的改良入手不可，

(三)現在是民族戰爭時代，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是用整個的民族力量來進攻，我國非用整個的民族力量去抵抗不可。

(四)中華民族百分之八十以上爲鄉村農民，根據上述第一第二兩種認識，有提高其知識與技能的必要，根據第三種認識，有團結並組織其力量的必要。

(五)教育爲改造社會的最良工具，而師範教育爲國民教育之母。故今後的師範教育，應負起「增高農民知識，改良農民技術，促進農民組織」的使命來。

二、**改革我國師範教育應據之原則**　我國過去與現在之師範教育，未具改造社會經濟之功能，因而產生上述之種種弊端。茲依以上五種認識，爲剔除既往之弊端，扭轉現在之危局，創造師範教育之新生命，而提出改革我國師範教育之主要原則如下：(一)師範教育生產化，(二)師範教育勞動化，(三)師範教育社會化，(四)師範教育專業化，(五)師範教育集中化。

三、**改革我國師範教育之具體方案**　根據上述之原則，建議整個之改革方案如左：

(一)根據師範教育的本義與上述對於中國社會之認識及改革師範教育之原則，師範教育之目標應定爲：「中華民國之師範教育，以養成身心健全之中小學教師及農村社會之改造人材爲目的」。

(二)師範學校以「公立」(國立省立縣市立)爲原則。蓋師範教育爲國民教育之母，爲農村社會改造之中心，其良窳關係國家之前途甚鉅，故非由政府辦理不可。此在世界各國已成慣例，按中國目前社會之紊亂情形，由政府設立尤屬必要。舊有之私立師範學校應一律裁汰歸併。

(三)師範學校皆應獨立設置。師範學校之目的及訓練與其他普通中級學校不同，不應合立，以減其專業精神。(惟在師範學校內可設師範訓練班，招收高級中學有志於服務小學教育之畢業生，其待遇與師範學校同，修學年限一年，其課程另定之。幼稚師範亦以附設於師範學校爲原則，招收新生程度，修學年限，及學生待遇等與師範學校同，其課程另定之)。舊有之高中師範科限期結束。

(四)師範學校以設在鄉村地方爲原則，舊有之設於城市者，應於可能範圍內移設鄉村。

(五)師範學校修學年限一律改爲三年，招收初級中學畢業生。

(六)舊有之六年制師範學校，其前三年一律限期結束，自本年度起，停招前三年級新生。師範學校校數與班數，於小學教育義務教育未切實推行時，不得增加，務求供應相當。

(七)舊有之鄉村師範一律改爲普通師範學校。舊有之師範講習所一律取消，非於義務教育有切實施行辦法時，不再增設任何師範學校。

(八)師範學校之設立採分區制，各省按實際情形，分爲若干區，每區設立師範學校一所。全國可劃爲若干師範大學區，各設師範大學一所。各負有改革本區社會教育之責任。

(九)高等師範教育機關，由國立或省立，亦採獨立制，修學年限爲四年，招收高中畢業生，通稱師範大學校。其舊有大學師範學院及大

學教育系等一律取消（或獨立擴充爲師範大學），其餘有學生准予轉入相當之師範大學。惟在師範大學校中得設高等師範訓練班，招收有志從事中等教育之大學三年級以上學生，修學年限爲一年至二年，其課程另定之，其待遇與師範大學生同。

（十）各級師範教育機關，以男女合校爲原則。惟按地方風尚情形，如有特殊困難，可先取男女分部或分班辦法，然後斟酌改進，逐漸完成男女同學制。

（十一）嚴定並嚴厲執行師範生之服務規程。各級師範生修業完畢後，由教育部教育廳或教育局指定地點，派往服務，其有不遵守者，取消資格，並追繳一切費用（註十三）。惟畢業生中成績特優，而又富有研究能力者，可選拔保送升學。

（十二）嚴定並嚴厲執行師資檢定辦法，以謀師範生出路之保障。舊有各級學校教師，其不合格者，應即行淘汰，以師範畢業生補充之。但因補救其失業困難，得按其服務之年數分別給以一次特別退職酬勞金；或於相當地點，特設教師補習班，增加一年以上之訓練，再行考試一次，及格，仍准許並保障其服務。

（十三）改良教師待遇。提高教師薪俸標準，確定並實行各種俸給規程，如年供加俸，退隱金，獎金，恤金等，以謀教師生活上之保障。

（十四）師範教育經費獨立。按我現狀？一般的教育經費均未獨立，但師範教育非其他教育可比，他種學校，可用學費等充作維持費，師範學校則無學費等費之收入，稍受時局影響，則有停頓之虞，因而產生上述之種種特殊危機（如粵湖等），故經費非獨立不可。

（十五）嚴定師範生之選拔辦法。師範學校招考新生，宜以年齡品貌體格智力學力等之程度爲標準。現時多按「地方分配」原則（註十四）而定去取，此種不科學之辦法，宜立即廢除。選拔師範生，須採「寧缺毋濫」之嚴格主義。

（十六）師範大學及師範學校學生之待遇，應一律免收學宿書籍制服等費，以勵其就校之勤勞，而堅其將來服務之責任心。其有中途退學者，須追繳一切費用。

（十七）師範大學各系，均應以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心理，，教育統計與測驗，各科教材研究，各科教學法等爲最低限度之必修課程。

（十八）師範學校課程，宜加重教育科目分量至全部課程之30%以教育心理，兒童心理，各科教學法，小學各科教材研究，教育測驗與統計，小學校組織及行政，教育史，教育原理等爲最低限度之教育學程。

（十九）師範學校課程中，應根本取消外國語，並減輕數學分量。合文史自然藝術體育各科之分量，不得超過全部課程40%。

（二十）師範學校課程中增設生產學科。生產學科分農業與家事兩類，各佔全部課程之20%。以男生習農業女生習家事爲原則（但因興趣等特殊關係可以對調）農業學科應特別注意於（1）改良種子樹苗，（2）驅逐害蟲，（3）肥料研究，（4）農具及耕種方法之改良等四方面之學理與實習。家事學科應特別注意於（1）家庭工藝，（2）食物及衣物製作，（3）幼稚教育及保育法，（4）婦女疾病及助產學等四

方面之學理與實習。

(二十一)師範學校之課程中應增設政治社會學科，佔全部課程之10%。政治社會學科包括(1)現代政治學，(2)現代經濟學，(3)農村經濟學，(4)農村社會學等，而特別注意於農村經濟之改良與農民社會之組織。

(二十二)師範學校之課程(除農業與家事兩類可以對調外)一律必修，概無選習辦法。

(二十三)師範大學及師範學校皆應設附屬學校或實驗學校，爲師範生實習與研究之用。

(二十四)師範生之實習時間應自第三年第一學期起，每週平均二小時，至畢業時止。其實習成績另計(不與學科成績合算)，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二十五)師範大學及師範學校之訓練目標，應定爲：「養成科學的頭腦，勞動的身手，健康的體魄，改造的精神，誠樸的態度，協作的習慣」。

(二十六)師範大學及師範學校訓練的實施：師範生除課內之各種作業須親身爲之外，凡校內整理，清潔，消防，及學校附近之修路，造林，水利，衛生，識字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破除迷信，農民種痘，農民消費合作等事，亦皆須共同擔任(註十五)。

(二十七)師範學校校長及全體教員，均須負訓育責任，尤須以身作則。採用團體及個別訓練，指導學生一切課內外之活動。

(二十八)訓育組織兼採會議制與集權制。各級設級任一人，由校長就各該級之專任教員選任之，掌理各該級之訓練事項；又設訓育委員三人至五人，分掌全校之訓育事項(如炊事，舍務……等)，凡非級任教員皆得由校長聘任之，校長爲當然訓育委員。以上兩種人員合組訓育委員會，爲全校訓育之最高立法機關，會議全校之訓育事宜；然最後之决定，仍由校長行之。

(二十九)學生學術研究之組織應極力提倡，學生有組織各種學術研究團體之自由，但教員須切實負責指導。

(三十)師範學校教師，按以上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項之規定，則其課外之活動較前驟增，故須參照以上第十三項之規定(提高薪俸標準)，其擔任授課時數，應減至最低限度(每週授課十二小時至十八小時)。

(三十一)師範生之操行成績由各級級任與各教員參照學生平時一切活動——尤其是上述第二十五項及二十六項之活動狀況——共同評定之，交訓育委員會審核確定。操行成績不與其他成績合併計算。操行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三十二)學業操行兩種成績外，尚須有健康成績之考查。應由教務主任，體育教員，校醫，及訓育委員等參照課內體育，課外運動，體格檢查，致究作業狀況，及上述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兩項之活動情形評定之。

(三十三)師範學校教員以專任爲原則。其聘約以三年爲期，三年內被辭退約者，得給三年全薪；其自行去職者得追還正薪以外之種種優待，因疾病死亡去職者不在此例。

（二十四）師範學校教師，以住宿校內爲原則。但學校須供給其個人飲食及其家庭住宅。

結論

教育不過爲增進人類幸福之一種手段，亦即促進社會生活之一種方法。而社會生活之進退，又恆倚生產之進退爲轉移。故教育應成爲能促進社會生產力之一種工具。然割雞不可用牛刀，方柄難投於圓鑿，又當知工具之不可不按其實際之需要而任意任用也。歐美爲資本主義社會，其經濟基礎爲工業，故其教育爲機械工業生產的教育。中國爲農業社會，其經濟基礎爲農業，故其教育當爲農業生產的教育。最近國際聯盟特派來華經濟考察專員特賴賈尼博士之報告有云：「中國以農立國，故農業實爲中國歷史的經濟之基礎。目前中國人口之成分，農民猶佔百分之八十之絕對多數，即在將來，在已經確立之社會基礎，相信亦不致有何根本之變更。……以此之故，中國亟應注意農業之發展，以便適應將來廣大羣衆之需要。吾人所宜深切注意者，即中國農村經濟日在變化崩潰之中……。」（註十六）我國過去與現在之教育，不顧我國之經濟基礎——不問農業生產狀況，不問鄉村生活情形，而冒然提倡機械工業的教育，其結果，自然不獨無益，而又害之——徒增加多數純粹消費的游民，我國教育上之種種弊端悉由是出。作者以爲師範教育乃國民教育之母，故建議以「生產化」爲改革我國師範教育之首要原則，而主張特別注意於農業教育家事教育等之設施。

現代教育上之主要趨勢爲「社會中心的教育」（The Societycentred Education），因而演成「社會中心的運動」，即教育上之一切設施均以社會爲出發點，以能適應社會之需要與理想爲目的。「教育之社會化，不可不藉學校之社會的訓練與學校科目上之訓練之一致，二者絕不能分離，必互相補足。……校內之社會生活與校外之社會生活，須常保有密切之關係，因其具體的榜樣再現於學校的社會生活中，故能喚起實感與興趣，使得到將來對於社會生活之適應，進而養成其對於現代社會改造之希望與能力。所以校內的社會生活，實即由校外成人社會生活中，選擇最可能最理想之局面，以供學校之訓練材料。因此學校成爲一社會，常與廣大的社會交涉，成爲廣大的社會之概要的有機的一部。學校與其教授之學科，亦須具此特性，應當與廣大的成人社會相接觸……」（註十七）我國已往和現在之教育，完全與社會隔離：學校是學校，社會是社會，格格不入；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相去太遠或絕不相容，以致學校及學生，在思想上，對社會實際無深切之認識，在行動上不能有協助社會利益之作爲。因之，社會視學校爲官府衙門，視學生爲「丘九」匪徒。其危險孰甚！師範學校與地方社會息息相關，故作者主張改革師範教育，應以「社會化」爲原則，而注重於校內校外種種之團體的協作訓練及社會活動之共同參與等之實施。

眞實知識與品德，不僅在背誦講義，眞的教育不僅在教授書本，盧騷（J. J. Rousseau）謂：「兒童一時的勞動，遠勝於整日的說明」，杜威（John Dewey）謂：「學寓於作」（Learning By Doing），拿托爾布（Natorp）謂：「人類精神與筋肉勞動之關係，同於夫婦之關係；夫婦爲靈肉一元之結合體，勞動與精神亦爲靈肉一元之結合體。」凡此類名言，無不示吾人以勞動在教育上之價值。「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當家纔知鹽米貴，養子纔知父母恩」具體知識，非憑空發生，乃從生活勞動中得來，故勞動爲智育之本。又於共同勞動生活中，有體驗道德之機會，爲養成勤儉，誠樸，合作，互助，友愛，同情等良好習慣之最捷途逕。復次，勞動出自筋肉關節等活動，又爲健康之最簡便的方法。「中國學校的教育，何以瀕於破產？因爲牠是少爺小姐們的教育，非人之役，將以役人的教育……是教而不育，學而不做；由前之說，則教育只成爲教師之販賣品，由後之說，則教育只成爲學生之裝飾品……」（註十八）師範生在現在爲學生，在將來爲教員，則勞動之與師範教育更有其「雙重價值」也。故作者主張改革我國師範教育應以「勞動化」爲原則，而注重於種種實際活動之參加與訓練。如此，前二原則方不落空。

師範教育與農工醫商等教育爲同等之專門職業訓練。師範教育之作用，在培養學生之特殊技能，使其能恃此技能以爲終身職業，反之凡未受得此技能者，自不能從事教師職業。使師範教育而竟忽略此種作用，或輕視此種作用，則人人得爲教師，師範教育爲不必要。特師範教育之當培養特殊技能人材，其目的並不在用爲保障職業之秘訣，而使師範生恃以自豪，乃在使其將來事業（從事教育）得到確實可靠之發展；惟教師職業因是可正本清源，有專責的獨立的保障，師範教育之根基用是亦賴以鞏固耳。然就我國之情形而論，六年制師範學校課程，除實習外，其屬於教育學科者僅佔全部課程分量之16%至17%；高中師範科，則僅佔21%至22%（註十九），其訓練之不專精可知。且專業之陶冶，須逐年陸續進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而我國一般所取辦法，僅於最末一二年始增加教育學科，至於實習則僅於最後一學期之末有三五星期甚或一二星期之舉行。似此點綴敷衍之態度，而望師範教育之進於專門，豈非妄想！師範生既受特殊之訓練與待遇，其服務上自有特殊之保障與限制。考之我國現狀，從事教師職業者，不必受師範之訓練，而師範畢業生，或隨意從事他種職業，或受排擠而不能正當的服務，師範教育豈不等於贅疣？教師職業，本屬清苦事務，職業既無限制與保障，而薪資又過於低廉，教師之中途改業，又何足怪！凡此種種，均顯明師範教育之實質與精神已破壞無餘，若不急起直追，於我國教育前途，危險殊不可測。故作者建議改革師範教育，應以「專業化」爲原則，而特別注重於「學生課程，實習等之專精；服務規程，檢定考試等之嚴厲執行；與乎教師待遇之提高；……」等實施。

教育爲國家公器，師範學校爲國家養成教育者之唯一機關，則當以培養樂於教育，善辦學校及善導人民之教師爲唯一職責。而國家所期望之教師，在能於教育效能中，培養國民之生產能力與最低限度之智識，足當促進社會福利與文化之責任；在能具專門之教育技術，以收訓練國民之效果。故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各級學校校長，以致於各級學校教師，皆爲施行國家教育之代理人，皆應有集中的系統的聯絡，通盤的計劃，有共同的目標，立一貫的方策，取整齊的步法，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致進行。現在日，俄，德，法，美，諸國之教育，均具此種精神。考之我國，則多屬各自爲政，全無系統與協進之效益。經費，目標，學校設立，用人行政，訓練管理，考查督察……均無統籌綜貫之辦法與功能，又無分頭努力，自策自勵之表現。即以義務教育一事而論：中央無切實推行之能力，省區教育行政機關遂亦不肯自籌辦法以補中央之不逮，而中央亦遂不聞不問。又如師資檢定規程，雖早有明文規定，而一般非師資分子僅可濫竽充數，省教廳無能爲力，縣教局亦遂不與以協助。教部教廳對於師範畢業生之出路，並無具體之計劃與辦法，而各省縣儘自增加師範學校數，而一般辦理師範學校人員，復以盡量擴充班次廣招學生爲能事。因而產生種種之弊害。故作者主張改革師範教育，又當以「集中化」爲一主要原則，而着重於師範學校之由公立，師範學校之單獨設置，經費之獨立，課程之集中，校數與班次之限制，校別之整齊，師範學校前三年之取締，非師資分子之淘汰等等之實施。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於女師學院

（註十）葉飛：中國學校教育的批評（社會與教育五卷一期）

（註十一）心水：教育革命徹底主張（生活週刊五卷三十一期）

（註十二）古楳：中國教育革命運動（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八期）

（註十三）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中全會改革教育案第六條與此相仿，可參照修改

（註十四）即不論程度如何，各縣按考生，必須各取相當人數

（註十五）可參看本年三月十八日教育部所定師範學校規程第六章第三十八條

（註十六）全文見本年四月十二日大公報

（註十七）見用制佐頑：學校教育四社會化

（註十八）仝（註九）

（註十九）參閱民國十一，十四，十八各年教育部頒師範課程標準

帝俄與蒙古（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譯自「赤檔」，續第四十九期——

蔣廷黻先生選
張祿譯

（四十四）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俄曆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　第三八〇號

對三七八號電報之補充。

莫斯克維丁答應蒙古人從英國或德國方面弄錢與槍械。如果他在聖彼得堡做不成這件事，他將親赴柏林或倫敦一行。因爲他這種行爲十分損害於我們的利益，故我二次請求禁止他個人及他的委託人進蒙古境。柯辛與三音諾顏所簽定的合同在蒙人中引起利於我們的强烈印象。

米勒爾。

（四十五）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俄曆一月二日）外交大臣致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　第九號

三九八號與三六一號電報都收到了。（暗記）。你提議與蒙古政府結一鐵路協定，此點已被採納。我們將以此協定之草案郵寄與你。此協定之根本思想已於其引言中寫定了，即爲着要發展蒙古的貿易，必須把他的鐵路與俄國的鐵路網連接起來。因此，俄國政府與蒙古政府應當共同商量蒙古境內之鐵路修築計劃，或是由兩政府共同出資，或是由私人資本來修築。希望即向蒙古政府解釋此事，爲上述原則之協定作一基礎。

沙散諾夫。

（四十六）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俄曆一月二日）外交大臣致駐蒙外交代表之專函　第三號

可靠的。

亞歷山大雅柯夫烈維奇(Alexander Jakovlevich)親愛的先生：

爲着補充我今天之第九號電報，深幸能以外交部所起草的與蒙古政府之鐵路協定之草案送交閣下。你會看出來，本草案與你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之三六三號快電中所述者相差若干。

我們覺得在協定草案中，最好不要提到俄國在蒙古修築鐵路的獨占權，而在實際上我們能够獲得此權，因爲自然地理的與商業的吸力能够把自治的蒙古吸引到西伯利亞與其鐵路網上來。據我們看來，如此處理問題還有一件方便，即在此情況下，俄蒙鐵路協定之效力將不以五十年自限而是無期的。當我們起草本草案時，我們即以此種思想爲根本原則。我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給財政大臣的第九六七號信中對於此思想有更詳細的陳述，

現將此函抄一副本寄去。

我希望，你能用你的妙腕及你在蒙古的勢力將我們這個鐵路草案實施出來，顯然地，他在本質上完全能被蒙古政府容納。如果你再遇到什麼困難，或者再需要何種補充的解釋或指示，我們就會打電報去。

沙散諾夫。

(附錄)蒙古鐵路協定草案

鑒於蒙古商業關係之發展必要，我們必要建築相當的鐵路以保證他與最近鐵路網即西伯利亞鐵路之聯絡，因此，俄羅斯帝國政府與蒙古政府相互同意於下面的條款：

(一)俄羅斯帝國政府與蒙古政府共同議定蒙古所需要的鐵路之路線及此項鐵路進行修築之程序。

(二)兩國政府既共同商定此項鐵路每條修築之必要，俄羅斯帝國政府即協助蒙古政府實施其計劃，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與蒙古政府各出國家資本共同修築，或利用私人資本修築。

(三)此項鐵路線修築與開發之詳章，亦應由參與協定之雙方政府隨時商酌並決定之。如蒙古已築成若干鐵路，則此項鐵路與俄國鐵路網如何聯絡，亦應以此種方式由兩國政府議定其條件。

(四)當然，蒙古政府不能用其自己的資金在自己境內修築鐵路，亦不應允諾私人修築之，如不事先與俄羅斯帝國政府商量，此項鐵路線是否與俄羅斯帝國政府及蒙古政府以國家資本共同修築之鐵路線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向蒙古政府推薦之私人資本所修築之鐵路線相競爭。

關於蒙古之內河或湖泊中之航行權，則不願提到在此區域中俄國之專利權，因為這合成為外國政府之討厭的討論之藉口。我們想在這協定中不提到這個問題，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庫倫協定之第十二款中我們所說過的話已可使我們滿足了。(註)

(註)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協定第十二款說：俄國人民有權以其商輪航行於發源於蒙古而流入俄境之各河及其各支流中並與沿岸居民進行貿易。俄國政府可幫助蒙古政府改良這些河流中的航務如安置浮標等等。蒙古政府則應於河岸各地劃定船隻拋錨，碼頭建築，貨棧建築與燃料蓄放之地點，凡此諸事皆依本協定第六款辦理。

(四十七)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俄曆一月二日)駐東京大使之密電　第一號

九五四號信收到了。

我已將上信之內容轉達外相，在十分嚴密的條件之下，他對日本官員兒玉與蒙古人來往的情形作了一個簡短的敘述。活佛與日本天皇的信他來從我手中接去，他請我將他暫存於大使館中，等待詢問清楚，原則上日本天皇是否可以接收與日本未發生外交關係之外國元首之信件。據他私人看，日本天皇很難收下這封信。牧野男爵則以為：最好的辦法還是經過我們把活佛的信退轉回去。但他應將此項問題與首相商量一下。我將很快把他的答覆電告。

馬列夫斯基——馬列維奇。

(四十八)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俄曆一月三日)駐東京大使之密電　第二號

第一號之續。

外相與首相商談之後，請我把他的要求呈報於帝國政府；這要求是：把活佛的信退回庫倫並請蒙古人重新考慮他所採取的步驟，注意其對日本天皇之通訊不僅與日本利益不相符合，與其自身之利益亦不符合。外相把政府退回活佛信件之決議迅速地奏報於天皇了，據外相說，天皇表示很難接受蒙古元首的信件。我表示，經過我們把活佛的信退回庫倫必使蒙人懷疑我們根本沒有把這封信送到東京。牧野男爵回答我，從兒玉給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報告中（他已向我介紹過這個報告並允許讀給我聽）已經可以看出，互相仇視的蒙古官吏故意把兒玉的作用誇大，其目的顯然是想利用他，但他之到喀爾喀完全以私人資格去的。因此，外相以為：庫倫的大臣們應當滿意於一種解釋，說明他們對兒玉的主意完全錯了，日本政府並未給與兒玉任何使命，亦未委他為全權以與蒙古官憲作任何談判。外相請我為這件事情保持秘密。我想這是他怕他的反對黨以此為新藉口以責難日本外交之消極與利俄。候示。

馬列夫斯基——馬列維奇。

（四十九）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八日（俄曆一月五日）外交大臣致駐東京大使電 第五一號

一號二號皆已收到。

（秘密）我們不能不歡迎日本政府退回活佛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件之決定。因為這一下把吸引日本政府干預外蒙事務之詭計結果了。

因為很難找到其他方法，我們可同意於經過我們的手把這封信退給活佛。為着要預防蒙古政府埋怨我們未曾把這封信送到，我們不得不把你電報之內容告訴他。當然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披露出來。

沙散諾夫。

（五十）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八日（俄曆一月五日）駐東京大使致外交大臣之快電 第一號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八日（五日），東京，第一號。

密。

附件一。

謝爾格，狄米特利維奇，親愛的閣下：

閣下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所發九五四號，密信收到之後我馬上去訪問日本外相並與他談論活佛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件事。

當時，我把閣下信中所述各意詳細地告訴了他，並用英文把日人兒玉寫給蒙人的信簡略地讀給他聽。同時我又提醒牧野男爵回想我們去年九月間的商談，他當時曾告訴我，日本政府於兒玉遊蒙事全不聞知，其與蒙古人之一切談判中全無日本之政治任務。最後我把活佛的信交給了他。

牧野男爵顯然十分為難。他把信封拿在手中，問我，知道不知道這位蒙古王的信件之內容。我告訴他，在活佛寫給天皇的信中，在平常的東洋式的問候之後，即提出一個要求，要求日本政府派一個代表到庫倫去，並請對全蒙人之政治統一加以援助。

此時，外相就告訴我，蒙古王對日本天皇之此種通訊頗使後者為難，特別是因為日本與庫倫政府之間還沒有發生過外交關係。據他的私見，此種困難之最好解除法，是經過我們的手把活佛的信退回庫倫。牧野男爵又繼續發揮他的意思，並告訴我，他對馬上拒絕活佛的信一事可負全責；但為着避免錯誤，他準備與首相商談一次，而活佛的信則請我暫存於大使館

中。同時又說，他之與首相商談此事不過是一個單純的形式，因爲他相信山縣侯爵不會與他意見不同。日本政府已用與蒙古無外交關係爲理由而決定不收這封信。

最後，外相又問我，爲什麼我們不同意於日本與庫倫政府直接關係之發生而要求他們轉交這封信。這時我就答覆牧野男爵，在此次事件中與在一切事件中一樣，我們對日本政府總保持一種忠實而光明的態度，並相信日本政府也這樣對我們。我又說，活佛的信既爲兒玉去到喀爾喀後之顯明的結果，所以我們就很願意利用這個機會把日本政府對蒙古問題之態度完全弄清楚。

對這個問題，外相決然反對了，他又鄭重地否認了日本政府與兒玉之到庫倫有任何關係，甚至不相信這個日本人是被任何反對黨派到蒙古去的。據他看兒玉不過是一位想「出風頭」的自願者。

牧野男爵答應於最近期內關於活佛信件問題對我作一最後答覆。

實際上，在次日即一月三日(十六日)，在日常的接見中，外相告訴我，他已與首相談過了，並請我轉達帝國政府一個請求，煩勞我們把活佛的信退回庫倫去，並請轉告蒙古的大臣們重新考慮其所採的步驟是否適當，並注意於蒙古元首與日本天皇的通訊不僅與日本利益不符，且亦不符於蒙古人的利益。牧野男爵又加一句說，不久將以日本政府拒收活佛給天皇的信之決定上奏於天皇。據他說，日本天皇很難接收蒙古元首的信件。

我答覆外相，在把活佛的信退回聖彼得堡時，我必將我們談話的內容呈報上去；並請他在上奏於天皇時，要使天皇陛下注意到，在此次事件中我們對日本的態度之正確與對一九〇七，一九一〇與一九一二年政治協定之精神之嚴格遵守都是何等明白。

此外，我又告訴外相，經過我們的手把活佛的信退回庫倫，很容易使蒙古人懷疑我們根本沒有把這封信送到東京來。牧野男爵就告訴我，他已讀過了兒玉給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報告，並將以其內容通知我。這時，牧野就做出了結論，與我們對兒玉到庫倫所做的結論完全相反。顯然地，互相仇視的蒙古官吏故意把兒玉個人及其到庫倫一事誇大，以便利用這種局面達到私人的目的。不是他，而是他們與他作一些政治談論，然後勉強他做出與他們計劃相符合的結論。因此外相以爲，蒙古官憲將滿意於一種解釋，說明他們對兒玉個人的計劃完全錯了，兒玉既未負有政府之任何使命，亦未被委任爲全權以與蒙古人作任何政治談判。

在最後，牧野男爵表示一種希望，希望對此事保持秘密。依照我想，如我已電告閣下者，這是因爲新曆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國會開幕，外相恐反對黨以此事爲藉口而提出聳動聽聞的關於外交政策的質問。即此事未發生時，愛國派的傳單上已經攻擊日本外交的消極與利俄了。

活佛之信即此退回。

馬列夫斯基——馬列維奇。

(五十一)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九日(俄曆一月六日)外交大臣之忠實報告

蒙古內閣總理三音諾顏汗在到聖彼得堡的時候，會把庫倫活佛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我，並請代爲轉達。這封信是一個俄國治下的布列特人名叫巴德馬熱甫夫(Badmazhatsov)帶給三音諾顏汗的。這個人會到外交部，十分確鑿地把一張稿子給我們介紹，據說這稿子是蒙古外務大臣杭達親自

交給他的。這稿子所述者爲蒙古官憲與日本兒玉商談之實質。這位日本人在去年某月到庫倫去，關於此事我們曾以外交通訊上奏，想陛下已經知道。在前述稿子中，杭達親王曾與兒玉之商談一事作一總結論道：兒玉代表其政府向蒙古人表示一種友誼與幫助，其交換條件爲蒙古允許日本以內蒙之鐵路建築權並允與南滿鐵道接軌。活佛的信的意思則爲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幫助把內蒙合併於庫倫政府之治下，並請日本派一外交代表到庫倫來。

爲着要明示蒙古人以其對日本政府之希望之無益及其新生的國家生命依賴俄國之必要，故我訓令駐東京大使把活佛這封信轉給日本外相，並將蒙古官憲對兒玉遊蒙一事所作的結論也告訴他，同時指出此種遊歷顯然是一個小小的政治詭計，而且頗妨害於日俄兩國勢力範圍之劃分；使不能施諸實際；其實這種劃分的主張者正是東京政府。

日本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應付是很合理的，他把活佛寫日本天皇的信退回了，並一再向我們確保，兒玉未從日本政府接得任何委任，是蒙古人自己把兒玉到庫倫一事加以不合實際的意義。平心而論，活佛的信與杭達兒玉商談之內容即完全相反，活佛的信亦談到日本人在內蒙之鐵路租借，但那計劃不出於兒玉，乃出於蒙古大臣們自己。三音諾顏汗也如此告訴我們。

我告訴三音諾顏汗，蒙古元首希望引誘日本參加割裂中國土地以合併於蒙古一事，但日本政府對於這種幼稚的企圖所取的態度如何？我並將此事作爲幼稚的蒙古政府之政治活動之教訓。

敬以爲陛下對於此事件之文件應綜覽一次。

（附件）庫倫活佛致日本天皇書之譯文

去年冬，我蒙人以全民之意，願恢復古昔相傳之制度，領土，宗教與法律，故即脫離大清帝國而建立一獨立自主之國家。我政府甚願與諸强國發生友誼關係並締商約，故於彼時即致一專函於陛下之政府，以通知此事，乃至今未見覆書。

去年冬，本已派內務大臣親王喇嘛策凌亦麥得携敝國政府致候於天皇陛下之專函赴日，惜道塞不通，致中途折回。茲復敬致國書，並祝陛下之吉祥，且表其希望從速奠定兩國親善邦交之至誠，蓋此項邦交實能與吾民以多年之幸福與安寧也。

於此欲順告陛下者，即我弱小國家之自主與獨立已被近鄰而久已助我之俄羅斯所承認，並已與我蒙古締結協定與商約。

而我內蒙，則以界於中國之故，仍受惡劣之待遇。今中國軍隊已侵入內蒙，焚燒寺廟，蹂躪居民，不擇男女，無關老幼，搶掠財物，刦奪牲畜。故內蒙人民多被迫而承認中華民國，然此非其真情，蓋彼等正於暗中請求敝國之防衛與保護也。當此之時，我弱國政府亦曾遣派多路軍隊以抗强暴，乃因缺乏良好之軍器，故至今不能復疆土而聯結全國。

不久之前，貴國官員兒玉曾到我京師，我政府即通知彼以甚願奠定二國親善之國交，並願以內蒙之鐵路租借權給與貴國，且望貴國能助我國使中國軍隊不再侵入內蒙。前述官員曾允以吾等此項希望報告於自己之政府。故此次始敢請求陛下成此美舉，如能慨然允諾，則請示意中國政府不再以其軍隊開入內蒙，並請扶助吾等使內蒙與外蒙從速合併，且使吾民族與吾宗教能早日完全確立。

本應從大員中揀派一全權公使赴貴國，乃因道阻不通，又不願延誤好事，故敢請陛下在可能範圍之內，下令貴國政府早日遴派一全權代表，以助我國鞏固國基，以堅固我兩國間之長期的友善關係。弱國之元首，全權官憲，敎俗兩方皆以無限謝忱敬候陛下之重諾，並將以全力保二國之好。

即此敬候陛下以嘉辞，並望允吾所請，且賜覆音。共戴三年孟冬月之十九日，庫倫。

（五十二）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日（俄曆一月七日）駐華公使致海拉爾副領事書　第二號之副本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報告第七號收到，爲此不得不明告足下者爲下面的事。我們與中國之呼倫貝爾問題談判何時開始，出之以何種形式，問題之中心在什麼地方，關於這些問題，帝國外交部還沒有給我一種確定的指示。因此，爲着你此後的工作，我只能對此項問題之應付方策作下述的一般指示。

據帝國政府之意，巴爾加，即呼倫貝爾區應該是北滿的一部份。因此，我們不把呼倫貝爾包括在自治的蒙古中。我們在原則上依然贊成中國能在那裏恢復其主權。但只能以和平談判的方法恢復之，帝國政府願在此談判中盡一中介作用。以武力來征服呼倫貝爾，太觸犯了俄國的利益，使我們不能坐視。因此，凡當中國人作征討呼倫貝爾的準備時，我即刻向中國政府作鄭重的照會，其結果，中國政府已向我担保願以和平方法恢復其在呼倫貝爾之主權，並準備請求我們來作中介人。

如能接到更確定的答復，我即刻會以相應的訓令通知你。

使館副秘書（簽字）

（五十三）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俄曆一月十日）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註）

請求指示，已決定以三百萬盧布的新借款借給蒙古政府否，還是未曾決定，如借，則以何爲條件。柯辛何時能來到？

米勒爾。

（註）石印稿中無編號。

（五十四）一九一四年（註）一月二十三日（俄曆一月十日）駐東京大使之密電　第四號

收到了五十四號電報（註二）。

已將此電之內容轉達外相。他要求在退回活佛的信到庫倫時，只能限於下述之說明：日本政府認爲不能把這封信遞交天皇，因爲認他能引起一種顯然的誤會。蒙古官方對於兒玉個人觀察得不正確，而且把他的話曲解了。由此看來，這封信實在是錯誤之結果，而其根據則爲兒玉的話所暗示的希望，但兒玉個人並未被委任爲與蒙人談判的全權代表，所以日本政府不能爲此人的話負任何責任。此外，外相又請求我們設法使蒙古大使不要把這件事及活佛的信公佈出來。如將活佛的信公佈，則關於他的謠言勢必成爲國會質問之藉口。如此事發生，則外相勢將完全否認之以免引起嚴重的糾紛。

馬列夫斯基——馬列維奇。

（註二）石印稿中誤爲一九一三年。

（註三）五十四號說，應爲五十一號。

（五十五）一九一四年一月廿四日（俄曆一月十一日）外交大臣致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

第六十一號 一月十日電報收到了。

財政大臣已同意將貸與蒙古政府新借款問題提交內閣討論。並已通知三音諾顏汗說我們原則上不反對此次借款。新借款之條件應該在庫倫擬定。你應該決定，蒙古政府之何項財源可作借款之担保。望以閣下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電告。

要注意到，如蒙古政府再毫無節制地支配此次新借款，我們便不能貸與他。這借款必須交付國庫，根據我們與他們所定合同，應在柯辛的監督之下建立這個機關。這次借款只能用在文化的工作上。

柯辛之出發所以遲遲者，因爲他要找一個助手。

沙散諾夫。

（五十六）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俄曆一月十二日）外交大臣之忠實奏文

茲欲陛下注意者爲駐蒙古外交代表之電報，（註）此電報轉達蒙政府之詢問，問什麼人是參加中俄蒙三國會商之俄國代表。

現在準備以恰克圖爲會議之地點，因爲如在此處開會，中蒙兩國代表都不會受什麼外來的影響；如在聖彼得堡或北京開會，則此種影響將無法避免。至於庫倫，也不宜於作三國會商之地點。因爲中國代表到了庫倫就會在互相疏遠的蒙古官員中弄些詭計，利用他們的分歧以取得既不利俄又不利蒙的條件。

說到在恰克圖召集這次中俄蒙會商，則我們參加此會之全權代表自然要委派米勒爾，他對於庫倫官場心理知道得最清楚，而且最短期間便可到恰克圖。

如陛下對上述辦法皆能批准，則請看一看我們對蒙古外交代表之覆電之原稿。

沙散諾夫。

（註）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十日）米勒爾之電報第五號。

（五十七）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俄曆一月十六日）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 第十二號

蒙古旅是否繼續存在問題與貸與蒙古政之新借款亦有關係。蒙古政府不願再繼續關於蒙古旅之協定了，此協定之內容曾於去年一月六日之第十號報告中呈報於閣下。（註）

敬懇閣下給以指示，關於蒙古旅之前項協定是否要繼續下去，或是與蒙古人締結何種新協定，應以何爲條件，如我們教官或副官之人數與待遇，蒙古兵之給養以及協定有效期限等等。

米勒爾。

（註）據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六日（三日）之俄蒙協定，蒙古政府應「以兩個騎兵團••••一個機關鎗隊，一個砲兵排，總合一千九百人編成一旅。••以保衛國土，並聘請俄國教官若干人」。協定之第六款說，「凡關於外蒙組織軍隊及聘請俄國教官之一切開支，蒙古政府可向帝國領事館轉借三十五萬盧布，惟此項開支需受俄國教官之監督。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五日（二十八日）協定中所規定俄國應貸與蒙古之二百萬借款中應將此數扣除」

○蒙與旅協定之有效期爲一年○在協定簽字之前蒙古人已表示不滿意，於領事館之監督與俄國教官薪金過高○

(五十八)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俄曆一月十六日)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 第十三號 (註)

參照去年三四〇號電報○

蒙古人甚願知，蒙古國家銀行是否要設立，何時可設立○

根據現在的形勢來看，莫斯克維丁允許把英國或德國的什麼銀行的代表請到蒙古來以開始其在庫倫之銀行活動○

最希望於最短期內能在庫倫把國家銀行設立起來，並希望沒有莫斯克維丁的參加○

米勒爾○

(註)原本小註云：「送財政大臣○急○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七日，沙爾村」○

(五十九)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俄曆一月十六日)柯沙柯夫致海拉爾副領事之密電 第一五一號

通知駐北京公使及駐蒙外交代表○

「新時代社海拉爾電稱，呼倫貝爾代表團似已出發赴庫倫，以便討論中國之和解提議○

如果這消息是確實的，則同情於此種和解原則之我們，就不希望此事無我們的參加○希望你向呼倫貝爾的辦事大臣說明，我們很願意介紹他們去同中國政府和解○此種介紹不僅對我們要緊，對呼倫貝爾亦要緊○因爲

這是一種担保，可監督中國人執行這些和解條件○不然，中國人可隨時破壞這些條件○

柯沙柯夫○

(六十)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日(俄曆一月十七日)外交大臣致駐蒙外交代表函 (註)

(註)原本無編號○

亞歷山大，雅柯夫烈維奇，親愛的閣下○

蒙古內閣總理三音諾顏汗於旅居聖彼得堡兩月之後，轉回蒙古去了○三音諾顏汗曾覲見皇帝兩次：第一次在索瓦狄，那是剛到俄國的時候，第二次是臨去之前作一次告別的覲見於沙爾村○皇帝陛下在第一次接見的時候即以白鷹徽章賜給三音諾顏汗○

我想把三音諾顏汗留居聖彼得堡時，我們對他的討論告訴閣下，總不能算費辭吧○

首先就要談到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之聲明文件○我們極力解釋此事對蒙古之重要，中國政府已正式承認了蒙古國之存在，雖然對中國還有一種宗屬關係，但實際上對一切事務皆可獨立處理，除了政治問題與領土問題，即對此二問題之決定蒙古亦有表決權○三音諾顏汗似乎已經滿意了我們的解釋，而且表示歡迎前項聲明文件，因其在本質上符合於蒙古政府之要求及目前之政治局勢○只有在接到了庫倫的訓令之後，三音諾顏汗才送我們一個備忘錄，及附有之譯文，其中聲明其政府已決定於三國會商中取得蒙古之完全獨立於活佛治下一切蒙古部盟之統一○此備忘錄尚備有法文譯文，三音諾顏汗曾以之分送於現在聖彼得堡之各國外交代表，並送於中國公使，中國公使即把這備忘錄退轉於三音諾顏汗了○其他各國代表亦

只把蒙古人的備忘錄轉呈於其本國政府而已。

在與三音諾顏汗的私人談話中，我們切實地告訴他，其政府對統一一切蒙古人於一國之下及取得列強承認此國之獨立之希望是不能實現的。我們對這位蒙古大臣說明列強對於蒙古問題之意見，我們告訴他，大多數的國家不願分裂中國，亦不願建立一自治的蒙古，蒙古之所以能自主全靠俄國一國之努力。我們告訴他，蒙古之宣佈獨立之使英日等列強皆甚不安，而蒙古與中國之糾紛之所以未曾引起他國之干涉者，正因為我們不幫助蒙古人把一切蒙古人所住的地方從中國分出來；如內蒙，那裏日本人的勢力已經造成；又為庫庫諾爾及柴達木（青海）那鄰近西藏的地方，而英國人則對西藏特別關心。這些理由使三音諾顏汗很動心。他覺悟了，蒙古政府對於合併所有蒙古人的要求是太過分了。但他依然堅持，內蒙已承認活佛政府之各旗應劃入自治的蒙古國中。我們向三音諾顏汗解釋，在三國會商上，此種問題是不許提出的。我們告訴他，在中俄蒙三國協約中可以包括一些保證內蒙獨立的條文，在將來，蒙古政府可利用此條文以干涉中國對治下蒙人之待遇。但我們亦不隱瞞三音諾顏汗，必需有強大的蒙古國家，然後才能進行此項干涉，而前者實在是多年的努力的內部工作之結果。

三音諾顏汗代表團來俄之目的，為請求我們幫助他們把內蒙古合併在庫倫活佛的治下，如取得新的借款與他們所需要的（用他自己的話）槍械。關於內蒙問題，我們已作了上述的解說。關於新借款，三音諾顏汗開始要求五百萬，後來改為三百萬盧布。這借款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因為蒙古政府沒有新借款便不能再行支持。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不能使三音諾顏汗空手去俄，因為這樣會破壞他在蒙古官場中的地位，使他們攻擊赴俄代表團之無成績。即以此觀點與財政大臣討論此項問題，其結論如：在原則上不反對以三百萬盧布的新借款借給蒙古政府，但必需找出他的財源以作此項借款之担保，且於借款交付時必附以條約，保證把這筆款子完全用在發展蒙古文化並富裕蒙古之企業上。關於此項意見，已由柯科夫曾夫以口頭通知三音諾顏汗。

這些談判給我們一個很適宜的機會，以便將蒙古聘請俄國顧問的問題切實提出來。我們告訴三音諾顏汗，如不能向我們保證此項借款是耗費在蒙古福利事業的舉辦上，則我們即不能交出此項借款；要保證這一點，只有由無力整理其國內財政的蒙古政府聘請俄國顧問協助才可以。在此種先決條件之下，我們提議三音諾顏汗與柯辛先生簽定了一個合同，此已為閣下所知。我們的合同草案曾被蒙古大臣與柯辛先生討論得很詳細，他們很快地同意了，於是遂成定文。但是到簽字的時候，三音諾顏汗就向我們聲明，他曾致電庫倫請其政府批准其與柯辛先生所結的合同，但回電對此問題並無答覆，即令他速歸庫倫。我們答覆他，蒙古政府曾允許我們在三音諾顏汗到聖彼得堡時即可解決聘請俄國顧問的問題，此時不執行前次允諾，難免不影響於俄蒙國交。三音諾顏汗却不管這些，他只準備他的出發。需要加以較大的壓力。三音諾顏汗送來一個書面的請求，請允他去覲見皇帝一次，我們把他這個請求壓在那裏。他又經過代表團的翻譯員詢問我們，在三音諾顏汗覲見皇帝的時候，他的請求能否被允諾。我們就教這翻譯轉告蒙古大臣，依據前締之條約所應結之合同，彼竟拒絕簽定，此事使我們很懷疑他是否蒙古政府之全權代表。因為不承認他這資格，所以他給我們之一切允諾皆不可靠了，這樣我們就不能把覲見皇帝的請求上奏。這樣

，與柯辛先生之合同即日簽字了，馬上也就舉行了對三音諾顏汗的接見○

我還應當指出一些與我們國家借欵有關係的事件○三音諾顏汗在聖彼得堡企圖向私家銀行借欵，有的以前述借欵爲抵押，有的以其本旗之牲畜爲抵押○此種企圖沒有獲得任何結果，這也當然的○

三音諾顏汗最後提交我們的問題——供給蒙古人以槍械——引起我們更大的猶疑○顯然地，爲着要與中國繼續作戰才要求這些槍械，蒙古大臣自己也如此說過○但他正式的在書面上向我們確說：這些槍械只用以武裝外蒙的蒙古人，爲的是要維持國內的秩序及反抗中國的侵入，因爲中國人有時會侵入蒙古國的領土○三音諾顏汗最初要求十萬枝步槍，十尊大砲與四十挺機關槍以及與之相配合的槍彈與大砲彈○我們告訴他，這個價錢是貧弱的蒙古國庫所担負不起的○同時，自從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聲明文件簽定之後，蒙古已成了最幸福的國家，沒有一個鄰邦會不利於他○說到內部秩序，則不僅繫於一個武力，而主要地是繫於政治管理與財政之正確的組織○無論如何，俄國軍官所統帶而受蒙古節制的蒙古旅是爲此目的而編成的，把槍枝分散於各旗，這是蒙古政府的冒險，因爲造成了任何一王公以武力反抗庫倫政府之可能○這些王公之所以服從活佛政府者，因爲他們自知其無力，故不得不忍耐以出此○三音諾顏汗找不到什麼理由來反駁這些話，他仍請求給以軍械，不過量數減少到步槍兩萬枝，大砲六尊，機關槍四挺，並要求先交半價而其餘則於一年內付淸○顯然的，這些槍械之供給，一部分是他個人野心的問題，而另一部份則可幫助他建立他在蒙古官員中之威名○因爲想到必須維持其在庫倫之地位，故決定答應他的要求○同時陸軍大臣亦認爲此次可以變通常規，他同意供給蒙人槍械之半價可以延緩一年○此時我們應當注意到，蒙古政府爲着要迅速籌付這前一半槍價必須用不少的時間，在此時間內亦必可減輕其對華關係之尖銳，而在庫倫亦可使國家開支必需節省的合理思想得到勝利○我覺得應該把與三音諾顏汗所互換的關於供給槍械的備忘錄之抄本附帶送給閣下○閣下由此可見，我們在此機會中曾企圖使蒙古政府保證其不向他國公司定購槍械○不論三音諾顏汗對此問題之答辭是如何圓滑，但他已給閣下以工具，使在某種程度上能與名爲供給蒙人以槍枝而實爲圖其私利的冒險家之詭計鬥爭○

三音諾顏汗臨去時通知我們，他已將他的印信交給車林多爾濟，這是他代理人，庫倫政府與此人之間亦將有經常的電訊關係○我們看，這是企圖在聖彼得堡設立蒙古政府之常駐外交代表○我們不同意與蒙古政府建立此種關係，所以就告訴三音諾顏汗，在與我們談判的時候，他個人還不能作爲全權代表，則車林多爾濟將遇到更大的誤會○如此我們拒絕了與蒙古人之正式關係○而車林多爾濟和一翻譯員軟沙郎諾夫依然是留在聖彼得堡了，藉口於代理三音諾顏汗所未完的部分任務——即研究工商業問題○自從三音諾顏汗去後，車林多爾濟未曾到外交部來過，亦未曾企圖與我們發生正式關係○

在與三音諾顏汗分手時，我們曾指出他所引起的良好印象，不僅是對於皇帝而且是對於與他發生關係的一切官場人物○我們告訴他，我們已盡我們的一切力量在可能範圍內滿足他的請求○我們勸他在回到庫倫時要幫助他那精神不振的僚屬來整理政務並應聽從閣下的意見○蒙古政府對國際事務缺乏經驗，所以才做了許多拙事；我們帝國政府對於蒙古總是同情的，他此後如不聽從我們的意見，依然會做出許多拙事○最後我們允許三音諾顏汗，我們對他所領導的政府之一切合理的步驟皆可給以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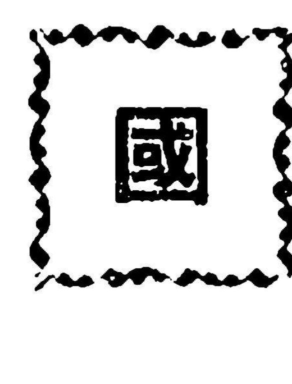
（簽字）

——本篇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止

（芸生）




閩事甚平靜

閩事又經一週，各方俱甚平靜，除中央派張繼等四委赴港粵，及閩省產生八個省長外，直無可記之事。軍事上容有調動，但不便記亦不易記也。

張繼等奉派抵港粵

張繼馬超俊陳肇英王陸一四委，於十一月九日晨自滬成輪，十一日抵香港，中央社記者晤之於輪次，當發表談話於下：余等由中央常會推派，於九日趁輪南行，今晨安抵此間，勞諸君遠迎，殊爲銘感。中央以在此國難嚴重期間，正望全體同志精誠團結，突破當前難關，詎陳銘樞李濟深突有叛黨禍國之舉。觀其妄誕複雜之糾合，外聯强敵，內通狂寇，實自趨於覆敗之途。尤足令人痛心者，乃多年三民主義之信徒，一旦爲異說所動搖，甘冒世人之大不韙。南中同志，爲救護黨國命脈與革命正義，決斷然聲討，肅正黨人國人之視聽。中央於欣慰之餘，尤力求黨內負責同志之精誠團結，期於國事有所挽救。諸領袖同志均曾追隨總理有年，患難與誼，一切久共，既躬與戡亂之役，復負開國之任，此時惟有沈痛黽維，同爲國家民族求一生路，忍一切不能忍之艱難，受一切必須受之苦痛，所謂多難興邦，未必不在此際。此爲中央同志所自許，亦南中同志之所同情也。故此次余等南來，一在宣達中央意志，二則說明最近中央政治情況，三與南中諸同志交換對時局意見，四對閩變商談糾正辦法，五則四中全會將開會，請南中各同志入京出席，共策國事之進行，尤望精誠團結，戮力同心，乃能得國民之忠實信賴，以清反側，而濟艱危，國家民族，方有生機。余等抵此，當先見胡展堂先生，並代中央同人致懇切慰問之意。胡先生爲黨內先進，其所發危提示者，自必爲國人黨人所願諦聞之宏謨。余等於晉晤胡先生後，即赴廣州訪候陳伯南諸同志，如爲時間所許，且將赴梧州或南甯訪晤李德鄰諸同志。余等希望此行有良好之結果以報命於中央，亦以告慰於國民。四中全會開會時，余等盼能趕回。此次南來所負之使命，已盡述於此，且絕對眞實而無潰飾也。張等談話畢，有詢閩變是否可調和者，張答，陳李等改換國旗變更國體，不但叛黨，且已叛國，尚有何調和可言。有詢中央對李協和開放政權之主張意見如何，張答，中央意見余尚不得而知，但余個人則大不謂然。主張開放政權者，實爲錯誤。在總理遺敎中，已有民權，並無所謂政權，吾人唯力求早日實現民權，不必高談開放政權，欺人自欺。有人詢張歷次南來印象如何，張答，余前後入粵十餘次，每次印象均好。余以粵爲革命的故鄉，但此次係回到故鄉來，非所謂異客也。且故鄉好友甚多，諸事均感親切，君等皆革命故鄉的兄弟，應加倍努力，救黨國亂，解救國難，方不負吾革命故鄉之聲譽。九時一刻偕歡迎人員下輪渡海，寓香港大酒店，十一時接見粵各機關歡迎代表，及胡代表胡木蘭女士，即在該酒店午餐，午後三時晤胡商談。晚八時在大酒店接見記者，發表談話云：余等晉晤胡展堂先生，在午後三時，見胡先生精神康復，極爲欣慰。余等詳述中央殷盼胡先生提示救國計謨並盼各同志精誠團結，共紓國難之意。當承胡先生談話，約兩時許，對國事黨事甚爲憂灼，且謂欲挽救目前之危局，必須黨人整飭紀綱，重振黨的精神，以盡忠於國家人民，內憂外患，乃有解除之望。胡先生對福建事變，深爲痛心，尤憂慮此事變將危及國家前途甚大云。據十二日香港

十四日電，張繼等十三日晨抵省，九時往黃花崗，十時半往晤陳濟棠，談時許，偕赴政務會歡宴，張發表談話：(一)此次南下，雖系中央所派，但非完全代表中央。(二)此來向大家共商救黨救國辦法，非徵集某一方面意見主張。(三)在港謁胡，承胡貢獻各端，吾人均當至誠以仰(四)四中會希望各方中委均能北上出席，胡對入京否未說明，此間中委，現尚未談到。(五)中央對外並無妥協。本人在粵少留一兩天，日間擬赴梧晤李白。胡女木蘭十三日到省，赴政務會，遍謁各委，述乃父意見。政務會定十四日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對張馬等此來態度。又張電邀李宗仁來粵，李復不到，張約在梧晤面。

汪在滬談福建問題

上海十日電，汪十日晨到南翔下車來滬，午前訪孔祥熙，午後訪宋子文，夜九時半，汪在褚民誼處接見報界，答復各記者所詢問題。謂此行乘星期之暇，來看宋孔，商經濟委員會事及財政，因孔已一週未入京也。全會經費及閩事所需之款，孔已籌得若干，政府節省用途，勉強過得去。閩事最令人感困難者，在其聯共一點。去年京滬閩同鄉，因閩受共匪威脅，呼籲後由政府派十九路軍赴閩，其任務原在剿共，乃至今忽轉成聯共，使剿匪包圍之已成局面轉變，其影響實大。有人謂閩僅在政治上聯共，非軍事上聯共。須知政治上聯共即為軍事上聯共之初步，二者實無分別。中央對於解決閩事，有三點可講：(一)中央重在明是非；(二)十九路軍內部不一致，現狀可以糾正；(三)在浙閩邊界，中央不得不有相當準備。汪不欲明言對閩用兵，亦不言政治解決是否絕望，但謂辨別點在閩方是否容共，意若謂事實上是容共，便無法政治解決。有人問，外傳閩方有請胡出任調解說。汪答，閩事決非空言所可解決，閩方種種行動，並非內爭性質。調解須有切實辦法。西南會有賢路不妨一讓之語，試問軍政現當局走開，閩府便可取消，本人之意，當此剿匪緊急之際，軍事當局決不能讓開。過去政府方減政以求其成功，詎能於此軍事剛有進步之時，任其走開，發生重大危險。本人固隨時可讓，惟年來內政外交之無成績，人的問題關係尚屬次要，最要須有辦法。他人果有辦法，我即可走。西南中委，從前有抗戰到底標語，但此僅係志願，而非辦法。以過去言，剿赤前曾調開一師，而危及贛州。其後對日之際，中央軍北上，而南昌受脅。當時未嘗無全國總動員之策，並司令亦已定人，但別人不聽，有何辦法。本人尚覺有辦法之後，尚須有擔當，倘有人有好辦法，復有人能擔當實行，本人如不走，請受君等面責。關於西南有擬在滬先開全會預備會說，汪謂如西南能和衷共濟，未始不可考慮云。晚汪約李石曾孫科顧孟餘等在褚宅有協商。

汪紀念廣州共禍文

十一日為廣州共禍紀念日，汪精衛在京發表紀念文，全文如下：「十六年七月，武漢同志清共後，已知陷於夾攻中之地位，夾攻中之奮鬥一文，即代表說明此意。夾攻是悲語，不是壯語，以後無數同志，即在此夾攻中不斷犧牲，廣州共禍，即其最悲慘之一幕。然我同志，曾受夾攻而一時失敗，不肯與任何方面妥協以求生存。在十二月十一日共禍突發之際，以事前疏忽，痛自狹責，復深自刻勵，悉力攻剿，前後三日，即已收復廣州，蕩平餘孽，其心跡本可大白於天下。然當日異己者，必欲周內其罪，盡去之然後快。時至今日，當日以共黨工具厚誣同志殺人如麻之軍事首領，今乃公開的在福建與共匪妥協，向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進攻；而當日以共黨工具厚誣同志，並利用軍事首領之刀斧以誅鋤異己之中央委員，今乃對於福建事變，有如隔岸觀火，不特不思撲滅，反欲藉其燎原之勢，以翦除異己。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惟有同志一致奮發，貫徹初衷，向反革命者之聯合戰線，悉力進攻，以拯民困於垂危，挽國民之大刦。竭誠相告，願共勉之。」

四中全會展期舉行

南京十四日電，十四日中常會，主席汪，議決，㊀四中全會展期至明年一月二十日舉行，㊁通過閩省黨務整理辦法，(甲)推林森・楊樹莊・方聲濤・丁超五・張貞・俞仲鳴・戴愧生為黨務審核委員，凡關於組織・宣傳・民運等黨務，經審核委員審核執行，(乙)就審核委員中推定特派員，赴閩執行省黨部職權，俟軍事結束，再召集省代表大會，成立正式省黨部，(丙)原派省代表大會籌備員蔣光鼐撤消。中常委提議四中全會展期一月舉行，據聞中央接張繼來電報告粵行情形，正集各委商整頓黨政辦法，

尚將赴粵勸李・白，二十日前難以返京參加會議，汪等當以閩事處置，在黨政軍三方面均已定有辦法，大會似可稍延時日，從長與各方交換對閩意見，本案通過後，即交秘書處電告各地中委知照。

電張繼等從容接洽

南京十四日電，四中全會決展期一月，中央執委會十四日特電張繼馬超俊陳璧英王陸一四中委，希其在粵從容接洽，原電云：廣州張繼馬超俊陳璧英王陸一四同志勛鑒，文(十二日)電備悉，本日常會以諸同志商洽一切，及在粵桂港各委員啓程均須相當時間，因決定四中全會展期一月，於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舉行，特此電達，即希從容接洽，隨時電示，並轉致在粵桂港各同志爲荷。中央執行委員會寒(十四日)印。

第三黨之解散宣言

福州十一日電，第三黨十一日以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中央幹部名義，發表解散宣言，略謂該黨於一九二七年組織，一九三零年在鄧演達領導下，宣佈政綱，惟認革命形勢，決非一派系所能包辦，必須消滅宗派成見，共同擔負，與中華共和國基本原則之人權宣言根本相同。認爲本黨之革命精神，已有所寄託，無獨立組織必要，故正式宣告解散一切組織，一致參加生產人民革命運動，與其他政治主張相同之革命勢力，共同擔負中國革命任務云。

閩分四省任八省長

福州十二日電，閩府昨議決，以天然界限爲原則，將福建分爲四省，㈠閩海省，所屬爲閩侯長樂等十五縣，㈡閩上省所屬爲南平沙縣等十八縣，㈢泉海省，所屬爲莆田晉江等十一縣，㈣龍漳省，所屬爲龍溪漳浦等十二縣。定閩侯南平晉江龍溪四縣爲四省省會，並劃福州廈門爲兩特別市。又十三日電，閩府十三日晨會議，李濟深主席，決議（一）任閩海省長何公敢，副阮淑清；延平省長薩鎮冰，副郭冠杰；興泉省長誠戟，副陳公培；龍汀省長許友超，副徐名鴻；廈門市長由黃强暫代。

所謂政權建築步驟

廈門十三日電，閩府通過之建築全國生產人民政權步驟，全文發表：第一步，劃分省區，施行新省縣制度，派出得力人員爲正副省長及縣長。第二步，由縣政府指派各區各鄉特派員，切實進行調查戶口耕地，辦理自衛宣傳與組織民衆。第三步，區鄉民衆之宣傳與組織，得到相當成熟，戶口耕地調查及自衛辦理完畢，即開全鄉生產人民大會，選舉鄉民政府委員，鄉特派專員乃撤回。第四步，凡一區所屬之人民政府，已選舉完畢，政權實質亦得到相當健全時，即行召集區生產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區人民政府委員，區特派員乃撤回。第五步，對一縣所屬各鄉區之人民政府，已選舉完畢，其政權實質亦得到相當健全時，即行召集全縣生產人民代表會，選舉縣人民政府委員，同時縣政府移交。第六步，全省各縣人民政府已選舉完畢，其政權實質亦得到相當健全時，即召開全省生產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省人民政府委員，同時省政府移交。第七步，各省人民政府委員選舉完畢，其政權實質亦得到相當健全時，即召集邦生產人民代表會，選舉邦人民政府委員，併製定邦憲法。第八步，各邦政府委員選舉完畢，其政權實質亦得到相當健全時，召集全國財產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聯邦人民政府委員，製定聯邦憲法。

京贛所傳閩共關係

中央社南昌十四日電，閩僞府成立後，赤匪由贛匪區派往五十人，參加各僞機關，自瀛赴閩之共黨徒亦多，閩變發動時，共匪即派彭德懷妻及羅炳輝在福州商洽一切，最近朱德到省，迭開聯席會議，朱主合兵北犯，蔡主南徒，彼此相持甚力，最後卒從朱意，決定犯浙。第一方面軍由蔡兼，第二方面則由朱担任，十九路軍已與匪完全聯合行動。近日匪由將樂開赴延平者約兩團，逆軍六十及六十一兩師會同赤匪約二千，由延平開三都口，經南山大背，向古田移動，又下道湖嶺山背楓嶺等處到匪及逆軍約二千餘，亦向古田移動，黃琪翔收編長汀一帶贛匪及漳南民軍，警戒粵邊。又電，閩逆聯匪已成事實，此間探得內容如下：閩僞府與共匪進行妥協，先實行土地革命政策，第三國際尤派米夫(前莫斯科中大副校長)來華

主持，至閩逆與匪妥協之條件有三：（一）共同聯絡反抗中央，撤銷國民黨，（二）實行平分田產；（三）建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政權。其履行條件開始時：㈠先由閩方停止封鎖赤匪政策；㈡因避免目標太大，暫時仍於可能範圍內表示灰色，兩方備暗中聯絡；㈢共匪為十九路軍屏障閩北一帶，以便抵抗中央軍；（四）陳蔡等放棄閩西，由羅匪首炳輝接防龍岩，牽制廣東，四十九師移調漳廈，原駐漳泉之毛匪各部，則悉調閩北，準備進攻浙江。中央社南京十四日電，香港電訊，閩逆陳銘樞李濟深等聯共叛黨，組府改元，以閩民為叛逆之傀儡，以閩地為共產之試驗，茲探得陳李在未叛前與共黨所訂密約條件大要如下：㈠匪軍佔領地由匪建設；㈡匪如由上杭武平攻閩，閩應抵抗；㈢閩方給匪費三十萬元；㈣閩對匪糧及其他必需品應予便利；㈤樹立農工兵政權；㈥逆政府不得有剿赤反赤名稱及一切宣傳與行動；㈦採納赤匪政策，在相當時間實現；㈧釋放逆政府範圍內所拘禁之赤匪；㈨取消匪區封鎖，並予以物質接濟；㈩將建寧汀龍各縣歸赤匪駐防；(十一)逆軍負對浙，赤匪負對粵之責任，劃贛境赤匪漸向閩方移動。

川贛之匪訊與捷音

四川

重慶九日下午八時發專電，連日綏宜附近，均有激戰，匪退集渠河左岸，王陵基正準備搶渡器具，以便進剿，西山坡之役，匪傷亡千餘人。重慶十一日電，三四五六各路軍十日向匪總攻，楊森佔領新店場，李家鈺到豐登場督師，綏宜一線，亦有進展，渠縣方面，匪反攻三匯失敗。重慶十三日電，匪以障礙物置綏宜河中，準備死守，王陵基在普安場召集會議，商封鎖匪區辦法，並商二次總攻。據田頌堯通電，謂鄧錫侯軍迄今僅接虎跳驛至射箭河一帶防務，昭化廣元各地及虎跳驛以下至蒼溪廻水壩，仍由敝軍扼守，如此遲遲，焦灼萬狀云。

江西

南昌十四日電，傳一軍團犯我宜黃南之五都陣地，經我軍痛擊，傷亡極多，向東向黃陂潰退，查是役我軍確擊斃偽師長一名，被匪盤據半年之資溪縣確於十三日收復，匪向閩境潰竄。贛東偽十軍竄至資溪北之西方畈采（地名），經我軍痛剿，斃匪五百餘，殘匪向弋陽流竄。

新疆與康藏

傳馬仲英軍入迪化

南京八日電，馬仲英入迪化訊，此間未得確報。據新疆省府駐京辦事處中人稱，盛世才七日尚由迪化來電。平訊，馬仲英駐平辦事處處長沙明揚，前赴京謁各當道，報告新疆情事，沙有電到平，報告馬仲英部進佔迪化，原電略云：頃用無線電向迪化詢問，旋得三十六師軍用電台覆稱，本軍乃於冬（二日）進佔迪化，盛世才棄城逃走，本軍仍奉劉文龍為主席，以示寬大，不為爭權表示等語。揚等接電後，微（五日）謁各當道報告，京各界晤英琦（按即馬仲英之參謀長吳英琦）道賀者極多。南京十三日電，馬仲英代表吳英琦談，新疆戰況未得確報，馬已否入迪尚難證實，以情勢推測，頗有可能，歐亞機通後，馬當派員來京，向中央請示方針，馬對新省政權，並無私見，以中央意旨為準則，矢志服從，只知整飭部隊，捍衛邊疆云。

康藏糾紛進行調解

南京十一日電，石青陽擬定調解康藏糾紛辦法，將請劉文輝讓出大青寺青柯寺，交還原喇嘛執管，使流亡在外之喇嘛，得有所歸。至康藏界限，仍依去年雙方和約，以金沙江東西為界，互不侵犯。石已分電達賴與劉文輝，勸各接受，消弭禍亂，免中央西顧之憂。又電，達賴電復蒙藏委員會，遵令轉飭前方，制止軍事行動，康藏間形勢將趨緩和。蒙委會並以達賴在青藏邊境設關徵稅，青海省府迭電報告，請求去電制止，以蘇民困，特電致達賴令即撤銷。南京十二日電，汪十二日晚六時，在邸召集戴季陶·葉楚傖·賀耀祖·黃慕松·石青陽·徐謨·唐有壬等，會商康藏及新疆問題。聞參謀本部邊務組，有電致劉文輝及青海馬麟，指示防範藏軍機宜。

濟的關係觀之，日本向美國之輸出，佔日本之三分之二，日本與美國之貿易，當此世界各國互立關稅壁壘，行經濟戰爭之際，乃竟毫無衝突，而呈現無競爭之狀態。故此兩國之關係，如果由文化及經濟方面著力，殊可獲得大親善之實。一九三五年之危機為日本所盛呼，然美國目下正努力於產業復興運動，對於裁軍問題或其他對日問題，遠東問題等，殆無暇顧及。美俄復交問題，對於日本似不甚涉及，對於一九三五年之裁軍會議，為期其圓滿的推行，傳廣田外相擬於日美間先舉行預備交涉之說，然美國對於此項機運，尚未見抬頭云」。

國聯改組案與裁軍

倫敦觀察此案影響

倫敦七日路透電，法西斯大會所提出改革國聯組織與目的之哀的美敦書，已使國聯處於兩難之途徑。此種情形，倫敦方面不為諱言，位置頗高之某外交家，今日與路透訪員談及此事，謂義國欲藉德俄或日本之援助，為歐洲獨一仲裁人，此種情形之告一結果，勢必為歐洲民治國與獨裁國間之分歧。英國則或可主張折衷辦法，希望國聯得以安然經過有重要性的改革，但各國中有欲修改凡爾賽和約者，亦有竭力反對此種步驟者，二者之中，欲得調和恐非易事也云。義國之哀的美敦書，在此間人士觀之，將促進近東與遠東諸國另樹一幟之趨勢，此乃觀於巴爾幹與土耳其政治家秋間迭次訪問而可知者。近東與遠東諸國之新團體如果成立，則其所根據者為對於大國私自支配之恐慌，及對於條約修改之堅決反對。眾料無論國聯改革與否，美國終未必加入國聯，蓋美國國會不主張參加國外之糾紛也。此間政治批評家確信中國將反對國聯之改組，因恐國聯改組後，日本復至日內瓦而居於統制之地位也云。

美不關心改組與否

華盛頓七日哈瓦斯電，此間官場人士對於義大利法西斯黨大會要求改組國聯會事，發表意見，謂美國無論國聯會維持現狀，抑或實行改組，均不欲加入。美國不欲與聞歐洲政治之念，至今日尤為堅決。聞李維諾夫在華府時，羅斯福曾以此意直率告之。至對於會議之工作，雖願廣續參加，但歐洲方面任何政治計劃，其約束若較凱洛格白里安非戰公約所規定者尤為明切，則非美所能接受。一般人對於義大利改組國聯會計劃所可成就，頗為懷疑，類皆認為墨索里尼之巧妙策略，其目的端在充實四強條約。華盛頓明星報稱，歐洲若干小國，或認為若干大國之衛星，恒於討論政治問題之際，出而干涉，頗有不便之感。墨索里尼乃欲以歐洲各大國連蘇俄在內，主持一切，而不受各小國之牽制，墨氏並欲在國聯會及凡爾賽和約範圍之外，解決歐洲若干政治問題。

日本態度沾沾自喜

東京八日電通社電，關於義國提倡國聯改革草案事，日本外務當局，談話如下，外務省方面，刻雖尚未接到任何交涉，但據新聞電報所傳消息觀測，欲圖使國聯強化，自有令日俄德美四大國參加之必要，其中就日方言，當脫退國聯時，曾表明今後當仍協助關於國際和平工作之各種企圖，是以日方態度，將取決於此次之國聯改造案內容，是否適合於上項意旨。又義方更強調主張擴大國聯之經濟活動，以國際原料品之國際分配，關於此點，日方因鑒於世界原料品分布情形之欠公允，實成為阻礙世界和平之一因，故認為豐產原料品之大國，宜特對此事加以反省。

法國反對國聯改造

巴黎八日路透電，彭考今日在眾院言及義國主張改革國聯組織與目的之提議，謂國聯始終為法國政策之基礎，法國對於在國聯內設一唯我獨尊的機關之任何計劃，必予以反反。國聯盟約之某項條文，業已變更，故苟有以改善條文為請者，法國願研究之；但國聯之主要基礎，不許更動。渠以為目前組織之國聯，極能使各國平等之原則，與已成事實之局勢，不相抵觸，其道在以更大權力，給諸在國聯行政院中，據有永遠地位之各國，凡法國所加入之各種公約，皆在國聯結構之內，法國甚願四國公約，亦遵守國聯之原則云。

愛文諾與彭考晤談

巴黎九日哈瓦斯電，彭考在外交部延見愛文諾商談日內瓦形勢，歷一小時之久。愛文諾曾在羅馬與墨索里尼會晤，而改造國聯之議，亦起於羅馬，故彭愛二人今日談話，特別引人興趣。愛氏出外發表宣言，謂昨日彭考向報界發表談話，業將法政府對於改造國聯提議之意向，透澈說明，余抵倫敦後，與英國當道談話之時，自當顧及法國見地。余由巴黎啓程之鐘點，尚未決定，不過明日必當抵英耳。愛文諾繼於午後會晤參議院外委會主席貝朗熱，對於歐洲時局所引起之各種國際問題，舉行長時間談話云。又電，「小巴黎人報」發表一文，論愛文諾與彭考之會晤，署名者爲記者茹連氏，其文如次：當國際上討論如此重大問題之時，指改造國聯會而言，吾人以爲國聯會秘書長必不可不與法國外交當局從長交換意見，吾人此種思想，今果見諸事實矣。愛文諾本日與彭考之會晤，不僅限於交換意見，必有可貴之消息報告外長。緣一星期以前，愛文諾前往羅馬，曾與墨索里尼會談甚久，兩人會晤之前一日，墨索里尼對曾在同業團體全國幹事會席上猛烈指責國聯，墨索里尼於會晤愛文諾時，決不致不說明其不滿意於國聯之理由，及其改造之計劃。故關於此點，愛文諾必有真確消息向彭考報告也云。

貝尼斯論改造國聯

捷克京城九日哈瓦斯電，外長貝尼斯對於羅馬某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論國聯改造問題，渠意以爲國聯所遇之各種困難，既不能歸咎於其組織之不良，亦不能歸咎於盟約之不完備，更不能責備盟約對於大國與小國關係規定之有未當，以故國聯盟約縱加以修改，亦不能袪除其困難，而時局亦不能有所改進。吾人之志，在擁護現在之國聯，吾人認爲國聯盟約爲現代政治學及政治實用之完滿表現。國際上之各種困難，實由於各大國之互相鬥爭，而今日困難事最大者，莫過於各國政治制度之不同。如謂國聯必須改造，則無異謂現在之國聯應予以取銷。然以目下情形觀之，若國聯會一旦取銷，則國際狀況未有不陷於混亂者　，此吾人所期期以爲不可者也云云。

比政界贊成法立場

比利時京城九日哈瓦斯電，昨日彭考對國聯改革計劃，發表宣言，明白陳述法國對此事之態度，比國政界聞之大爲欣慰。此間意見略有兩層：第一，按國聯盟約，一切會員國對於盟約之若干條文，均有提議修改之權，惟以不妨害其根本原則爲條件。第二，目下某某方面主張之改造國聯計劃，並非以改良國聯爲目的，乃係用爲一種手段，使各主要問題，如修改和平條約之類，僅由若干大國主持，而不令其他國家參加，蓋據現行國聯盟約，則小國亦有發言之權也。一般人謂英政府反對減少各小國在國聯之權利一層，亦爲此間人士所滿意云。

小協約國擁護國聯

捷克哥西塞十一日哈瓦斯電，捷克外長貝尼斯與羅外長迪杜勒斯柯會晤後，對哈瓦斯社記者宣稱，渠所主張之小協約各國政策，已受捷克全國之贊同，此於最近哥西塞地方之斯羅瓦人及馬甚亞人歡迎迪杜勒斯柯可以見之。貝氏又謂，小協約各國對羅馬尼亞及猶哥斯拉夫兩國君主在西那亞會晤後之談判意見，已完全一致，對國聯行將改造之計劃，其意見亦相同。小協約各國以爲國聯內部以各國平等爲基礎，凡直接或間接破壞此種基本原則之改造計劃，皆爲小協約各國所反對云。

愛文諾爲國聯辯護

倫敦十一日路透電，愛文諾於英政府今日在下院開招待會時，發表爲國聯辯護文，長二千字，大旨如從前英外相貝爾福之主張，即國聯如不存在，吾人亦當創成之是已。參加招待會者，除閣員外，有兩院議員及韓德森。西錫爾等人。愛氏稱，渠承認欲得國聯信任殊之不易，以此時各國大都不信任國聯有切實處理當前大問題之能力也。軍備平等之要求，乃局勢吃緊之根本原因，但國聯盟約中從未言及平等。有人謂國聯組織，應予修改，俾條約得據以修正，但迄未提出關於此種修改之具體辦法。大多數世人現仍擁護國聯，現有必須了解者，今日世人所當取舍之兩物，不爲國聯與另一更好國際機關，但爲國聯與一完全無法紀制度耳。修改或改善國聯盟約之惟一切實方法，須由內發生；如拋棄盟約，則全部人類之進步，

將閉倒車，而入於一種不堪設想之時代中矣。

築室道謀之裁軍

義國外次訪問德國

羅馬八日哈瓦斯電，義外次蘇維治赴柏林報聘，此事可視作裁軍會議延會時預定之國際談判之一幕，更可直接視為德國退出國聯後義德間談判之一幕。義德兩國間此種談判，普魯士總理高林氏之遊歷羅馬，已開其端，蘇維治之赴柏林，係受德政府之邀請，此意乃德國駐義大使哈塞爾前日由柏林回羅馬時面達墨索里尼者。吾人於蘇維治赴柏林之機會，可以說明義大利本國似已準備允許德國在原則上所有之兵力，增加兩倍，惟自李維諾夫與墨索里尼會晤後，或將蘇維治以蘇俄見地為詞，以節制德國之要求云。

德國對法提出要求

巴黎八日路透電，希忒拉曾親將德國之要求交法大使轉呈法政府，今日法政府已收到該項文件，其條件內容，雖尚未公佈，但據官方証實，其內容與希忒拉平時所聲明者大致相同，即要求修改凡爾賽和約及軍備平等，並稱若法允將薩爾區域歸德國，則德法兩國可永無戰事云。法政府現擬在國會財政辯論完畢後，對德方要求正式答覆，但須俟駐法大使由倫敦返來，聆其報告，及星期四日法政府與捷克外長貝尼斯交換意見後，始行送出，仍準備由駐柏林法大使轉交希忒拉云。

德贊同英首相計劃

倫敦十日哈瓦斯電，關於歐洲軍備問題，最近英國表示允許德國一部份重整軍備，但另一方面，英政府主張由德與其各鄰邦訂立互不侵犯協約，以資保障。但欲使法國獲得滿意，對於德一部份重整軍備不得表示反對，則僅恃互不侵犯條約之保障，殊有未足，而裁軍公約中之監察組織，實當加以特別重視。蓋此項協定，倘欲求其切實有效，而為有關各方面所接受，則必須設立嚴密之監察制度，方能使法國方面，有所慰藉而安心也。聞希忒拉表示接受麥克唐納之裁軍計劃原案，按該案係本年三月十六日在日內瓦所提出，主張法國軍隊，限四十五萬，義國軍隊限十五萬，德國依凡爾賽條約，限制軍隊十萬人，以後可增至軍隊二十萬人。但本年九・十月間，英法美三國在倫敦巴黎談話後，英國將麥克唐納計劃，加以修改，於十月間提出日內瓦，德國即因此退出裁軍會議。麥克唐納之裁軍計劃原案中，主張對於監察制度之保障，加以徹底研究。雖麥克唐納原案，對於如何研究監察制度，未有確切之規定，要之監察制度如能實施，則此種保障，其有助於和平，不遜於互不侵犯條約，此層固為麥克唐納原案所承認。此種計劃，欲謀實施，至今尚伏有重重之難關，一般人知之甚詳。但柏林方面所表示之態度，當不致反對將監察問題重加研究，因此倫敦方面，認為英政府已命駐德大使斐浦士於下次見希忒拉時，要求將此項問題，提出討論云。麥克唐納之機關報「新聞通訊報」頃載一文，題為解決裁軍問題之一新企圖，其所指示之方法，頗關重要，殊有加以介紹之必要。該報略謂，裁軍問題今又以麥克唐納原案為討論之基礎矣。麥氏原案包含裁軍監察常任委員會之一章，即原案第五章，該章內應加入一項規定，將軍事行動中最必需之礦產物，列成一表，而加以監察。其監察方法，應根據簽約各國現在商業上之需要，以定此類礦產物之分配額。其辦法與麻醉品公約規定，依照現在麻醉品之醫藥上需要，以決定各國分配額，正屬相同。至於未簽字公約之國家，即凡不願受常設委員會之監察者，則不能獲得依照該國商業需要之比例分配，蓋因未簽約之國家，不能保證其分配所得礦產物之用途故也。此種監察制度之實施，應依照麻醉品公約之實施方法，在各簽約國國內，設特許專賣制度，以加限制。在國際方面，則設一中央監察局，各簽約國須常期向該局提出關於販賣軍用礦產物之報告。若是則目前軍用礦產物輸入及輸出統計之異常狀態，不難洞明，而軍用礦產物之秘密供給，亦無法隱瞞矣。此外並可施用搜查權，以免私運，所幸礦產物不若麻醉品之易於藏匿，故此種監察制度，必較麻醉品之監察，易於收效。惟此項問題，向為一般人所忽略，目前實有加以審議之必要云。按月前英國報紙載稱，坎拿大所產之鎳輸入德國，一年來數額倍增，鎳係製造軍用品之所必需，故英國報紙以此為德國秘密擴張軍備之證。「新聞通信

報」所提出之主張，或即因此所引起，亦未可知。

法德兩國談判開始

巴黎十一日合衆社電，解決歐洲裁軍糾紛之法德直接談判，已於本日在柏林與巴黎兩地開始，希忒拉與駐德法大使彭賽在柏林協商，而法外長彭考亦與德大使庫斯特在巴黎協商。據聞彭賽與希忒拉談話時，曾請希氏說明所傳德方要求將國防軍軍額增加三十萬人之說云。按法德談判係因德國退盟而起，裁軍會之能否成功，均繫於法德能否妥協一點。此次談判係於法方接到德國之建議後，立時舉行，有若干觀察人均懷疑兩國是否能獲得妥協，因德方要求軍備平等與修改凡爾賽和約云。巴黎十一日路透電據柏林消息，希忒拉今日延見法大使彭賽，談甚久，聞彭賽因希氏要求德國當置常備軍三十萬人，曾請希氏表示對褐衣隊之態度。駐法英大使賓萊爾明日可由倫敦返此，捷克外長貝尼斯則於星期四日可到，彭考俟與兩員會商後，答覆希氏之要求。

法不重視德之建議

倫敦十二日路透電，路透社探悉，駐法英大使賓萊爾與英閣員在過去數日中之談話，集中於德國對於裁軍之態度，及希忒拉對駐德法大使彭賽而發之建議。查希氏建議對法談判將薩爾流域交還德國，不必待至一九三五年之公民表決，同時德國要求得置陸軍三十萬人，但僅有九個月至十二個月之訓練，德國並得置國防戰具，但僅可逐漸設備。據路透社巴黎電云，此種建議，似未能為法德間擴大其裁軍談話之根據，法外部否認希氏曾作切實性質之建議。聞希氏之提議，決不為法國所重視，但非法國單獨所可為者，法國業已明白表示不能討論或成立關於薩爾問題之協定，因此事須留待國聯解決之也。巴黎人士多信德國重置軍備，現已達到希氏所提議之程度，此即德國堅決拒絕檢查或監督軍備之一原因云。

韓德森演說袒德國

倫敦十二日電，昨夜英下院議員歡迎國聯秘書長愛文諾私人宴會時，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氏曾發表一動人之言論，緣國聯秘書長在同晚，關於裁軍大勢，發出宣言之後，張伯倫氏即要求韓德森發言，答覆所發生之各問題。韓氏因事先並未預備演講，故頗呈驚慌之狀，氏之言論雖極荒謬，然證明其思想激昂。韓氏之言曰：「德國之退出國聯大會，今不以奇怪視之。」又言，德國直至十月十四日，對於一切裁軍會議，向持極忠實與合作之精神，今日凡譏刺德國者，應當切記，其國家於世界大戰終止之後，所已為者為何事。韓氏繼云：「所謂戰勝國家，制轄德國，已經十五年矣，最後許可德國平等待遇，但當今之日，各國之自食其言，已成為不可否認之事實。結果德人之怨恨日深，直至今日，何人能可遏止衆怒。」韓氏最後報告聽衆，謂其他歐洲各國，果曾在適當時間，略改善對德之態度，則德國不脫離裁軍會，亦意中事云。英下院守舊議員等於聽聞韓德森宣言之後，表示不滿。彼等譴責韓氏，認彼有進攻與冒犯法國之舉動。韓氏答覆，則言彼實無侵犯任何人之意，但彼於與記者談話時，言彼之所云，意在完全主持公道。愛文諾氏之答覆宣言，純粹以條約性質，彼對排斥國聯言論之辯駁云，平等條款，在國聯定章中並無存在，在事適當之修正國聯章程建議未提出之先，尚不能預言其是否有修正必要云。

法對韓詞將生反響

倫敦十二日哈瓦斯電，昨日韓德森在下院外委會演說，外間紛紛評論，「巴黎晨報」駐倫敦記者對韓氏演詞，謂集會之筆錄，渠未嘗寓目，茲據當時在場之下院議員言，韓德森似曾對法國歷任內閣在日內瓦所採之政府，加以攻擊。並謂法國內閣之時時動搖，為裁軍會議敗失之主要原因之一。韓氏似又謂渠早已與德國前總理卜魯寧意見接近，若能依渠之意，則自若干時以來，必已與德國妥協矣。韓氏甚至謂從前德國加入國聯時，各國曾正式允許日後對於軍備限制條款有讓退之可能，然此種諾言各國至今拒絕履行。韓氏似又謂德國國社黨之得入主政權，毫不足怪。「每日郵報」相信韓德森之言，發生極大印象，恐此事下院不免提出討論云。

日對海會未雨綢繆

東京十二日電通電，日本外相廣田為進行一九三五年度海軍會議準備起見，已在外務省內，組織外陸海三省聯絡委員會，預商此事。據聞其所擬應付方針，大體如下：(一)使一九三五年會議，成為限於討論軍縮

倫敦條約所預定海軍問題之會議。(二)在一九三五年會議中，日本當立脚於應受既存海軍條約任何規定之拘束，而居於絕對自由的立場之既定事實，現外陸海三省當局，似愈注對一九三五年會議，臨以上述之毅然的態度。(三)關於應由日方提出之海軍問題具體案，當依照維持日本尊嚴及國防絕對安全之兩點，從事審議，作成方案。(四)去年十二月，日方向裁軍會議所提出之海軍縮方案，顯與一九三五年會議無關，故其對於一九三五年會議之提案，可不受該案之拘束，因而該案可謂已隨國聯裁軍消滅而自行消滅，殊無由日方特事撤回之必要。(五)一九三五年會議，應僅限於討論海軍問題，故絕對不許在該會議中談及「滿洲」問題。(六)若果有議及「滿洲」問題之必要時，當由日方積極行之，且可考慮先向關係各國作此項通告之方法。

中東歐團結運動

民族合作組織和平

猶哥斯拉夫京城八日哈瓦斯電，保加利亞國王波里斯王偕國務總理慕洽諾夫及西利爾親王，將於本星期日午後行抵此間，拜訪猶哥當局，作三日勾留。最近數月以來，巴爾幹半島各國間進行互相接近之大規模運動，最初由猶哥斯拉夫及羅馬尼亞兩國國王會晤，猶王繼作保加利亞土耳其及希臘之行，其後羅馬尼亞外長迪杜勒斯柯遍遊巴爾幹半島，而至土耳其時，保國及希臘總理亦作相當活動。此項運動之用意，蓋欲以各民族合作之法，組織和平。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稱，保猶兩國國王會面之時，當將最近猶國所提議之巴爾幹公約，予以研究。此項公約係以下列條件為基礎，即在若干年間，巴爾幹半島各國領土維持現狀，由猶國以經濟上各種利益，畀予保國，以作抵償云。

保王訪猶大受歡迎

猶哥斯拉夫京城十日哈瓦斯電，保加利亞國王波里斯偕后及總理慕洽諾夫頃來猶京，猶王亞歷山大特赴車站迎迓，當與保王同赴王宮，沿途居民，歡呼萬歲，表示熱誠。兩王及政界方面，大為感動，各報均以全頁刊載保王來訪之消息。又十一日電，保加利亞王波里斯及總理慕洽諾夫之拜訪猶國當局，在輿論上發生重大影響。猶總理賽爾舒其臨宣言，保猶之接近，進步如此迅速，故吾人認為兩國國交，直係一種革命，固不僅演說而已。此間報界一律認為目下之事，有歷史價值，各報並轉載外國報紙之評論，尤注意於法國報紙之論調，並謂東歐各國，可為西歐各國之模範云。猶哥斯拉夫國京城十三日哈瓦斯電保加利亞國王波里斯偕后及國務總理慕洽諾夫本日午後二時啓程返國，首途前，慕氏向報界發表宣言，謂渠隨國王此來，極感愉快，兩國民族，猶如手足，當將種種障碍，予以排除，則友誼必有增進云。

捷羅談判結果圓滿

捷克首都西京十一日哈瓦斯電，貝尼斯與迪杜勒斯柯在此間會晤時，有民衆數千，聚集門外，表示歡迎小協約各國之團結，兩外長乃至露台上對民衆稱謝，謂小協約已成一種政治上之實質，不久將成為經濟上之團結。然在事實上，三國在心理上早已彼此結合，三國人民之志願，在維持和平，但如有人侵犯三國領土之完整，則三國準備以兵力自衛。迪氏旋對報界宣言，修改條約決不可能，小協約各國決不放棄現有之領土，此種決心，已屢次表示矣。凡作修改條約之宣傳者，皆為一種不合法及危險之舉動。中歐現在之邊界，為數世紀以來演變之結果，且為業已決定之事件，各外國要求修改和平條約，不惟非法，以為仇視吾人之舉動，因其干涉各主權國之內政故也。修改條約無異作戰，然吾人固希望維持和平，因此吾人反對修改條約，小協約各國會議下屆集會之期，定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云。

法新閣渡過難關

巴黎九日路透電，薩丹內閣在衆院中應付多方攻擊，頗能表現其驚人力量，今夜居然博得兩次多數信任票。財政案第一條以四零三對六三票通過，第六條亦涉及公務員減俸者，亦以三四五對一五八票通過，而二次投票中，以第二次為尤可表明現政府之力量，蓋一五八票代表右翼諸反對黨

，社會黨本在反對減俸者之列，在第一次比較力量時，既不參加辯論，且退出會場，放棄投票，但在第二次投票時，則加入投票，結果勝利仍屬政府。惟財政案尚須經過參院之核准。料參院必修正衆院原案，而注重於多樽節而少捐稅之方面，屆時原案或將退回衆院二讀。其後果將爲參衆兩院間之角力，卒使原案變其原來面目，而置政府於虛弱，但尚有生氣之地位。政府至是，將對於希忒拉關於軍縮及墨索里尼關於國聯改組之辦法，提出答覆。如國際情形愈臻尖銳化，則法國或將組織全國一致之政府。蕭丹在衆院投票前，曾發嚴重警告，請勿延長政潮，致引起國內之擾攘，與國際投機家之攻擊。謂法國雖表面寧靜，實則惶擾，好事者煽惑人民，要求解散國會，修改憲法，法國牆上現已貼滿驅逐衆議員之傳單。渠願用法律所賦予之各種方法，以保衛國會，但國會亦必須爲渠後援，俾國民得知國會能盡其職云。

英政府警告愛爾蘭

謂勿閉塞和平門戶

倫敦八日路透電，英殖民大臣杜瑪斯今日在茵福地方演說，謂英愛爭執斷非發長距離之議論或空談所可解決，英政府不欲閉塞榮譽與永遠和平的門戶，榮譽與和平必須承認協定一經成立不能片面取消之原則。麥克恩弟爲自由邦負責閣員，近曾謂愛爾蘭人民欲得友好的合作，吾英人亦欲友好的合作，假使余被迫發一警告，則余所可警告者，乃自由邦人民須知經濟爭鬥現漸使此邦人士能與現狀相適應，並須知永遠市場，行將喪失之眞正危險。吾國人民已習慣於變更的環境，而知如何與之適應矣。此種事實表示爭議久不解決之危險，工商業與國家榮譽，無一不與條約神聖之原則有關。此爲簡單問題，余請凡勒拉相信余所發英政府始終未閉塞承認條約神聖之基本原則者之榮譽與永遠和平之門戶云。

凡勒拉嚴對反對黨

都伯林八日路透電，南愛自由邦行政主席凡勒拉現取更嚴峻之計劃，制止反對黨之活動，今日發出布告，宣布少年愛爾蘭公會在公安律下，實不合法，該會會員如稍有挑釁行動，可加逮捕交軍法處訊辦。軍法處對一切政治犯，有無限制之懲罰權，或加鞭撻，或處死刑。藍衫隊領袖沃杜斐將軍見此布告，大爲驚異，謂該會會員當視爲屬於愛爾蘭自由邦政府國會中之反對黨，該公會今仍將繼續活動。沃氏又指該布告爲政治上絕大的違法行爲，毫無道德上之理由云。

西班牙發生騷亂

西班牙自本月初間發生選舉風潮，而有不穩。

保皇黨發革命宣言

巴希隆那九日路透電，西班牙又有捲入革命之危險，皇黨已發表宣言，稱革命將於今日爆發。此間形勢嚴重，警察一律雙崗，軍人悉歸營防。各監獄囚犯稱，獄監日强迫渠等加入革命之事。巴城邊郊炸彈爆發，已有數起。又電皇黨發出今日將起革命之宣言後，加泰隆地方發生劇戰，暴衆擬焚毀某工廠，但民團開槍擊之，衆乃向巴希隆那竄走，此間屢接放槍及炸彈爆裂之情報。

亂事蠭起全國恐怖

馬德里十日路透電，全國各處亂黨，自昨日發出宣言書，勸國人毀滅國家，並奪取銀行及富人房屋後，騷擾愈甚。洛格羅諸省傳來駭人消息，據謂赤化者刼取民團妻子，而强使之爲前導，亂黨在後，向民團射擊，致民團無法抵禦云。現知死於亂事者，不下六十人，而傷者數百，被捕者逾千。格拉那大有修道院與教堂各一所，全被搗毀。又有教會六所，被人縱火，各處汽車多被人攔阻，車被推翻，而車客被擄。凡倫西亞城外發生慘禍，亂黨毀路，致快車傾覆，死二十人，傷四十餘人。亂黨先置一炸彈於路橋上，機車甫駛過，而炸彈爆發，客車遂墮於澗中，司機者獨不受

傷，步行若干哩，至最近車站報警。受傷車客，呻吟四小時，目覩亂黨將路軌拆去，以阻救應車駛來。有一車客受驚發狂。赤黨活動之中心點，似在沙拉哥薩，該處亂黨踞於教堂塔上，及住宅屋頂，向下襲擊，歷三十六小時而未已，致死傷多人。該處民政長今日訓令以軍械供給義勇兵，保護修道院，平民願充義勇兵者頗多，而公署僱員亦皆攜有手溜彈，藉以自衛。聞巴達卓士省之駐軍，今日午後譁變，民團爲和解此事，以免滋事起見，派員與叛兵接洽，叛兵准來使近前，但旋即開槍擊之，死下級軍官二人。亂事中女子頗爲活動，彼等私帶手槍與彈藥，接濟亂黨，以避警察耳目。

馬德里十二日合衆社電，本日西班牙革命活動之危險，大見減少，惟政府宣布，仍將繼續作嚴格之防備，並對於無政府黨，社會黨及共產黨各機關，作密切之監視。據非正式估計，最近衝突之結果，死一百另三人，傷二百十五人，今晚政府方面所接各省來電，表示全國安靜，漸已恢復，惟仍時刻發生暴動，故必須有大批軍隊在警戒中。

革命危險漸見減少

巴拉圭戰勝玻里維亞

巴拉圭京城七日合衆社電，汎美大會頃方在烏路圭京城討論和平解決格蘭察柯糾紛之頃，巴玻兩國本日繼續劇戰，據巴拉圭陸部正式宣布，巴軍於力戰後，佔領玻里維亞之亞立瓜陶雅砲台，獲得大批輜重與軍火。據聞巴方並在剛德拉方面大敗玻軍，俘虜玻軍極多。巴拉圭京城十二日路透電，今夜巴拉圭京城慶祝巴拉圭在格蘭察柯森林地之勝利。聞玻里維亞兵士降者一萬三千人，許多大砲，坦克車，及子彈數百萬發，均被巴軍奪獲。衆料經此決戰，兩國間五十年來之爭執，可從此解決。在此戰事，歷時十八個月，在最初一年中，雙方互有勝負。據玻里維亞言，巴拉圭首先襲擊其砲台，致起戰禍，至去年八月底，始正式宣戰。巴拉圭當時立即徵發軍隊一萬五千人，大舉進攻，而玻里維亞則因道路不良，且極迂曲，計長千哩，戰地與接應地之距離，倍於巴拉圭，致在三個月內，陸續被迫退守。戰至五個月內，巴拉圭之攻勢始止。玻軍隊死傷不少，此後玻里維亞乘巴拉圭不備在雨季中反攻，奪得巴拉圭砲台六座，並奪回已失之玻里維亞砲台八座，至是戰事趨於沉寂，僅有偶戰。今據戰訊，則玻里維亞軍隊卒不能支持，勝利終歸巴拉圭矣。估計格蘭察柯戰地前後死者，不下萬人，傷者猶不止此。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止

（記者）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五

▲黃紹竑自綏遠抵平。

十二月九日 星期六

▲張繼馬超俊等自滬啓程赴粵。

▲陳濟棠召集留省將領會議，決於必要時縮短防線。

十二月十日 星期日

▲汪到滬訪宋子文孔祥熙。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張繼等抵港，即訪胡漢民。

▲汪發表廣州共禍紀念文。

▲第三黨宣言解散。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張繼等自港入粵。

▲英使藍博森自滬歸國，馬可尼同船行。

▲劉崇傑自滬赴德使任。

▲府令，任蔣中正爲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決褫革陳銘樞李濟深蔡廷鍇各軍職。

▲張繼等抵廣州，晤陳濟棠。

▲閩府議決分福建爲四省，任何公敢爲閩海省長，阮淑清副；薩鎮冰爲延平省長，郭冠傑副；戴戟爲興泉省長，陳公培副；許友超爲龍汀省長，徐名鴻副。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中常會議決四中全會展期至明年一月二十日舉行。

▲黃紹竑離平返京。

論評選輯

吾人對於政治上之信念

吾人不滿意於政治之現狀，無庸諱言，因之希望政治之改造，亦為當然結論。但借口改造政治，而用破壞統一之方式，訴諸武力之辦法，吾人殊未敢贊同。吾人所願矢力者，促進各方之覺悟，增進社會之智識，俾得成熟健全之團體，造就有為之領袖，提綱挈領，旋乾轉坤，羣策天下人材，分頭盡力改革中央及地方之政治，庶幾可挽救危亡，再造中國耳。

假使對於政治現狀認為滿意，可勿須改造者，吾人之言當然逆耳。假使認為政治改造，可不擇手段者，吾人之言亦必然拂意。前者吾人敢斷言認識之程度或有差，而完全滿意於現狀者，要不多見，不過若干人認為可維持下去，若干人認為維持不下去，必須早日着手耳。對於後者，更有人認為吾黨主張，極為矛盾，蓋既主改造，又擇手段是也。但吾人以為此係中國現在的事實使然，無可如何者。何以言之？中華民族現在力爭存亡之點，國際已重於國內，苟統一國家先不存在，分裂宰割將聽諸他人。況遠東備戰風雲日緊，已成事實，此時中國對外，倘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名義，則前途危險將不可思議，又適非過去民國二十二年之國際情形可比，政治未及改造，國家或先失存在，一也。二十餘年來，中國各方破壞工作已達極點，若再事循環之內戰，則民之不存，國將安傅？政治未及改造，人民或先失生存，二也。要之，觀於現實政治，不能超越事實，吾人須知中國領土區域太大，政治範圍太廣，人民平均智識太低，生產機構能力太弱，實作人材既少，想當領袖者又多，主張極難澈底，破壞不易收束，此就本身而言者也。加以海禁大開，租界林立，敵對人物，無法消滅，此倒彼起，極為容易，而國際關係複雜，隨在有利用之人，國內思想變遷，到處多派別之爭，每一事變，均不免背景存在，投鼠忌器，力有所礙，此又就環境而言者也。故認為中國國家今日之狀況，與歷史上陳列事實，絕對不同，與各國間經過情形，亦復迥異，政治上改造，完全欲抄襲歷史陳文，引用各國先例，以獨立戰爭之方式，收政治革命之成功，大非易易，廿餘年來，覆轍相循，絕非偶然。大抵愈戰而兵愈多民愈苦，兵無以為養，民無以為生；一也。戰事愈糾纏，政治外交愈複雜而愈腐敗，不可收拾，二也。前戰之根未除，後戰之因復種，永無政治上改革之機會，徒使恩怨日多，意見日深，倒行逆施，各趨其極，三也。此種事實，早已昭昭在人耳目，且為吾人親身所經歷，迴溯實例，如數家珍，故再欲按此老辦法以謀政治上之改造，吾人竊期期以為不可。吾人認為今日言政治改造者，至少應以廿餘年來之失敗事實為鑒，不破壞統一，不訴諸武力，從

促進各方覺悟，增進社會智識兩點着手，使文治輿論增加力量，武力發揮減少效用，力有逐步走上改造政治軌道之日，其進行雖緩，其途程最穩。諸以武力謀政治之解決者，反爲捷徑。此證以廿餘年來政治上循環之武力破壞，一無成功，且愈趨愈下者，當知吾人之言，不難爲書生之論也。

吾人本此意志，以希望政治上之改造，且思有以致其棉薄，故本身決不加入朝野任何局中，祇期站在一個普通國民立場上發言，完全持是是非非之主義，對於任何人物，均無成見，任何事件，均無私念，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尤其關於政治，平時對於政府及社會各方，均盡量忠告，期大家自動的向改造政治途徑邁進，以免不平者多所藉口，致事變之釀成，坦率陳言，未嘗稍懈。迨覺禍機將來，又復多致警告，以期各方自動的挽救於萬一。不幸而遇事變，無論其內幕原因若何，尤一概坦白的述其所見，一方不以破壞統一訴諸武力爲然，一方更希望政府檢查過去，從事改造，以解除目前之紛糾，消滅將來之隱釁。且爲社會一般陳述國際國內之情形，以期大家明瞭事實，乘機協助政府改造政治。盼之既殷，言之必切，縱使各方或皆未必滿意，而吾人站在國民立場上之觀察，其自信固如此，何能棄其所信，毀其所守，而一如寒蟬仗馬，求容取巧，糊塗過去耶？

雖然，吾人自信如此，而亦何可期信於人人，故所有言論，一任批評，從不辯解，譽之毀之，兩不置念，既無洋洋之意，亦無悻悻之色，蓋方共同憂國之不暇，有何意見情感之足爭？此八年中，政府及社會各方曾予以不少諒解，吾人皆處之如常，亦曾偶生一二誤會，吾人亦安之若素，惟吾人竊志，固始終如一，任何人皆可舉以坦白相告，有如上述也。

（錄十二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英愛糾紛之重要性

英愛糾紛日來突呈緊張之象。自由邦主席凡勒拉氏前曾有文件致英殖民大臣杜瑪斯，探詢英帝國對愛建立共和政體之意態，問鼎輕重之心，溢於言表。並預期英方以惡聲相報，藉爲宣傳反英之資料。乃杜瑪斯五日在下院之答覆演詞，輕輕抹煞凡氏之要求，而措詞尤渾涵圓融，無片言隻字涉於意氣，致令愛方引滿待發之利鏃，無的可放，此一幕鈎心鬥角之活劇，煞是可觀。然雖有此，究未足解南愛人士之缺望。今後英愛關係之推移，誠爲一值得注意之國際事件也。英人向自負領土遍布五洲，嘗有「英旗所在之地，日照永久弗落」之豪語。顧今日如何者？尾大不掉之勢，久已養成。坎澳南非，羽毛豐滿，儼如獨立，英國外交政策，時時感受其掣肘。愛爾蘭與印度，尤爲帝國心腹之痼疾。而躬親兩國獨立運動之人，凡勒拉與甘地，又均爲富有戲劇意味之國際名角，尤富號召世界觀衆之力，在英帝國政治與經濟雙方離心力與向心力兩種趨勢掙扎激盪中，世界一般帝國主義盈虛之消息，從可著卜也。

查愛爾蘭與英國兩國，在人種，語言與信仰各點上，均不相同。英人爲盎格魯，薩克遜族，愛則爲塞爾特族 the Celtic。該族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已移居愛爾蘭。其語言爲蓋列克 the Gaelic，與英語迥異。其信奉之宗教，則爲天主教，而非新教。民族特性，富情感，好鬭爭，雅嗜詩歌，著名之詩家與戲劇家不世出。英國征愛始於一一六九年英王亨利第二之世。其後兩族不睦，時相爭鬩，最著者如英女王以利莎伯朝之變亂，克侖威爾獨裁時代之屠殺，愛民之氣，均遺有不可磨滅之印象。一八零一年英

遺統一法案成立，英愛相爭將以力平解，愛爾蘭大主教從而斡旋。此後英自由黨首相愛斯奎士氏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已獲得英王之允准矣，會斯時大戰勃發，此案遂歸擱置。但在歐戰期中，愛爾蘭助英作戰甚力。一九一九年，愛爾蘭反英運動突又勃發，首次成立共和政府，人民互相兇殺，國內騷然。終有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英愛休戰條約之成立，今主席凡勒拉氏即當時與英方談判之人也。締約結果，英承認南愛獨立，許以自由國之地位，而陵替之爭執，遂亦伏根於此。

英愛糾紛最近之一幕，起於去歲二月間愛爾蘭總選以後。當時前新芬黨首領凡勒拉推倒柯斯格萊夫氏之長壽內閣而執政。凡氏父為西班牙人，母籍愛爾蘭，幼生於紐約，長受教育於都伯林大學，曾任數學教師，其後奔走革命，組織新芬黨，一九一八年被推愛爾蘭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一生瀕死與下獄者屢，故凡氏之要求建立愛爾蘭共和，實具有歷史的背景也。顧凡勒拉在愛爾蘭政治上之地位，頗與甘地相侔。甘地為印度國民運動中之緩和派，凡勒拉氏亦然。其所採實現共和之蹊徑，力主緩進。凡氏政策計有二端，一為廢棄南愛憲法中忠順英王之誓詞，一為扣留地租年金。查上項誓詞之規定，載在一九二一年英愛條約第四款，其詞曰：

愛爾蘭自由邦議員宣誓詞，應按照下列方式：余某某茲以莊嚴態度矢忠遵法律規定之愛爾蘭自由邦憲法，並因享受英愛共同公民資格，且因愛為不列顛帝國之一員，故願效忠國王喬治第五陛下，及其合法之後裔。

按照凡氏見地，以為憲法上之誓言，並非條約規定的義務，故其廢除，英國當然無權干涉也。至於地租年金，乃係愛方償還英政府借予愛爾蘭農民購地之款。其常年應償數為英金三百萬鎊，至凡勒拉執政時，其未償清之款，尚餘七千六百萬鎊。凡氏主張按照一九二零年成立之愛爾蘭政府法案，此款應歸南愛政府承享，英政府在法律上，不得提出要求。至於一九二六年英愛間成立之財政解決案，則凡氏認係雙方政府擬定之辦法，並未經雙方國會之批准，故不能生效。自凡氏進行上述之政策後，英愛雙方糾紛突起，坎拿大等各自由領雖從中調解，但迄無效果，而提交仲裁之議，又以雙方對於仲裁組織方法，各持異議，扞格難行。以是英愛關係之癥結，殊如一年深日久之瘤，惟有於積潰爛，縱有陀扁，亦無從診治之也。

在上述糾紛外，英愛經濟情勢，尤形嚴重。據一昨報載，英殖民大臣杜瑪斯氏八日演說時，曾警告愛爾蘭人民以經濟戰爭之危險。查愛爾蘭對外貿易，其百分之九十須仰賴英國。據調查當去秋英愛經濟戰爭開始之頃，其第一個月（八月）之貿易影響，輸入較上年同期減少七十七萬四千零二十二鎊，輸出減少一百八十九萬零三百五十一鎊。即牲畜一項損失亦達九十萬零一千六百十六鎊。火腿輸出失去三分之二之市場，鮮肉失去六分之五以上之市場，家禽銷路少五分之四，卵類銷路少三分之一，牛油輸出減少百分之五十二。另據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財政年度終了時之全年貿易額報告，稱上年貿易總額值英金六千四百七十四萬二千二百七十八鎊，前一年則為八千六百二十一萬另八百六十五鎊。據以上數字，兩國經濟戰爭結果之嚴重性，不難隅反。英國在此戰鬪中，除快一時之意氣外，料亦不能有所收穫耳。

愛爾蘭政黨形勢，與研究英愛問題，亦具有莫大關係。據愛京電訊，凡勒拉氏將以嚴峻手段，取締反對黨云云。查愛爾蘭政黨為數頗多。凡勒拉氏所領袖者為和平派之共和黨Fianna Fail，其政綱在脫離英國，建立一獨立共和國，其步驟則主張漸進。其經濟政策則贊成保護主義。一為建設國權黨 Cumann na ngaedheal ，以柯斯格萊夫氏為領袖，主張親英，並履行一九二一年條約。尚有一農黨，隸屬於國權黨旗幟之下。一為勞工黨，主張一般之社會改革。此外尚有極端共和黨，其中更分政治與軍事兩部，屬於政治部分者，為新芬黨，屬於軍事者為愛爾蘭共和軍派，其中一部

分，即含有赤化色彩。至於沃杜菲將軍領導之藍衫隊（又名國衛軍）於今年七月二十日，方始在都伯林成立，爲陸軍同澤社A.C.A.所改組，爲一反共之法西斯組織。觀愛爾蘭政黨情形之龐雜如此，凡勒拉氏身處左右黨派間，猶遇內外之夾擊，於此一點，其政治地位，殊酷似甘地也。

朋嘗論今日之國際關係，其爲經濟勢力所支配，非僅較重於受政治之影響。至各國所採方式，則將於合作與自給兩途，抉擇其一，而揆諸目前形勢，則又以趨向後者爲有力。自今夏世界經濟會議破裂以來，此種趨勢，愈趨明顯。愛爾蘭今後或亦將循此途徑，而努力爭得其政治與經濟上之獨立權利。苟如是則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沒落危機，殆將愈演而愈形深刻乎？

（錄十二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第三黨宣告解散

第三黨本爲秘密組織，在閩變發生以前，未嘗爲公衆所周知。閩變以後，該黨主要分子黃琪翔章伯鈞徐名鴻輩，在福州僞府，占據重要地位，而閩方各種法令條教，又多與第三黨向所標揭者相合，以是該黨之名，乃爲中外注目，緣其思想距共產主義甚近，是以各方多懷疑於閩局，而閩與港粵方面，更因是扞格不能相容。日來閩方似頗銳意右轉，以冀和緩廣東方面之空氣，潛移南北中外之觀感，即第三黨之宣告解消，亦未始無此作用。所不可知者，國號已改，正朔已易，黨旗已廢，黨義已黜，將何說以求與港粵復合？且也，李濟深上月由港赴閩，瀕行語人，並不諱言與贛共軍事合作，另據福州消息，僞府開會之日，曾公然將接濟共匪九十萬元，列諸議案，其中有現款三十萬；槍械三十萬，物資三十萬，此等事實，知者甚多，港粵閩果妥協，不知將何以了此一場公案？邇來南中報告，諸多矛盾，然而最低限度，港粵似無與贛共間接携手之理，是以第三黨縱令解散，若不將聯共關係剖釋明瞭，恐閩粵仍難合作，蓋自常理論之，世間多無所不爲之人，然有所不爲者，要亦不能無人，故僅僅解散第三黨，不必即爲閩局轉變之徵也。

抑吾人尤有感者，閩粵港之於中央，皆有對人問題在，說者且認爲在此一點上，三方不無融合一體之可能。然而汪院長前日在滬，表示甚明。一則曰：軍事當局，不能遽去。再則曰：本人可去而來者須有辦法有担當，其說固有理由。吾人猶憶民國二十年歲末，軍事當局亦嘗退休，乃卒迫於事實，强之復起，今日情形視前年更複雜，數十萬大軍之收拾，數千里赤區之善後，皆是實際問題，豈能無辦法，無準備，一以無責任之態度處之？假令因對人之故，果不惜訴之兵伐，或不辭提挈贛共，則港粵立場又何在乎？由是言之，第三黨之取消，在今日直無多大關係，而重要關鍵，仍在是否因反對中央而甘與贛共提挈，此不特對福建應有此問，即對港粵亦應以此相質，蓋因對人而用兵，已非國人所願聞，如因專力對人之故，手段在所不擇，則益非國民心理所許也。

今自張繼等奉派南行以後，一方盛傳勸西南中委入京，一方則汪院長表明出處態度於前，著論紀念廣州共禍於後，益使國人感於領袖團結之匪易，國難前途之莫測，盱衡時局，憂心如擣，竊願舉日本松岡洋右最近宣告脫黨之事實，告之國人，以見彼邦識者之團結國民運動，視我國之分崩離析爲何如？按松岡洋右非他，即日本出席國際聯盟之首席代表，去年代表日本宣告退盟者也。歸國以還，衆庶景仰，氏乃自處淡然，少所表見，本月八日突向所屬之政友會聲明脫黨，且辭去衆議院議席焉。氏於聲明書中，劈頭即稱：『在今日國家立於興亡歧路之重大時機，比較任何事尤爲切要者，惟在國民以其所有之能力，綜合統一，使一國眞成一體，斷行內外之國策，用以打開國難，是故凡有足以阻害國民和衷協同之權者，悉宜清算。』氏本此理由，以爲所有國內一切黨派的政爭，階級的鬥爭，皆應停止。夫以日本居於侵略者之地位，年來惟日孜孜，片刻不懈，在軍事則海陸空軍，努力擴張，軍需工業，昕夕發展；同時復以合理的工商組織，利用其勤儉服從之人工，製出廉價之貨物，傾銷世界市場，雖使各國側目而視，終於莫可如何。以彼憑藉如此之厚而有力，憂國之士，猶復困心衡慮於國難之嚴重，高呼解消政黨，企圖完成全國國民一致之結合，此其意志之强，決心之堅，夫豈我國智識分子所可幾及？矧方今舉國紛紛，皆不過爲三五領袖實豆相煎，自戕國脈，苟以松岡之主張爲準，則第三黨之解散，實爲當然之尤。吾人所爲臚舉松岡之言者，冀動黨國領袖萬一之聽而已，雖然豈可望哉，豈可望哉？

（錄十二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滬寧車次雜詩三首　秋岳

遙雲作零雨畦塍雜焦黃柏葉翻復隱熒然知深霜妥
秋且不留歎我勞未央本州軍初興制置殊張皇衆說
久顚倒易暴因其常巨浸必稽天不溺疇求方絕學或
無憂撫我氷雪腸

昔爲鶴市游別殆十七載欲吟東園石但有夢痕在夜
車穿吳閶繁燈若蓓蕾想象吾師廬說詩動光采所居
竹幾竿有石幾磈礧近游雖屢愆撰杖必我待生涯俱
露車橫流接滄海

散原匡廬歸逌然萬物表石城凜難留北行在且曉我
雖思朔風身爲南枝鳥荒荒海水飛定巢願殊小翁行
陟翠微及見初雪皎雪消出殘照鵁鶄耀木杪應念索
居人文書浩塡擾遮眼病鍾山何嘗腸胃繞

過南九水小憩洪氏別業　公渚

山泉十里走白沙曲折成字勢奇縱我來拄杖石橋側

國風社選

久雨得晴眞億中何人幽構傍高岑轉眼盛衰了鴻夢
披襟飽領萬斛風白日寫影舞鸞鳳空廊寂寂蝙蝠飛
幽討賸有兩獒從斧斤所赦松幾株苟全幸不爲世用
詩情淡蕩如孤雲萬象寸心足搏控荒榛覓路吾何之
遂熱還爲逋客痛向來充隱忝名山乞語山靈當自重

癸酉九日集清涼山掃葉樓分均得薄字　辟疆

登高年年健腰脚亦嘗選勝趨林薄今年作健集簪裾
縱目危樓天宇廓僧名掃葉去不還山號清涼疑有託
即此秋祓有殊致安用風煙專一壑況有堂堂千載人
（謂散原老人）領我終朝辨烟靄此山夙昔翁所經猿鳥久訝
疏行樂舊游幾蹔盡山邱垂老登臨天所酢吾儕萬事
不掛眼世難如山甘瓠落相從氣類飲文字一瞬猶能
貪歡噱昏鴉擲哾催車轍霜葉吹紅勝附萼好事追摹
寫作闘雅集西園儻無怍

喜散原先生至賦呈二律　劍秋

陽和。冬。日。見。今。辰。知。是。先。生。杖。履。春。坡。老。未。妨。携。翁。笠。
中公。自。合。迓。蒲。輪。難。忘。章。貢。初。逢。地。重。話。幽。燕。歷。刼。身。
四十。五。年。今。再。到。九。衢。描。畫。徧。都。人。
六載。棲。賢。聽。碧。瀧。擾。馴。猿。鶴。守。吟。牕。傳。衣。詩。派。圖。雙。井。
裂帛。絃。聲。詠。九。江。兩。鳥。開。元。逢。杜。甫。一。頭。嘉。祐。讓。歐。陽。
（先生爲陳弢庵丈門下士東坡所詠開元兩鳥今日亦惟二公足以當之）城南。聯。句。還。相。待。
（弢丈在津）濡染。同。看。筆。似。杠。

次報纕蘅先生闈中書感之作　仲陶

邈矣。風。簷。角。藝。場。一。歸。窮。海。鬢。初。霜。凋。疏。落。木。秋。聲。減。
清苦。諸。峯。晚。雨。商。（用白石道人語）新。句。眼。明。煎。活。水。出。闈。心。喜。
會。重。陽。白。袍。立。鵠。願。添。燭。此。意。知。公。能。不。忘。

漁洋手書詩稿衆異屬題　疑盦

喜覩。漁。洋。集。外。詩。偶。然。說。夢。亦。幽。奇。千。年。裒。鳳。歌。聲。在。
絕妙。郵。名。世。未。知。
承平。婉。約。自。成。風。閱。亂。憂。危。語。不。同。名。士。達。官。誠。戲。論。
抱冰。詩。亦。晚。年。工。
論詩。我。亦。解。侮。酸。兼。取。韓。豪。與。孟。寒。春。淚。晚。枝。仍。不。惡。
嫣然。權。當。女。郎。看。
福慧。能。兼。得。幾。人。儘。趨。平。易。屏。艱。辛。苦。吟。吾。下。螺。江。拜。
忍淚。年。年。臥。海。濱。（謂弢老）

水調歌頭　鶴亭

絲竹。不。如。肉。漸。近。自。然。麼。珊。瑚。擊。碎。千。尺。慷。慨。奈。君。何
容易。西。風。簾。幙。容。易。黃。昏。院。落。脈。脈。看。星。河。長。劍。汝。知。
我。病。起。一。摩。挲。珠。絡。索。玉。如。意。金。叵。羅。中。年。哀。樂。多。
少。緘。恨。付。回。波。對。酒。情。懷。都。懶。對。鏡。腰。圍。又。減。堆。案。只。
楞。伽。夜。夜。照。無。睡。耐。久。謝。嫦。娥。

水遇樂（清涼山掃葉樓登高以觀半千半畝詩分均得大字依夢窗乙巳中秋風雨四聲賦呈同游諸公）　懺盦

秋色。籬。開。午。陰。樓。排。重。九。堪。愛。領。取。高。曦。能。消。暗。雨。放
眼。風。光。大。簷。牙。蛛。網。城。頭。龍。氣。禽。佛。見。殘。興。廢。算。清。涼。
還。有。此。山。看。人。掃。雲。澆。菜。　茱萸。漫。揷。烏。巾。已。改。便。着。
一。壑。都。礙。曇。鉢。蓮。生。瓶。花。座。散。天。女。頭。休。解。石。奩。窺。鳥。
霜。絲。梳。柳。倚。粧。與。誰。爭。態。認。詩。猶。賸。園。半。畝。舊。題。句。在。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藏園檢理殘書記（續）

清異錄一册。存卷二、

明嘉萬間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單闌、版心下方記字數、鐫工極爲精好、

續資治通鑑四册。存卷五至九、又後卷八至十五、

題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李燾經進、元刊本十三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闌上有標目、后集同惟無進書人銜名、

三國志三册。存魏志卷四至六、吳志四至九、又十五至二十、

南監本十行十九字注二十二字、白口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人名、有明弘治三年、正德十年、十三年、嘉靖元年補版、

北史二册。存卷二十一、卷三十八至四十一、卷九十五六、

元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闌、每卷後有方洽周絲周之冕陳革校正一行、有王獻臣印王氏圖書子子孫孫永寶之王氏乃吳三桂之壻也。

萬歷起居注一册。

舊鈔藍格本十一行二十一字、自萬歷五年正月朔起、至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止、此書極爲罕見、得之四明書坊。

契丹國志一册。存卷一至三、

舊鈔本、藍格、九行十八字、版心有醉經樓鈔本五字、前有葉隆禮進書表、次初興始末、次九主年譜、次目錄、本書闕上有標目。當從元本錄出。

秘書志一册。存卷一至四、

舊鈔本、九行十六字、題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商企翁編次、

晉書二册。存列傳五十二三、

元刊本。十行二十字、細黑口雙闌、版心下方記字數、本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字體秀逸似松雪。

汴京遺蹟志五册。存卷一至十五、

明大梁李濂撰、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前有嘉靖二十五年濂自序、次凡例十條、

按此書取材賅博。義例整潔。其攷覈論辨。亦殊精確。在明人撰述中。允推良構。何景明雍大記所不及也。顧其流傳極罕。近歲汴中乃有新刻。此帙刊工精整。紙墨明爽。雖僅存半部。亦足珍也。

海外紀事一册。存卷一二、

嶺南長壽石陀大汕厂翁撰、記室弟子興徭較訂、隨杖侍者界如界培編集、康熙時刊本、前有康熙巳卯仇兆鰲序、又毛士端序、徐釚序、又大越國王阮福週撰本師海外紀事序、

按此書乃大汕和尚自述其宣敎越南國所作也。大汕本狂妄釋子。康熙甲戌、越南國遣人來延。遂隨估舶涉海而往。至則國王阮福週。拜居弟子之列。執禮甚恭。爲特搆方丈室。三日而成。設三壇傳戒一千四百餘人。游敖數月而歸。書中錄其所作詩文。往來翰扎。且上書條陳國政四事。其言皆洸洋恣肆。矜張駭俗。洵可謂無佛處稱尊矣。在海舟中。懸四旗。上書吾秉釋迦無上法王慧命。下書大雨暫止、順風相送、諸神擁護、龍王免朝、等字。招搖於海天萬里。以自詡神奇。良足噱嗤。故潘次耕致書於粤中當道斥逐之。無令惑誑世人。今其書尚存遂初堂集中。可覆按也。余別有題識。此不詳述。

尺牘筌蹄二冊。存中下二卷、

元刊本十四行二十四字、黑口雙闌、每類標題、以白文別之、卷末有牌子如下式、

旹歲丙午孟春
會文書堂章氏
天澤重新刊行

按此乃坊間通俗酬酢備用册子。凡一切書啓格式。禮節稱謂及通候頌揚套語。咸彙集以待選用。視近世尺牘初桄京啓零紈之屬。固已雅馴矣。

書法鈎玄三册。存卷一二三、缺第四卷、

明初刊本十行二十字、上空一格黑口四周雙闌、有馮念周印、復京翁楚私印、二雲諸印、

按此為元人朱方蘇霖子啓編纂。皆集古人論書之語彙成此帙。視書苑精華為簡略。余別藏有嘉靖刊本。行款相同。此則成間所鐫耳。

姑溪居士文集五册。存卷五至十一、卷二十至四十三、後集十六至二十、

明吳包匏菴家鈔本棉紙黑格、十行二十字、版心有叢書堂三字、吳氏原鈔得十六卷。餘則後人補鈔也。余以新刻本校過。改正不少。洵堪珍秘。惜其殘缺少半耳。

閨範一册。存上卷、

明影宋寫本九行十八字、前有乾道六年張栻序、卷中宋諱如貞愼惇等字、皆缺末筆、

按此書為呂伯恭為嚴州校官時所輯。陳氏直齋書錄曾著之。至明代國史經籍志已不可見。知亡佚久矣。余於冷攤無意中獲之。可云奇秘。惜遍訪海內藏本。迄不可得。無從綴補。使成完帙耳。鈐游道堂圖書記朱文印、亦古

玉山名勝集一册。存卷一至五、

舊鈔本、十行十九字、鮑以文依所見四本手校。丹黃盈溢。密若繁星。有知不足齋鮑以文藏書、天都鮑氏困學齋圖籍、諸朱文印、

禪月集一册存卷一至十二、

汲古閣刊本葉石君手校、有樸學齋、葉樹廉印、石君、南葉汪子用藏、振綺堂兵燹後收藏書、沈韻齋藏書記、諸印、

晉書一册存志第十。

影宋精寫本十行十九字、有汪士鐘印、閬源眞賞、二印、

金壺記一册。存卷中下、

釋適之撰、舊鈔本十行二十字、

抱朴子一冊存外篇卷一至二十八、

棉紙墨格明鈔本十行二十四字、有會稽鈕氏世學樓圖籍、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文印、

濯纓亭筆記一冊。存卷一至五、

明長洲戴冠章甫著、嘉靖刊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嘉靖丁未邑人陸粲序、鈐有侯氏子有印、

按此書黃氏千頃堂書目載之。刻工精整。所記逸事爲多。間及考辨群書文字。

凌霄一士隨筆

庚子之變，西后諭各省仇外。時李鴻章以首輔督粵，資望最高。山東等省督撫，電詢其意見。鴻章覆電謂：『此亂命也！粵不奉詔！』語至堅定。風聲所樹，關係時局甚大。其未至全國糜爛，此電實與有力。電文之屬草者，爲徐賡陛。賡陛籍浙江烏程，死難江蘇巡撫徐有壬之族人也。負才氣，善爲公牘。嘗以候補通判宦粵，權南海等縣，精幹而著酷吏之名，（因案褫職，後開復發山東，署黃縣。）與長賡並稱爲「南北虎吏」。（長賡官山東，由蘭山知縣至按察使，亦以酷著。）鴻章之粵任時，或以賡陛薦。鴻章方欲以峻法治盜，聞其名，即曰：『此人吾知之，甚可用，俾以毒攻毒也！』遂招之入幕焉。（梁啓超「李鴻章」云：『李鴻章之督粵也，承前督李瀚章譚鍾麟之後，百事廢弛已極。盜賊縱橫，萑苻徧地。鴻章至，風行雷厲，復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殺戮無算，君子病焉，然群盜懾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賴以小安。』）所擬文稿，鴻章每稱善，故令司要牘。迨鴻章北上主和議，挈之入京。賡陛頭銜，時爲道員，自揣和議成後敘勞當可簡補實缺。然其爲人，傲兀自喜，好以盛氣陵同列，由是見憎。鴻章又嘗舉其某稿語其儕輩曰：『汝曹亦能爲此耶！』衆益不平。會鴻章逝世，乃爲人所觝排，未償實缺之願。後需次南京，任鹽務差，抑抑無憀，以「流落江南」自嗟，未幾遂卒。

賡陛在魯撫張曜幕時，代曜草請海疆自效疏，有云：『臣自揣庸愚，本無遠略，惟軍務久定

，宿將漸稀，每念西征舊侶如金順晉慶輩，以次彫零，而水師統將如彭玉麐楊岳斌等，亦相繼淪謝，將才寥落，後起少閱歷之人。臣四顧徬徨，中夜興歎，感餘生之遲暮，驚歲月之如流。欲求國家磐石之安，當作牖戶綢繆之計。臣今年五十有九，精神視聽，雖遜曩時，然及此涉歷風濤，馳驅戎馬，膂力尚健，猶可支持。若再荏苒數年，則亦老將垂至，時迫衰邁，雖欲赴湯蹈火，終慮智竭神昏，則虛擲光陰，上負君國。舉念及此，寢饋難安。……臣固不敢存畏難之見，自即便安，亦不敢懷竊祿之私，苟且充位。伏願皇上察臣素志，鑒臣愚衷，簡擢賢能，授以山東巡撫重任，俾臣及時自効，周視沿海七千餘里，與各督撫臣講求形勢，延攬人才。臣當北戴斗極，察拱衛之藩維，南浮滄溟，辨要荒之戎索。庶竭愚鈍，上報恩知。」疏未拜發，適聞台灣巡撫劉銘傳開缺，爰遂上請効力巖疆疏，亦賡陛代草，謂：「台灣一隅，孤懸海東，與閩浙粵東有輔車之勢。我朝經畫歷數十年，始得平定。既爲各省之屏蔽，又爲各國所覬覦，況今輪船飆速，防備之難，尤非往昔可比。……臣伏念故大學士松筠，在兩江總督任內，自請治河，於陝西查辦事件，請赴新疆辦賊，時年將八十，猶復忠勇激發，奮不顧身，臣竊慕之。今台灣內撫生番，外固封守，宜用練習軍務之員。臣才識雖極庸愚，惟久歷戎行，粗習師旅，年雖六十，精力未衰。若蒙聖恩簡派，署理台灣巡撫，臣當殫心區畫，妥愼經營，仍俟朝廷簡定謀勇兼優重臣，畀以實授。……山東幅員雖較台灣爲大，而台灣事任實較山東爲難，臣是以披瀝血誠，冒昧上請。」兩疏均能表出「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之精神。曜旋卒官，賡陛又代布政福潤草奏報之疏，謂：「撫臣自維口次次溢歸，即居辦公外室。故得疾以迄易簀，始終在簿書塡委之中，未嘗一至內寢。身後蕭然，一如寒素。附身附棺，由奴才妥爲照料。官民妻感，相向失聲，良由儉德淸風，實足令人感慟也

其生平戰伐政績，久在宸衷。惟故撫臣官心精白，篤志忠貞；自守極嚴，而不惜巨貲以養將士；待人極厚，而不屑居積以營身家；察吏，則明而不刻，期養其廉恥之心；治軍，則恩以濟威，務作其忠義之氣；課士，則講求實學，爲國家儲有用之材；臨民，則周悉輿情，使閭閻無不達之隱；且復頻年辦賑，全活百萬生靈：是以政聲所被，婦孺知名；至誠所孚，官寮受範。而以時方多故，將帥凋零，每惓惓於東北根本之區，江海形勢之要。畫圖百本，必極其精；搜訪羣材，必拔其萃。此古大臣忠純之詣。奴才從事最久，相知最深。茲遽淪亡，殊深感痛。』亦極摯切動聽。曾國藩奏報克復金陵疏有云：『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愼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賡陛此稿中「自守極嚴」等語，蓋與之同一機杼。咸豐間，曜以戰功不數年由佐雜微員超擢至河南布政使，行躋督撫矣，同治初元，忽爲御史劉毓楠劾以「目不識丁」，奉旨改總兵。後以從征西陲立功，由記名提督授廣東陸路提督。比西事告蕆，左宗棠爲奏辨「目不識丁」之誣，稱其「文理斐然」，請改用文職。至光緒十一年始補巡撫，（先授桂撫，未之任，改魯撫。十六年卒。）距咸豐十一年爲河南布政使時二十餘年矣。由文改武，曜所引爲憾事，即取「目不識丁」四字，鐫爲小印，用以自警。賡陛爲曜草遺摺，謂『蒙穆宗毅皇帝深恩，改補總兵。』則立言之體應爾，不能涉於怨望也。（曜改總兵後，又嘗以「心懷怨望，養賊貽患」爲言路所論，下豫撫吳昌壽確查。昌壽以「張曜由佐雜蒙恩拔至二品大員，具有天良，何敢如原奏所云以改用總兵之故，心懷怨望？」等語覆奏。）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云：『劉御史後爲知府，彼劾歸，貧無聊賴，乃與勤果通殷勤。勤果歲必以巨金貽之，其報書則鈐以「目不識丁」四字小印，亦謔矣。』毓楠屢劾曜，而如「野記」所云，後乃對曜另

作一副面目，厚顏一至此乎！

辛亥武昌舉事，湖廣總督瑞澂逃。諭革其職，而仍令署總督圖功。聞當時奕劻（內閣總理大臣）曾力爭於隆裕前，請拿問瑞澂。隆裕弗聽。奕劻曰：「封疆重臣，棄職逃去，豈可寬貸？」隆裕曰：「庚子那一年，咱們不也是逃走的嗎！」奕劻語塞，退而忿然謂人曰「小舅子保駕！」指載澤也。瑞澂爲載澤姊夫，載澤爲隆裕妹夫，其淵源如此。奕劻在西后當國時，即以貪黷著。迨載灃監國，諸親貴各張一幟，政綱益紊，奕劻反若較穩靜，而生不平之感焉，於是袁世凱起用矣。

程庭桂次子秀，咸豐戊午科場案，倖逃法網，由捐職戶部主事，於同治丁卯甲戌捷鄉會試，以原官即補。（參看第四十六期。）茲閱李慈銘光緒癸未九月二十五日日記，錄邸鈔，戶部甄劾司員，秀以「刻薄輕鄙，指摘交加」之考語，奉諭勒令休致，時已官員外郎矣。

勘誤

四十七期二頁十五行「褒嘉」誤「褒」三頁下六行「亦踵其說」誤「其踵亦說」十七行「從來」誤「從來從來」

四十八期八行「今應」此二字非小字　十三行以下之上五姓下四姓應匀列中無空行

李思純君來函

記者足下：頃讀貴報第十卷第三十六期王森然君之「柯劭忞先生評傳」，全篇文字約二百二十五行，除首尾二三小段約四十二行爲王君自撰外，全文什九皆出拙著「元史學」（民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不但命意雷同，即文字亦照錄未改。顧王君於照錄拙著至一百二十餘行之後特標曰：「下舉之說乃李思純親得之陳氏（援庵）面談者，見李氏元史學二〇〇頁」，而又不標明其所引之起迄，實則不但下舉之六十三行出自鄙說，即上舉之一百二十餘行亦完全照錄鄙說也。王君批評柯書各點，悉爲拙著原文，然讀之儼如王君自身之所發見，無怪貴報之編輯後記謂爲「王森然君這篇評傳所論各點頗爲扼要」也。學術本爲天下公器，鄙說蒙王君徵引，方以爲幸，然史家之職，凡徵引舊說，當標明所出，凡徵引舊文，當標明起迄，王君固治史學者，寧不知之。若含混舉陳，掠人說以爲己說，殊非學者應取之態度。茲事固小節不足較，然爲養成中國學術界誠信篤實之風習計，不能不爲貴報一揭陳之，惟垂察焉。幷候著安。

國聞週報編輯部大鑒　李思純啓　廿二，十二，七。



記丁玲女士（二十一）

沈從文

北斗的產生與牠此後的發展是截然不同的。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則這刊物將如最初計劃的形式，對於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績來。但這刊物卻在上海出版，雖她所需要合作的幾個人那麼遠。並且我不久又離開了北京。故這個刊物開始幾期，雖然還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後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爲根據，把這刊物支持下去了。

北斗出到第五期時，有被扣留的事情，第十一期時有查封消息。那小書店老闆，被捕去過一次，也似乎就爲得是這個刊物。這刊物到後來既並不能如原來計劃作去，但在左傾一方面說來，也似乎還不如□□預期那麼成功。原因只是這刊物雖以上海××作家之羣爲場面上維持者，稿件的集收卻異常艱難。能寫文章的彷彿總各自有個理由不肯提筆，用不着提筆的卻把文章寄來，來稿雖多，所需要的稿卻極少。同時出版的書店，規模又太小了一點，不能使刊物於每期出版時登載多少廣告。內地各處則因受地方當局再沒收查禁，寄給個人的雖間或可以收到，寄給書店的照例皆無下落可尋。（有些不相熟的人，因爲無法得到這種刊物，還來信要我爲他們想法。當我把這些信轉過上海方面時，丁玲總爲把刊物照所開地址寄去。）然刊物雖極難得到使編者滿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給人的印象，卻爲歷來左翼文學刊物中最好的一種。尤其是丁玲自己，對於這刊物的支持，謹慎的集稿編排，努力與耐煩處，皆留給一般人一個最好的印象。

那時她的通信處多由這書店收轉，因此那書店便常常有政府或租界的便衣偵探顧臨，有時作爲購買書籍，詢問這樣那樣，有時便索性把一些外來稿件帶走。門外且常常有那些很希奇的公務人徘徊，偵在她的來去，她仍然總能很巧妙的把信件取去。有次她到了那書店，被人知道了，離開書店兩分鐘，那書店就來了七個人。

她那麼被人注意，不外乎×××××，××××，×××。

××××，×××，×××××××。海軍學生若在，猶可說爲了×××，××××××。××××××，則不過×××××。但××××，××××也得××××，××××，××××××！

一個個傀儡，是那些還想把她逮捕來發一筆小小洋財的人。但這是上海啊！上海地方那麼大，人那麼雜，什麼希奇主意不爲人去應用過，什麼門徑不有人去鑽尋過？！×××××××，×××××××××，是的，就有那麼一會事，多少人皆不相信的，但事實卻擺在那里，替他們全證明了。

我還在北京住下時，有個在輔仁大學念書的小朋友，同一個很愛重中國的年青美國人，爲了他們所辦的英文簡報，平時即專以介紹點中國文學作品以及關於文學消息爲目的。海軍學生等失踪，他們覺得是一件不能過分忽視的事情，想爲

幾個在中國混亂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別出一期專號，要我為他們用中文寫點關于海軍學生的一切，以便翻譯成為英文。我答應了他們這種委托，因此寫成了「記胡也頻」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寫成時，誰知簡報却已不能繼續出版，故文章後來就寄給上海時報去發表。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寫信去告她 ，並向她關于這種文章的意見。且以為倘若她能寫，我就不再動手。來信時却說：

> 我目前不能寫這種文章，我希望你寫。可以少寫些，這個人你明白的，三句話就可以說完。還有寫時得小心一點，因為家鄉那一個，我們還不適宜于把這個人的眞實消息送回去！她還以為他在俄國，寄了一張小孩子的相片來，要我轉寄過俄國！

到了青島這文章快要寫成時，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內容與字數。下面是她關于這本書第二個回信！

> ……記也頻能准我看一看嗎？我也常常想為他一生做一長傳，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覺得太費力了。我這人眞是個不合理的人，講實利竟到這樣子！不過我想我總可以寫一點出來，在我個人對于他的記念。但這是以後的事。所以如今你能寫，我非常高興。

這個信從上海發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十一月二十九，却來了第三個信。

> 時報上的文章我覺得你太主觀了。尤其是關于「一條悲劇的寫實」那一段。當日也頻寫時原本全是臆造，我不願小氣，不同他計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這作材料，無乃冤枉丁玲之至！

這本書從時報登載以後，承過光華付印時，一切便是她所經手的。當時那篇文章在某一小節中，提到幾個人在薩坡賽路搬家的小故事，她覺得有了些錯誤，我以為她要改的儘管改正。但等到把她全部分稿件看之後，大約她已看明白這錯誤並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書尾的聲明中，我業已提出關于這本書的目的與得失。故當這書付印時，她便儘細還是照原來的稿樣，不曾有所加減。但那個海軍學生較長的傳記，則大約因為她後來生活上的變動，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無機會再與世人相見了。

最後一次我們的見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過蘇州去有點事情，轉到上海，從發行北斗的那個小書店管事人方面，問明白了她同住的那個翻譯的辦事處，按時到他那地方去，就見着了那個業已與丁玲同居將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這人既衣履整潔，臉兒又白白的，一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生與售貨員。從身材上與眉眼間看去，則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我把我的名字告給了他以後，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面的話。當我同他談話時，一面我便思索我在什麼地方或者會見過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麗華公司？惠羅公司？……中國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但無論如何，把這一個放到那些地方去做點什麼事情，個人實在是不怎麼不相宜的。但這個人却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為就言談風度而言，實在是無可詆議的人物。就材具而言，這人若不在××做事，却去××××手下做一個帮手，說不定比某某部次長還能幹些。

可是不知為什麼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當我在青島聽說她快要同這個人住下時，我因為這關係來得近于奇突，寫信給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謹慎一些。自己業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處皆是陷穽，彷彿倏然而來的愛情，即或不

過一種有意作成的路郛，他將如何影響到她的事業，也總以多致應些日子較好。然而她實在倦于估量「愛情」這兩個字來較量，出乎幾個老朋友意外，也好像還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這個男性下了。如今見到了這個人後，我那點疑心還依然存在。

同他離開時，我便向他約好，請他轉告丁玲，第二天過，□□□□□，時間最好爲下午五點鐘。到了那個時候，有人拍我的門，門開後，一個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藍海洋紗的長袍，一雙黃色方頭皮鞋，在門邊向我欣着。若非預先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過，我是不會認識了的。我們還只分手一年，好像變得已太多了。

她說：「久違，從文。九妹好嗎？她怎麼不來？」說完時又望望身後那一扇門。我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我問她：「怎麼，出門還不方便嗎？還有……」

她不說什麼，笑着，把手理着腦後的長髮，在臨窗背門那一張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嗎」？

「就是那麼過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島總算是工作，我們在上海，什麼皆無聊！吃飯，借債，冒了險去……」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聽人說也是那麼一句話。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長了，也得忙些，方能把每個長長的日子推開。」她望見我桌上一個信封了，認得那種字體，是誰寫來的，就來同我談那個人，問我過蘇州有了些什麼結果沒有。我不想先就談這件事。我又問她日子過得怎麼樣，且說及那個只見一面的白臉少年，他給我的印象並不壞。她就輕哂着說：「一個忠厚本分的人，一個正派人。」

「一個體面人，一個紳士風度的——」

「不，許多方面還像小孩子呢。」

那麼，生活必很像個樣子了。老實說，遠遠的想像着，我們爲你很担心，」

「你如今見我那麼胖，便應當放心了」。

「還是不很放心。日子就當生活方面說來，過得怎麼樣？」

「同住公廨一樣，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務，把時間安排到自己那分工作上去，晚上在一處，」說到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處，停了一停便輕輕的說：「我們都異常客氣，同朋友一樣」！

我們把話停頓了一會。我想起那個海軍學生生前的一切。大約她也想起了海軍學生，便感慨不離似的說：「人老了，一切皆平常了。」

我說：「看得平常一些，也許是把生活側重在事業上面去了罷。你近來是不是……」

她想避開這個問題不談，只問我：「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着就又問我青島怎麼樣，下半年預備在青島還是預備來上海。

後來說到家鄉方面的情形，方從小皮篋裏掏出一張小孩子的相片，背面一望而知是那老太太的手筆，很工楷的寫着還孤雛爸爸媽媽的小名。小孩子樣子業已長大了些，面目不大像小時節的神氣了。見著了這相片同相片上的文字，使我記起一年前送小孩回家那一幕，記起到了她家中，在如何情形下看我們自己發出的信件，半夜裏小孩哭醒時，那老太太又如何忙忽忽的爬起來，抱了小孩子滿房子打轉，把地板踹得軋軋作聲。直到如今，還老太太把相片寄來，還將兩個名字並排的寫着，丁玲的回信，也就可想而知，每還需

要多說若干空話不可了。一面還是把離得遠遠的一家人，緊緊的縛成一束，一面卻是死去的業已早就死去，生存的又有另外一種生存方法，在這兒我不願再談下去，也不能再思索下去，故我們不久，又提到另外一些熟人生活來了。

說到□□□的病，說到□□的文章，說到北平教書匠□□□與□□的各種故事，說到上海若干每星期開會作家的種種。

後來問她北斗情形，她就說沒有方法得到合用的稿件，也沒有方法使牠不至于被禁止。因為北斗稿件，她告給了我一些左翼方面的事情。因為提及新作家，她告給我一個湖北女工人所寫的小說，登在某一期上，要我看看。因說及文章，我向她自己的文章，她就說：

「我有時真想摔了這枝筆。思想越來越沉悶，感情越來越懶散，提到生活，則生活到連自己有時也十分懷疑。雖彷彿明白了怎麼樣來活是最合法的，但人總是人，並且自己底子是那麼一個充滿了感傷氣息的脾氣，雖在自己一分工作上，不敢懈怠，但總好像還缺少點什麼東西，方能很倔強的支持下去！一把刀應當安置點兒鋼方能鋒利，像我們這種人，也得想方法安點鋼！」

我說：「照我看來這話也只是你在老朋友面前說的話，一個人在熟人面前，原本就好像特別輭弱一點。但當你只是一個人獨自在一處時，你不會那麼想的！」

「這自然的。可是一切的倔強，一面是環境造成，一面也似乎是本身性情造成。我以為我的性情，只是……」

我對于這個問題不置可否，我只想起海軍學生生前給他的一切。一隻鳥兒若根本無一個固定的窠巢，牠得到一個可以安頓牠的身心的地方，牠很快的就會弄習慣了。但這隻鳥若住在某一處業已多年，忽然卻改了一個新窠？新的地方即或能使她溫暖，卻仍然不能使牠不寂寞的！

但是一切人皆各有自己一分命運，性格強一點，所負的重量也就多一點，性格隨和一點，便無往不宜了。她的性情表面上看來彷彿十分隨便，靈魂卻是一個地道農人的靈魂。為了服從習慣重義而輕利。為了與大都市的百凡喧囂趣味不合，故大都市一切。凡所以使一般人興奮處，在她便常常感到厭煩。她即或加入了左翼運動，把凡是她分上應做的事，總好好的盡力作去，但到了另外一時，使她彷彿獨自溫習她的一切印象時，覺得淺薄討厭的人，也許就正是身邊那幾個人。她認識這個社會制度的錯誤處與矛盾處，以及這個社會中某一階級，某一問題，某一種人心靈，所有的錯誤與矛盾，控制支配她的信仰與行為的，還是她那一分熱情。她自己便是一種矛盾，這矛盾就如同每一個農民把生活改移到都市住下時同樣的情形。即或活得再久，即或在那里有作有為，這工作是不是她真正要作的，總留下一個疑問！她批評她自己說：「我可惜不讀點哲學書，因此縱不缺少把自己加入社會生活的熱情與理想，但我卻不能認識自己，不知尊重自己，實在說來就是缺少了一點自知之明。我看來單純其實並不單純，但複雜又並不使我複雜到如×××。我在各種生活各樣人事上，訓練過我的感情，但從不在一本書上訓練過我的理性。一般人稱讚我，我自己卻決不原諒自己的短處！」

…………

…………

我們又談到關于上海戰事的一切情形，當戰事發展時，她到了前線去做了些什麼事。還聽她述敘當日關于徐家匯有組織的罷工，關于××××，×××××××，關于××××××。聽

她談及這些事情，我總感覺到一點兒莫可名言的憂鬱。把她的一分生活經驗同本來性格兩相比証，彷彿使我讀了一本悲劇的上半部。我把這本書暫時覆著，不及翻閱，先去猜想那結局，我沉默了。

一個人原自有他自己的那一分，別人的選擇是毫無用處的。我不勸她讀什麽哲學書，也不勸她如何努力去爲理想而把她自己弄得更堅強起來，只問她家鄉小孩需要些什麽，我當買一點寄給那老太太，且問她要不要買點應用的東西，譬如衣料，襪子，稍微好看一點的手巾，可以同去買來。這些東西在過去一時，這個女作家顯然是並不怎樣疏忽過來的。

看看她那身裝扮，我有點兒難過，說了一句笑話：「一切記憶還很年青，人也不應當比印象老得太早」！

她便苦笑着說：「我甚麽時候年青過」？

她於是重新同我談起家住蘇州那個臉龐黑黑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在吳淞一個大學讀書時，她便爲我特別在吳淞看望過一次，故同她也有一面相識。那女孩子原很歡喜她，且尊敬她我告給她一些新鮮事情後，她笑了，帶了一點兒嘲諷的態度，在我面前稱讚了另外那個黑臉女孩子許久。

兩人分手時皆說，「過不久再見」。且估計着，冬天我不能過上海，明年春天她或者就可到青島去。

日子過去了。

同一年的冬天十二月，我再從青島搭車過上海，且在蘇州把那個黑臉女孩子邀過上海去看她，到她所常來往的××教授家中詢問她的住處，卻無什麽結果。第二天，因爲青島方面的來信，我們便離開上海了。一到青島不久，就接到了她的來信：

> 在××家裏聽說你同□□來了上海，我尋我卻我不着。我以爲你們還會再來，等了三天，還不見你們；眞是殘忍的事！爲甚麽不來看看我？住在上海說話的人太少了。又不能離開上海。青島地方好，幾人玩得很好時，莫忘記另外地方的一個朋友。

她在上海沒有像親戚中兄弟姊妹的那麽一種朋友說話，大約也是一件眞事。一個年青的人，有幻想，有夢，在情人面前，在同志面前，會用對於未來的空話，把自己同對面一個人的生活，很輕快的過下去。如今的丁玲，照她自己說來也不是那種人了。一點幻想一點夢，在一切經驗下皆已全被摧毀了。即或××方面，事務如何緊張熱烈，總是不行的。即或同志再多，但人與人之間，卻缺少把某種感情黏附起來的友誼。正似乎爲了寂寞，她便爲自己弄得許多責任，這責任若經過一度理性的擇抉，則在得失之間他便可以加以取捨，用不着担負的可以摔掉，同時自己也就可以輕鬆自由了許多。但她並不較量這種堆積到身邊的義務。故要她爲×××捐款不推辭，要她爲×××過工廠去××也作，要她編一本關於創作的書作爲供給×××××××的用費，她毫不遲疑答應了這件事，要她把熟人若干私信集起來，爲××××籌一筆錢，她也不管如何，又把這事情辦妥了。在義務中打發了若干日子，糟蹋了不少精力，她不覺得苦，也從不抱怨誰。危險的她不嚇怕，麻煩的她不厭嫌。她極力去學負責，極力去學做事，就爲得是只有那麽過日子下去，她方可以把自己那點生命中的活力磨盡。這點生命的活力，有若干人是在一份很幸福的愛情中，或一種很親切的家庭生活中，或某種庸俗的交際中，以及一切不同事業中，被慢慢的消磨，隨了日月的交替，成爲社會歷史的陳迹的。

似乎正爲了那點活力，在一切事務中還不能使她安靜，她三月裏給我的一個長信中，還有那麼一段話語：

「愛情是一個可笑的名詞，那是小孩子的一些玩意兒，在我看來感覺得有些太陳舊了。一個二十五歲以上的人，若還毫不知道羞恥，把男女事看得那麼神秘，男的終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則終日只知道穿穿衣服，塗脂抹粉，在客廳中同一個異性玩點心靈上的小把戲，或讀點情詩，寫點情詩，消磨一個接連一個而來的日子，實在是種廢料！這些人不敢去思索自己對于社會的責任，有的由于愚蠢，有的却由于狡猾，這他們總找尋得出一個逃脫責任的理由，說出來時却又儼然極其合理！我正想寫一本書，寫一個與這種通常人格截然相反的人格這個人比目下許多人還更懂得做完美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同時她也看得極其清楚在如今的中國，作一個眞的好公民，義務還有一些什麼事。我預備把她堅實卓大的性格寫出來，且很殘忍的讓她在一切不幸的下賤生活裏去受折磨，還讓她在那一點爲眞理而尋覓的路途中死去，你能不能貢獻給我一點意見？」

這是一個問題，由我方面作成的答案，只是：「你儘管寫去。照你打算作去，這就是我的意見。這個社會這個民族正需要得是這種人，樸素單純結實堅強不在物質下低首，也不在習氣下低首，她即或不能如貴婦人那麼適宜于在客廳中應對酹酢，只許可她貼近這個社會最卑賤的一方面，但因此却見了多少日光下頭的事情，自己的心也就爲這眞實的大多數的人類行爲而跳著，有什麼理想，就是「怎麼樣把大家弄好」，不是「怎麼樣把自己弄好。」這種修正歷史的行爲，決不是一個人做得了的工作，爲了使這工作另一時在這塊地面上還有繼續的人，把第一個結束在一個寂寞悽慘的死亡裏，也是必然而且必需的事情！

……………

這本書似乎正等待另外一個人去完成。我希望中國不久就會有那麼一本巨著，出自一個女性作家的手中，若這作者還缺少所要寫的那一分生活上的經驗，便先去得到那分經驗。一切皆得在日光雨露下方能生長，一個人也如此。有多少活人，現在雖好好的活著，我們總彷彿這個人多一個或少一個，對于社會毫無關係。但有些人死去了一百年或一千年，却使我們儘懷想著。他告給我們的是「活的方法」，要做一個活人，就得去日光下學習，不怕死，且明白應如何把自己的力量擲入社會裏去。

……………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成於北京



二婦人（續）

Pearl S. Buck 夫人著
龍八譯

「在這一個時候」，洛特尼平靜的說，「在這一個時候，我們的戀愛就開頭了。這我很知道，後來你告訴我你也知道的。沒有什麼希奇，所以這是永遠記得的。」

於是他們繼續寂靜了好久，他們都不動。最後洛特尼又開始說起來了。「自然我把我自己說得太多了。我還得說這兩年來我們的戀愛，我們倆都知道了很久，可是我們都不說；直到那一個聖誕節的晚上我忽然的說了，那是小哈利死了以後的頭一個聖誕節。我來了，知道你在這一個晚上一定很難受的，我呢，又怕要破壞了你和你的丈夫，又更怕那晚上你是一個人。你果然是一個人。他不知道跑那兒去打牌了，你——」

這裏她又是很快的感到了替亨利辯白了，「我告訴他我頭痛得利害。實在，這不是他的錯誤。假若我要他在這屋裏他是一定在的。」

「可是你覺得讓他去了更好啊，他走開了以後，你有了你的悲哀就可以少寂寞的」，洛特尼替她說了下去。

她不能不承認這個話。她的頭掛了下去。

「在這一個晚上我跑了進來，我看見你躺在火爐前面的長椅子上，我就一直的跑了過來對你說，「我愛你」。也許你否認了這個。從我的嘴上說出了這個話，那時我想你是否認了的。你不是那種歡迎一個戀愛的掌故的女性。就是我也不要你的戀愛的事情。我根本沒有把這兩個字和你聯起來。我是很簡單的愛上了你，而非得讓你知道不可，這不過最近六個月以內，你告訴我你也愛我，你說這麼的就都是了，可是我會永遠的等——或者是永遠的走開了，不聽見這幾個字，等着的——啊：我的愛！」

情感又從他的聲音中跳出來。他把軟和的瞥投射給她，於是又是這樣平靜的聲音說下去，「我們彼此了解了以後又怎樣呢。這用不着我來說了，這滋味我們都在生受着。我所非得說的是我到了那樣的地步，我得從你那兒取一個決定了。我不能像我們現在那樣的下去。這不是躲在縫隙裏，躲在角落裏的事情，我們不是那般平常的人，尋找一些小刺激與不平凡的的平常人的東西，這是我，你，跟我們以後的生活。你能要我嗎？安琥？假若你願意，那末我們必需跑出來一起到衆人的面前去。」

他等着，可是她依舊沒有答復。最後他又說起來了。、說我自己說得太多了。就說亨利吧。亨利在你們兩人都年輕的時候和你結婚了，你自己告訴我你不知道是否愛亨利的——你們是一個美國小城裏的男孩子，女孩子，因爲他得了一個中國的職業，就寫信給你，要你來——你呢，充滿了可愛的，夢的浪漫情緒，同時又恨這一個小的，中西部洲的城市——你來了。這是浪漫的——在最初。亨利是愛你的——」

「他還愛着我啊——」她輕輕的說。

「琥，我知道，他是懂得愛的，他利用了你，他拿了你的所有的，就像是你的孩子，而不像是你所預備依靠的丈夫。你安適了他的家庭，這

一個家庭是你所培養的。可是，我會對他很公平的。我們可以說他是盡可愛着你。可是他絕不看重你。他絕沒有你那樣的感覺——安琨，你是有一種天賦的詩的氣質的——那種你所隱藏的隱秘而美好的信裏的東西——我相信你是不會寫在給亨利的信裏的。」

她很快的看了看他。他也明晰地看着她，他的眼睛嚴黑的在他的粗眉之下，於是他抽着他的烟斗。她看見了他的握着烟斗的黑色的手，為一種感情所感動了。我戀愛着這種薄的手，比起亨利的大手來，這自然是美麗得多。可是她沒有回答他。眞的，她給亨利寫信時不寫這一些。他會不懂她寫什麼東西的呢。她會聽着他大聲說「我永遠不會懂這些詩一類的東西的，你知道——不是我的一門呢，實在的。」

「自然」，洛特尼說，很平心靜氣的，亨利是很合理的——一種人的樣子。他一跑到俱樂部去，大塊兒都叫起來，跟他喝酒。我相信他對你好得像他所能够的好法，他也許會跳起來的，假若我告訴了他，他實在是把你吵够了」——他的聲音忽然的變了，「這會弄出什麼結局來呢？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的愛人？啊，安琨，他如果眞是一種的大人物，如果他的那種吵鬧眞使他可愛，你大，我就沒有話說啦，可是他吸收了你，把一切你的精緻的地方，你的天才，你的高雅，都吸收了過去，而把他們失落了。他一些也不變成可愛，一些也不靈敏，毫無可取，你的感化毫無影響。任何婦女可以合意她的——不是你，不應該是你——啊，我的天，這一個浪費人！」

他從他的椅子上站了起來，衝到她面前，跪着，捉了她的手。「啊，安琨，安琨，」他凋了地說，他的頭壓在她的胸口。

她的外表是嚴厲的。她在他的胳膊裏，不動，除非她下了决心。可是在她的內部，她知道是大大的感動了，心的溶溶，血液的冲動，戀愛着他的戀情的昇漲。啊，她願意先是獨自的，不被他的臂膀緊抱着，她才可以知道她應該怎樣做——她眞願做的事！現在，像這樣，她能够做什麼呢——

她顫動了，在屋子的四周望望，但只看見他的黑色的手。

忽然她又見了一個東西。開往洋臺的那扇大開的大門外，她見了一個瘦小，傴背，穿着寬大衣的姿態，因為頭這樣掛下的，一定沒有看見他們。她的心停止了跳動。她的身體放鬆了。這一個情感又打破了。洛特尼很快的站了起來，走了開去。她可以他的握着一枝紙烟的手抖動着，可是並不感到壓迫，因為這一個阻折之間，她好像是得救了似的。這給了她一個時候。她一定得有一個時候啊。

「是阿媽嗎？」她說。

「十一點了哪，太太，你得洗澡啦。」

「這討厭的女人——」洛特尼從他的呼吸中說。

「可是她終是忠心的——」安琨輕輕的說。

「你能告訴她等一等嗎？」

「她得回家去——她有一個丈夫」和我是不同的」，安琨說。如何這昏沈的瘦小的婦人的姿影終給了她奇怪的穩固幫助的感覺。現在她能够想一想了——想一想她應該怎末樣做——。她可以和洛特尼分開了想一想。她站了起來，纖長地，可是自滿地，她把這問題保留在他們的中間。

「我是聽着你說的話的，洛特尼，我的親愛的，」她說。「相信我，我用整個的心情聽着你

。」她溫柔地加了這一句。「我不裝着我沒有給你打動。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動過。我不裝着你——我們的愛——不是我畢生的最大的東西。這是，很容易的——除非，也許——這小孩兒——我不知道。我非得想一想才好。我並不——我沒有隱匿的知道你的了解我是——差不多我的一切。我依靠你。假若我再不決定——我不知道如何活下去的法子。」

她停了片刻，於是他看了她，他的黑的臉發亮了，他的黑的眼睛發亮了，那末，安琨——」

可是她用手制住了他。「我不是忠實的，洛特尼，假若我不說這一個話，我得在決定以前想牠一想。我得決定我是否離得開亨利。他需要我。我得要有你，可是他得要有我。這一個家庭就是為了他的——他愛牠——他簡直驕傲這一點。他依賴着我，你不懂這是多少的——」

「我也一樣需要你，安琨！」

也許，洛特尼，也許，可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怎樣說這一個。我也一樣需要我，——可以供你的犧牲。亨利的要我像一個小孩子要他的母親。啊，頂好的人，讓我想一想吧。」

「安琨，我時常讓你做你頂願意的事的——」他答應了。在他的臉上，失去了光明。他是平靜的，忽然的平靜了；自持而微帶冷淡了。「晚安，那末，我明天要來嗎？」

「假若我請你來，洛特尼。」

「很好，安琨。」他們的手相握，而他回去了。

在門口，這瘦小的姿勢等着。當這白種人的高大男子走了出去，她靜靜關上了門，鎖上，一直等到她的太太上了樓。然後，獨自說了幾聲，她掩上洋臺上的門，關了比牙琴，熄了火，便也上樓了。

上了樓，安琨無精打采的卸了衣服，躺入浴盆裏，水是在一個炎熱的夜裏她要的冷而不發寒。她伸直了她的白色的胴體，直躺下去，忽然整個的疲倦了。她開始想到這晚上，想到洛特尼，他的每一個動作，他的聲音。「他說得都很對」，她熱情地告訴她自己。「她沒有說半句不眞的話。」

她躺着想到她的時候，現在她好像感到了她是蠢笨的，十足的蠢笨，沒有立刻用她的感情還報他的。這是眞的，她愛他，她永遠沒有這樣的愛過亨利。這也是眞的，洛特尼的了解她是亨利所從來沒有的。是啊，她把一切耗費在亨利那兒是沒有結果的。亨利是什麼呢，最後，他的一生的幾十年中，他是什麼呢一個平常的商人。除了這個之外他又有什麼呢？有什麼分別呢，因為了偶然的機會，他跑入這東方的羅曼斯的環境中來。在這裏他和在任何地方一樣的。他對於這國家的文化是不知道的，他也不懂得這裏的人民，他還是跟他在比克司村，俄亥俄洲一樣，不知道有什麼用奇的美麗之處。她也沒有幫助了什麼——沒有——什麼眞實的事情；是啊，她應當致歉或許就是制止了他的縱酒，使他成為一般的在東方的白人的樣子——「是我使她成為平常的美國人的」，她苦痛地自己思索着。「我一生的工作。」

這中國的人展開了一塊大毛巾而走了上來。

「太太，別在冷水裏躺得太久了。」她認眞得很的說：「這會受寒入骨的。」

安琨很聽話的從浴盆裏站起來，包在毛巾中。這婦人緊緊包起了她，她展着拖鞋跑進了別一間屋子。在那屋中，這婦人袖起了手等她。當安琨坐好在梳粧臺前了，她把梳子拿了起來，平均

固定的梳着她太太的長的棕色的髮。

他們都不說話。安琨從鏡子裏望過去，看見她自己的疲乏慘白的臉，上面是那中國的婦人的皺紋滿面的臉。有時，這婦人在鏡中裏看了一看她的太太的視線，隨後又低視了。看見了這秘密的一瞥，安琨不安的自己想着，「可不知道她看見了洛特尼跪在我面前時，又這樣抱了我，她怎樣想的呢。可是在那一下一下的長而沉着的梳理中，催眠術一樣的使她忘卻了她的奇怪，跟她微微的不安。這婦人不再看她了。也許她根本就沒有看見他們。

所以，在安琨的一個長而疲乏的思索下，洛特尼，在這靜寂的屋宇中，是一個失望之源。她不能離開洛特尼。如果他堅強地請求她，她會擬離亨利的。這是一定的。她不能沒有洛特尼的和柔而偉大的愛情的。她會決定的，決定立刻跑到洛特尼那邊去……她無須疑難的啊？自然她得跑到洛特尼那一面去。這兩年中間，可不就是他，住在這小而無味的市裏，使她滿足了生命之豐富的感覺嗎？可不就是他，就是在平常的街上也告訴她留意美麗的事情嗎？他告訴了她一千種可愛，雕在古門上的環，嬰孩的頸上的一片玉石，市集上的穀的顏色，與及黃昏之光照在黃牆壁的古廟上。她是先來到這地方的，而好幾年來，她沒有在這些奇怪的人中間發現美麗過。洛特尼告訴了她一切秘密的美麗。有了他的眼睛才她能夠看見牠們。為什麼她應該這樣的繼續下去呢？她初次感到她對於洛特尼是太不公平了——依靠了他的，收吸了他的，可是供身給亨利。她無疑的不願再忍受這一切了。自然，她非得離開亨利不行。

這就決定了。她的心裏充滿了喜悅，充滿一種輕率的奇感。她還有多少的深刻的浪漫化的生活啊！她忽然想到說話了。

「阿媽，」她說了，努力把興奮從他的聲音裏推出去，「如果我得走啦，你也走嗎？」

這中國的婦人頓了一頓，木梳也停在空中。她問：「太太，你要走了嗎？」

「是啊，是啊，我要走了——到一個別的地方去。這許多年來你是和我在一起的，我要你和我一塊兒走。」

「那麼老爺呢？」悲劇似的小而黯黑的眼睛，固定地，一些不笑的注射在白種婦人闊大的灰色的眼睛上。

這個安琨滿珧可不能回答他們。她的頭微微的垂下，在椅子裏動了一動，於是不回答了。這中國的婦人又梳起她的長的頭髮來。最後，在她的微小而沒有力氣的聲中她說了：「真的，我伺候了太太好幾年了。我相信沒有別人，除了我不會伺候你那末長遠的，在你在我們的國土上的時候。我願意伺候你，比任何別的地方更願意住在這裏，對于我這裏眞是天堂。這屋子多末乾靜，你又多末和氣。我也還記得我所當心過的可愛的小孩子，他的身體在他養出來的時候，在他死的時候，都是我給他洗乾靜的。我們，你跟我，是應該在一起的。可是就是跟了你，我也不能離開這裏呢。」

「為什麼不？啊媽，」安琨說，她被感動了，忽然須要她永遠在一起。「你沒有小孩子，你可以去。」

停了片刻。「我有我的丈夫」，這婦人簡潔地說。「我不能離開他。」

「他從來沒有給你做過什麼事情，」安琨說。在她的記憶中，她看見了一個滿面皺紋的壞蛋，一個年老的人，他曾經幾次跑到後門來，我這個中國婦人。她記得他，一個哀苦的衰老的臉與

一雙污穢的手。一個迅疾的了悟。她得到了。一唔，我相信他是抽大烟的——你的工錢都是用在他的大烟上的吧？」

她看了看鏡子裏的棕色的臉，好像控訴的，一時把她自己的事都忘記了。「啊媽，你要眞離開了這樣一個壞蛋，不是更好嗎？」她非常有力量地說，「難道他曾經養活過你或者曾經替你做了很多事嗎？」

「沒有，」那另一個婦人平靜地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太太。」因爲他對于我毫無關係，那我也得壞一些，對于他也不做什麼事嗎？是否女人是應該這樣的呢？」她梳刷着那綹頭髮，好幾分鐘。「還是眞的，」她又說下去，「就在我們結親的那一天，我就已經知道他了。我被當作年青的新娘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他是個抽鴉片烟的人了。他是個被驕養慣了的獨子，從他的親生母親那兒學會了抽烟。最初我恨着他。我恨了他好幾時。有幾時我把繩子繞在胸口，找一個可以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懸樑自盡。可是我從來不曾一個人過。他們永遠讓我忙着做事。後來我有了小孩子，我不能自由了——我不能隨意的尋死了

「那末小孩子死了以後呢？安現溫和地說。

「那時候嗎，」這婦人很忍耐地說，「那時候他也像一個小孩子的跑來了。我也知道他不能沒有我，所以我不能死。現在我非得等他死了才能死呢，所以我不能離開他。如果每天我給他預備好了很多的鴉片烟，說沒有再多抽了，他就很好的活一天。每晚上我從你那兒回去，太太，我替他把一切整理好了，再讓吃些東西，喝一杯茶。在早晨我也是這樣的，可是，也許他的朋友會來看他。偶或，因爲他的鴉片抽完得太快了，就頭昏目眩跑來找我，把我當作他的母親一樣。有時我有一個朋友在中午來看我了，說他還有够半天的烟膏，他就不會亂來了。」

這白種婦人望着鏡子裏。可是那棕色的臉是平靜的，彎着身子工作着。「這就是你的一生了嗎？阿媽，」她這樣問了，震動得還全忘却了她自己，和亨利，和洛特尼。

這小而黑色的眼睛往上瞧開了，有些惊異，很忍耐，而毫無自憫的樣子。「還有什麼啊？」她反問。「這並不壞。我做了應該做的事。晚上，我有時醒着，想起了死去的我的可愛的小寶貝，而不快活，可是我這樣的安慰自己，最後我做了一切我應該做的事了。假若我的丈夫並不像什麼我的男人，至少我對他是盡力做他的妻子的，雖然我不說假，若天上有菩薩就一定看清楚這一個的——我是笨的，一個字也不認得的——可是我能這樣說，我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是想到了我的死了的小孩子，他們怎樣的死去的，雖然我還是盡力的看護他們，再想到了頂使我煩亂的我的男人，永遠不學好，比我的小孩子還討厭，可是我依舊是舒適的，在心中很和平。我盡力做能做的事情，現在也還是這樣，所以我不能離開我的男人，即使是跟了你，我是愛你的，太太。你對我很和氣他可就不一樣啦。你一定會當心我老了的時候的衣服，飲食的，如果你走開了，我恐怕我不着別的人，像你那樣的，我老了以後，也不知道有人當心我的衣食不。可是我總得使他有衣服穿，而且一直當心他到他死的一天。」

「你愛他嗎？」安現望着她的平靜而棕色的臉，問。

「愛？」這婦人惊異得很的說，她的眼睛依舊不動，而且動作如常。「爲什麼我要說這一個字呢？我就是在年青的時候也不問自己愛不愛他。現在爲什麼還要問呢？這不是像我那樣的女人所

能用的字。我常常知道我所應該做的事情。我做好了，我才滿意。假若我做不好，我就自己不安心，我的心就不能够平靜。」

在寂靜中，她又梳理那長長的棕色之髮了。她又溫和地說下去，「這跟你也差不多的，太太，老爺又餓又口乾的跑回了屋裏，大聲叫着，於是你跑了過去。你弄好了他的衣服，你料理了他喜歡吃的餐食，到末了，你聽他說話，而他是又舒服又高興了。而且他高興起來了，你也高興了，太太。對你對我這都是一樣的。我們女人不都是一樣的麼？就是你在命運上比我更幸運些。他對你眞好，你的丈夫。他從來不打你，可是我老挨打，而且他永遠不罵你，我就是現在也是老挨罵，而且他在你面前絕對沒有別的女人。太太，你眞有了所有的東西。他爲了你做了許多事情，給你錢買綢的衣服，買頸項上的珠寶。你還記得那塊寶石，那塊金鎖上的綠寶石，這是他有一次出去時挑選好了帶給你的？我從來沒有寶石，更沒有替自己做的長衣服。啊，做老爺那種人的妻子是多末舒服！他每一天需要你，他不能够沒有你的，就是我們底下人也知道。他就是做事，玩兒完了，又餓又口乾的時候，你沒有在一起，他是不坐下來吃東西的。我常常在我對自己的生活疲倦了以後，把這一個當作我的快樂，因爲你的生活，我的太太是又舒服又好，而老爺也歡喜你。你可以很容易的伺候了他，而且只有快樂，怎樣的伺候他？伺候——這是我們的命運。這也許是可憐的事，我們女人，我們能做別的什麼哪？我們還能够希望什麼呢，除了願意知道我們所伺候的男人是很高興而外？」

她嘆了口氣，在木梳間找了幾根髮絲，把她們捲在棕色的手指上。「我說得太多了，」我說「我使你疲乏了吧。你可以睡在床上，讓我把蚊帳放好吧。」

沒有別的話，這白種婦人躺上了她的臥床，於是這瘦小的中國婦人再度的細心地在床的四繞爬了一遍。

這白種婦人並不看她。她從開了的窗子裏眺望出去。一個大而紅的，黑色的月亮懸在家家戶戶的屋脊上。亨利現在應該睡在月下的小篷船裏了吧。她很高興她給他帶了一條席子。這晚上眞暖熱。可是在早晨，怕要冷下來。她有些懷疑是否他會醒過來拉一條薄毯子蓋蓋的，在家裏的時候，他不會醒的，她就暗暗的過去給他蓋上了。他睡得正像小孩了……這是眞的，亨利沒有了她怎末辦呢？什麼別的女人能合適他的需要呢，就是他的日常的簡單的需要吧？她能够的。她這樣做了這許多年，已經變了她的一部分了。沒有人可以代替了她的——唔，這也得好幾年才能够做一個妻子的呢。這是她一生中的工作，她如何能離開她的工作呢……忽然但可以看見亨利沒有了她以後，雖然她是在洛特尼的溫柔之中，她清楚的看見亨利的再不能有所作爲了，他的生活混亂異常。當她在想起小哈利的時候——而她是每天想到他的——她也會追想到亨利的，她就會在苦痛中奇怪起來，他也會作着孩子氣的悲哀而求着她呢。爲什麼，亨利是像小哈利的，他已經長成了一個大人，可是還是需要她！這一個是洛特尼所永遠不能了解的，雖然他完全了解她……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裏，什麼事她是想着呢？什麼變動——什麼激烈的變動，什麼使她回返了一種偉大的宇宙中的女性的力量？

「我不走啦，阿媽，」她忽然說，差不多是對她自己說的。

「啊，」這黃種婦人軟軟的一聲。她伸直了腰。她的工作完了。她打開了門說：「那末，到明天早晨吧，太太」，她輕輕的把門關上了。

十一月十二日午，工峻。

時人彙誌

裴鑑

裴鑑，字季衡，四川成都，現年三十二，清華學校畢業，美國師旦弗大學哲學博士，紐約植物園研究員，前國立中央大學植物學教授，現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技師。

編輯後記

◇……這是本卷的最後一期，登的文章都帶點結束性，沒有新題目。「內蒙問題之檢討」，原定本期登畢，因作者一時帶不住筆，只得轉入下卷，這是不得已的事。

◇……這期原該登「鴉片戰爭新史料」，因「帝俄與蒙古」已所餘不多，所以儘先在本期登完，以資結束。「赤檔」的譯事，張祿先生允繼續擔任，惟須稍遲。故下卷的史料，擬先以「鴉片戰爭新史料」與「西康開省記」交互登載。

◇……「記丁玲女士」，本期登畢。

◇……本期因爲登本卷總索引，篇幅加多了一些。

◇……關於下卷的編輯計劃，我們接得讀者許多很好的建議，都準備一步一步脚踏實地使其實現。除了已公布一些計劃外，許多讀者所希望的如名人傳記，遊記，圖書批評及介紹等，我們都在同樣準備着。

◇……關於新年號的內容，可以先報告些消息。在論文方面，吳達詮先生，胡政之先生，張季鸞先生，是靠得住有的；陳鍾士先生，傅沅叔先生，許興凱先生，亦皆答應寫文章，大約有把握；編者也準備湊數，題目是「十年觀潮記」，正在寫。楊歷樵先生有一篇名人傳記，徐一士先生也必有應時的隨筆。在文藝方面，沈從文先生有一篇新創作，熊佛西先生有一個劇本，這都是靠得住的；我們又徵求到一篇很好的筆記，亦擬在新年號發表，但若文章已多時，也許改在第二期發表，所以題目暫不公布；另外還有些新舊詩歌。關於書評，我們特約了幾位博讀之士擔任，希望每期可以有一篇批評或介紹，新年號即可開始。在編者想來，這個新年號算得相當熱鬧了。

（編者）

補白



清四庫館職官制及懲罰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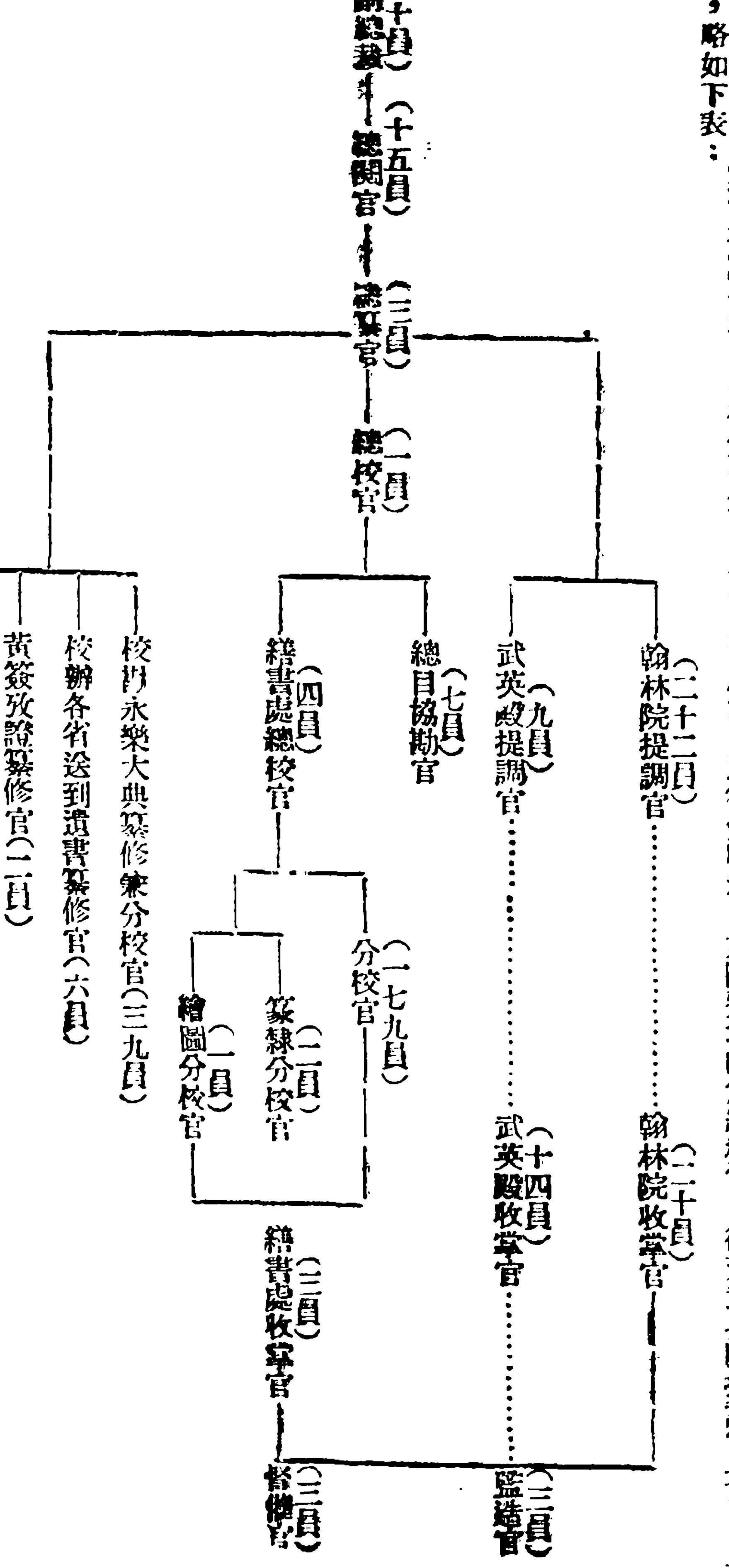
（廉君）

近日滬上以影印四庫全書聞。嘉哉斯舉！裨益文化，良非淺尠。因有今日之影印四庫書，而聯想起當時四庫書籍繕校之困難。吾人於讀四庫書時，應作何感？

四庫全書之發端，由於乾隆帝目睹有明之永樂大典，及雍正之圖書集成，摘句尋名，割裂原意，不能猝見一書之全豹。乃於三十七年倡始有集四庫全書。十易裘葛，乃出厥成。當時主其事者，凡三百六十二人。其主事機關，名爲四庫館。

館中職務分配，計廿有一種。正總裁，劉統勳、嵇璜等十六員。副總裁，梁國治、劉墉等十員。總閱官，莊存與、尹壯圖等十五員。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三員。總校官，陸費墀一員。翰林院提調官，夢吉、祝德麟等二十二員。武英殿提調官，杏瑩、彭紹觀等九員。總目協勘官，劉權之、汪如藻等七員。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劉校之、劉躍雲等三十九員。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姚鼐、翁方綱等六員。黃簽考證纂修官，王太岳、曹錫寶二員。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郭長發、陳際新等三員。繕書處總校官，王燕緒、朱鈐等四員。分校官，汪日贊、沈培、張書勳、季學錦等百七十九員。篆隸分校官，王念孫、謝登雋二員。繪圖分校官，門應兆一員。督催官，祥慶、黃裕等三員。翰林院收掌官，安盛額、文英二員。繕書處收掌官，田起莘、史國華等三員。武英殿收掌官，阿克敦、敷詳禮等十四員。監造官，劉淳、紹詩二員。

諸官以下，即爲繕手。其中正總裁十六員中，有永瑢、永璇等三員爲皇王太子。而提調官，收掌官，監造官，督催官，亦多滿人。其餘各官，則其以漢人佔其大半。諸官有調任者，亦有兼任者，且有於四庫館中即行兼職者，如陸費墀既爲總校官，復充武英殿提調官是也。至各官行職之系統，略如下表：



以上係根據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四庫書告竣後之進呈表奏上所列之在職官名。其十年間之變遷更易，當不止此。

職官制，既如上述之繁。其繕書校書之嚴，皆謹慎，更無微不至。懲罰之例，殆足益形嚴重。然普通皆爲記過。記過之對象爲扣俸。各官除在已身應負之責任上有過應記外，往往受他人之牽連，因而記過者，在在皆是。且同一過失，依官之大小而有不同之記法。凡應記過者，例由總閱官或總裁銜名奏陳，乾隆帝然後實行之。

擬者，僉將是可奏章，匯集成冊。迨乾隆三十七年，止於四十七年七月，蔚爲大觀，琳瑯滿目。而依其奏陳各官應記之過，爲一總結算，以較其成績之消長，頗饒興趣。其結果，即鼎鼎大名之紀曉嵐、王念孫諸先生，亦皆有驚人之記過量。惜此稿遺失，無從查尋。惟尚憶及其記過最多之數目，爲四千三百餘過耳。

記過之例：譬如一繕手，繕書該落一行，計八十字，爲分校官以上諸官未能發覺，而經總閱官查出者，除繕手計字扣俸外，篆隸分校官王念孫二人，必各記八十過。而繕書處總校官王燕緒等四員，須記百六十過。總校官陸費墀，即須記三百二十過。以此遞倍而加，紀昀等例須有六百四十過可記。蓋每設一字，須記一過，官職愈大，倍數愈多，恰爲正比。惟往往一人經手錯謬，累及大家，憾事耳！

追憶所及，拉雜如上述。誤無補於史傳，然亦影印四庫書中之遺聞也。

國聞周報第十卷目錄總索引

（題下數字表示期數）

一、通論

（甲）國際

（乙）政治

乙、小說

丙、戲劇

丁、詩

十二、國內外大事述評

（國內）

（國外）

十二、論評選輯

十四、文件法令

十五、時人彙誌

十六、補白

本報投稿簡章

，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評述。一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值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五，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六，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七，稿數除特約及長篇稿件外。逐期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八，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

九，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國聞通信社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三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愛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今傳是樓詩話

王逸塘著

道林紙印 四六四頁 精裝一冊 售價二元 外埠另加郵費

本書爲合肥王逸塘先生著，曾連載於國聞週報，全書約十六萬餘言，經本報商得著者同意，允由本報印行，以公同好，本書所采詩詞，多數爲有清以來之名作，音調鏗鏘，且多咏事而未經人道者，實古今詩史也。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及各地各大書局均代售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金城銀行

資本 總額一千萬元 已收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 二百八十萬元

營業 專辦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營儲蓄貨棧等業

行址 南京 天津 北平 上海 鄭州 漢口 青島 哈爾濱 蘇州 大連